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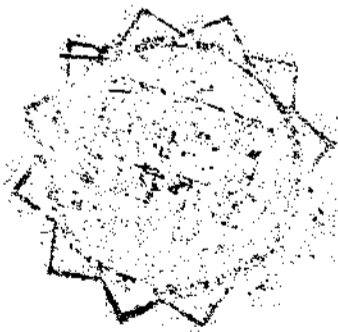
14 APR 1934



中華郵政特准掛
號認爲新聞紙類

軍農月刊

國民革命軍陸軍新編第三十四師兼
湖南三區司令部軍農隊宣傳股發行



第八十期

軍農月刊第十八期目次

特載

軍人以服從為天職——陳師長在第三十八次紀念連對官兵之講話紀略

唐仲鈺

百姓是軍隊的主人翁要莫忘「愛護百姓四字」

陳師長在第三十九次紀念連席上對官兵之講話

郭仗目的在求人類大多數的幸福

陳師長在第四十次紀念連席上對官兵之講話

軍農

軍農政策理論之研究.....唐仲鈺

湘西農村經濟與其復興.....于久

對於湘西農村銀行之希望.....五溪漁隱

軍談

七九兩編團檢之研究

三七曲射槍之研究

軍史

長沙縣軍事簡史.....陳夢雲

軍事

大國軍事

軍事學原理 軍事學概要

本邦近來則共之經過

戰區見聞紀實

外方消息

二十九軍抗日實戰之經過

邊情

赤匪竄川及川軍剿赤軍力之配備

川中將領之實力

川戰結束各將領一覽則亦

近來之川局

文藝

玉璽將軍歌..... 陳浴新

陳將軍軍人修省辭弁言..... 陳德珍

第四路軍幹部訓練團政新編第四期辭..... 陳德珍

次子江陳佩志鈞石道園辭壽二首..... 谷梅齋

晚秋堂讀詩..... 田星六

唐香館讀詞..... 田星六

補遺..... 幼雅之子

雜記

鄂豫兩省抗戰紀實

石宏規



● 軍人以服從爲天職

魏錄唐仲鈺

▲ 陳師長存第三十八次紀週對官兵之訓話

大家要知道，軍隊的性質，是要堅固團結，不可稍形渙散，凡發給命令，要求澈底統一，不得要有分歧。譬如一個人，五官四肢百骸，皆聽命於心，必要拿取什麼物件，手即能隨心之所欲，心想要往某處去，脚就即向某處走，這是自然的事實，絲毫不待勉強的。如果手足不能聽命於心，這種人即是麻木不仁，非廢即癱。還算得一健全人麼？因爲人生是以意志爲主，五官四肢，是絕對服從的。軍隊也是和人身一樣，主官的命令，是要貫徹到底，下級以絕對服從，不得有絲毫違反，設若對主官的命令不能澈底服從，自由行動，這種軍隊，就算不得有紀律的軍隊，不過是烏合之衆罷了，怎麼能夠作戰，即戰亦絕無不敗之理。所以凡是一個團體，要意志統一，才產生出極大的力量，不然，就等於廢人一樣，還有甚麼用處呢？

總要團體，使其不致於渙散，其唯一無二的要件，就是紀律，懲罰定有專條，如有違犯紀律，是不容有一點客氣，請大有請連長自由出發，不守軍紀，這就不配充當軍官，所以即刻將他撤職，從嚴處罰因爲不如此就不能維持軍紀，以後各位官兵，都要遵守範圍，嚴守軍紀，整頓隊伍，遵從命令，尤其在作戰時，請一遵一遵，都要唯長官之命是聽，自由後退，自由前進，都是軍法所不許可的，大家要常常反省，常常警惕，每日一行一舉，都要在軍紀範圍之內，斷不能出乎正軌之外云云。

● 百姓是軍隊的主人翁要莫忘記愛護百姓四字

▲ 陳師長在三十九次紀念週席上對官兵之講話

軍人要愛護民衆，這一個問題，我素昔對於你們精神講話，會詳詳言之，今天再要把這話向你們再三叮嚀的，是希望我全體官兵，把愛護人民四個字，要深深印入腦筋，要隨時地，身體力行，做到軍民之間，感情十分融洽，纔算得真正的好軍人。

我們要知道，軍人地位是怎樣呢？軍隊爲保護人民而設，所以保護人民，就是軍人唯一的職責，因爲人民就是軍隊的主人，對於主人，應該勤謹供職，絕對不得有絲毫輕慢和欺侮的行爲，故人民受軍隊的保護，軍隊受人民的愛護，軍與民，可合不可離，其相互之間，相依爲命，關係最爲密切的。

大家試想想，我們的衣食，是誰供給的呢？都是人民的汗血換來的，人民終歲勤勞，耕種收穫，手胼足胝，我們嘗吃飯的時候，亦當思量體貼人民的辛苦，既受了人民的供給，就當要盡我們的職責，努力掃除擾亂人民治安的匪共，保障人民的利益，使其得以安起樂業，這樣對得起人民。如果昧了天良，拿了一桿槍，反來欺壓百姓，那就罪大惡極，與土匪何異，所以我們要處處替人民着想，念念不忘百姓，與士平素與人民交接往來的時候，要常常存一備愛護人民的心理，并時時表示謙讓，即或偶然因些微的小事，我不免與人民有互相爭持之點，我們要想到人民既是我們的主人，我不防十二分退讓，不得逞一時之勇氣，即和百姓索鬧，甚或至於毆打，如果發生這一類事件，無論理直理曲，亦傍人表裏看破，總是初了軍隊欺壓百姓的嫌疑，以後希望全體官兵，要牢牢記着莫忘記愛護百姓四字。

● 打仗的目的在求人類大多數的幸福

▲ 陳師長在第四十次紀念週席上對官兵之講話

古人有言：「兵凶戰危。」兵何以凶？戰何以危？此中的道理，可作最簡單的解釋：因爲兵若不加訓練，便無紀

律，就是國民的凶器；戰事若不是爲着人民，若不是爲着國家，只爲着個人的權利，以武力壓服他人，「磨鍊其民，」豈不是最危險的一樁事情嗎？。國家養兵的主旨，是在靖內亂，禦外侮。內亂不除，匪共滋擾，則人民不得安其居，樂其業，不得不大張撻伐，以求大多數的民衆，得到一種幸福；外患一來，肉食不已，難以餓吞，國家的根本動搖，大多數民衆的生命財產，失掉了依庇和保障，又不得不團結全國的力量，和他抵抗，以爭民族的生存，求我的國家，能夠巍然獨立於世界，所以不得不戰。這種戰爭的目的，是要求得全國同胞的永久福利，是要爭得我們中國的自由和平等。正古人所說的應天順人伐，弔民罪，以殺止殺，仁者無敵的道理。故曰兵兇戰危，聖人有時亦不得已而用之。

曩日去歲既獲淞滬，今年又復強佔東北，熱河陷落，駭駭瀋瀋平津，數百萬生靈，猶楚楚呻吟於他的鐵蹄之下；全國民衆，莫不激昂慷慨，深惡痛絕；尤其分屬軍人，更應義憤填膺，敵愾同仇，當這個時候，我們就要風雷齊發，奮不顧身，救祖國的危亡。犧牲一切，求民族的解放，要知道窮兵黷武，以壓迫他人，乃是帝國主義的暴行，在淪陷地者，惟有團結一致，伸張公理，努力奮鬥，視死如歸，殺身成仁，舍生取義，人因有一死，死有輕於鴻毛，死亦有重於泰山，爲國家而死，死有餘榮，所以戰爭雖是危險的事，可是爲反抗帝國主義的壓迫而戰，爲爭國家民族的生死存亡而戰，犧牲是很有極大的代價的。當此國家危急存亡，介在呼吸的時候，凡我將士，都要鼓勵勇氣，抱舍身救國的決心，國存與存，國亡與亡，決不容稍存苟且偷生的心理，忘卻這個不共戴天的奇恥大辱。

再者本軍現在所處的地位與環境，固然是非常的困難，但是我們今後尤應加倍的努力，在艱難困苦中，砥柱直前。回憶自民國十四年，經過川軍擾亂，把地方秩序，弄得個稀糟。本軍方在積極整理，力圖恢復地方的秩序，但是因餉源枯竭，我全體官兵的生活，都是股票繼續，未能像別個軍隊那樣豐裕，幸身，都靠具體時艱，感苦耐勞，努力從事於清鄉剿匪，纔得到現在地方平靜的現象。近數年來，赤匪又不時在那邊，出沒無常，燒屋殺人，無所不用其極

，人民受之，如洪水猛獸，要求人民能夠安居，就必將赤匪殲滅驅除，所以在過去這三數年中，我全體官兵，又經過了許多次艱難困苦，轉戰於津滬蘇石，桑榆木蘭的邊境，這幾年所以要作戰，也是爲着要保障民衆的生命財產而戰，無論如何艱難，如何困苦，還是越加努力，赤匪一日不消滅，民衆的痛苦，就一日不得到解放亦匪一日不驅除，民衆的幸福，就一日不得實現。更進一步來說，我們的父母妻子，生命財產，田園產業，都是在這一個地方，假使赤匪燒殺淫掠，蔓延於各縣各鄉，到那時候，人民固然是安居無所，而我們軍人的家庭，難道能逃脫這個劫難嗎？這樣看來，我們要努力驅除赤匪，一方面固然是替人民除害，一方面也是替我們本身除害，所以戰爭的目的，是求人類大多數的幸福，同時也是求軍人本身的幸福。軍隊和人民，同處在利害相關的地位，我們看了民衆的痛苦，也要把他們做我們自己的痛苦一樣，然後可以說武力與民衆結合了。

還有一層意思要對你們告誡的，就是軍人第一要緊的，是精神兩個字；上下一致之精神，乃爲團體結合之靈魂，譬之一個人，其所以能夠作出一番偉大事業者，完全在於具有偉大的精神，如沒有精神，即如有事業，所謂行尸走肉，還有甚麼用處行？所以一個軍隊，上自官長，下至士兵，個個都須要奮發振作其向上有爲的精神。我們集合本軍一萬多人的強大精神，自然會可以發生絕大的力量，做出動地驚天的功業；如其不然，人人萎靡不振，就等於糞土污泥，一盤散沙了，尤其是當官長的，隨時隨地，都可做士兵的模範，忠勇純潔，勤勞奉公，使士兵有所觀感，然後上行而下效，軍隊的精神，就在於此。

軍 農

▲ 軍農政策理論之研究

唐仲鈺

當今日內憂外患，相逼而來，實行裁兵，固為事實所不能，然兵額太多，不謀所以補救之方，則生之者寡，食之者衆，收入與支出相差太遠，國家財政，勢必至陷於破產，其結果立國之根本要圖，如教育實業以及其他一切建設事業，皆百廢而莫舉。且兵貴精而不貴多，今日中國之所以不能爭勝列強者，實在於物質建設之落後，彼以強有力之空軍與最新式之武器以壓我，而我以現時所用之兵器與陸戰隊面與之相頡頏，縱使以現在全國所有之兵額而再增十倍或數十倍，亦恐無濟於今日之國難，終必至坐以待斃，而拱手受制於人也。竊以為救國之術，有如醫者之用藥，必究其病之所由起，不知病之所由起，則不能治。查國內外之情形，匪禍天災，幾遍全國，而暴日肆虐，恣肆縱橫，受匪災之區，風骨轉徙流離，遭受日本蹂躪之東北數百萬生靈，其所受之地獄生活，痛苦更甚焉。若設想，則中國目前最大之患，急持拯救而不容須臾稍緩者，亦惟是匪患與外患，雖然，此病之現於外者，雖婦人鬻子，亦知之而能言之者也。夫我國今日所有之軍隊，不下百餘萬，其數量不為不多矣，而何以數月之間，失地四省，其原因不在於軍隊數量之過少，實在於軍隊數量之過多，何以言之，今日之戰爭，乃科學與物質上之戰爭，飛機戰船，與夫最新式之火器，必於平日有充分之準備，而後可以言鞏固國防，而準備此物質上之建設，又必賴有絕大之財力，財力不貲，縱我一時不能自造，亦何請自外洋，夫惟我國今日軍隊之數量過多，則全國全年所收入之國幣，悉消耗於數量過多軍隊之餉給，中國全國之軍隊，無一不感受餉源不濟之困難，何暇顧及於空軍海軍上之最大建築與新式武器之急圖改良及購買，故敢

量與質量成反比，軍隊之數量愈多，則質量愈壞，財力與質量成正比，財力愈厚，則軍隊之質量愈精，軍隊軍備中，持舊式之武器，而與他國之空軍海軍，最新式之武器戰，是何異於以鼠鬥虎，以羊鬥狼，縱我如何激於義憤，罵死如歸，其奈物質相懸何，故不待戰而勝負之數已決矣。是以今日欲鞏固國防，收復失地，必先謀物質上之建設，欲謀物質上之建設，又必培養豐厚之財力，今日中國之財政，日形窘迫，已成朝不保夕之狀，而其大端悉耗於軍費，故欲培養豐厚之財力，又必須裁減無用之軍額，損其所費以求有用之建設，此猶七年之病，必求歷年多之艾以治之，苟為不畜，必終身醫不得，莽莽神州，吾恐其淪於夷也。且恭願之役，其與暴日相周旋者，幾何人，近日長城各口其與暴日白刃相搏，斷無肉搏者又幾何人，兵實精而不貴多，此亦目前最顯明之例證也，如能損後方無用之費多購利器，而與之作長久之抵抗，日本雖強，吾知其食之不飽下咽也。人必自侮而後人侮之，家必自毀，而後人毀之，國必自伐而後人伐之，此猶末生常談，而其中實有顯撲不破之理在，夫今日赤禍橫流，急流愈烈，而相續為尤最其小股之軍匪於閩粵軍院，蔓延滋長，此蓋召致外患之由，海內實地，亦多主張攘外必先安內，然亂之或非成於成之日，蓋必有所由起，禍之作，不作於成之日，亦必有所由起。共產黨之在中國，固有其國際之傳染性，然自十六年清黨以後，多方劇其本不離一舉而兩得，大似通國中無共道立足之餘地然朱毛彭黃等以一介之夫，手無寸柄，唯聚眾於湘湘邊境，不敢半遂成今日潰派不可刀圭之惡症，此豈彼有過人之才德與衆人之智勇為吾國人之所不及者耶，抑其機會時勢之所造成者耶，夫以中國數千年相傳之道德倫理系統，與夫今日無貧富大相懸殊之局勢較共產黨之階級鬥爭階級政策，本不合於現在中國之國情與人心，而其所以釀成今日之大患者，其原因蓋有在矣。數十年來，政治失序，綠林之雄，所在繼起，始則劫掠財財購械械集思廣索，千百成羣擁蔽林立，其費皆直接暴起於民，由是富者以貧。貧者遂無以謀生，世點者野耐亦險。羣相仿效，善良者，棄其業而逃之四方，或同窮殊守，無所逃避者，奇斂百端，謀求無己，小民之痛苦，固已呼圖無門，官與賊匪，兵來則匪去，兵去則匪來，匪擾於前止擾於後匪之經過我如梳，兵之經過我

如能如獲，水陸深而火熱矣。故雖日日善剿匪，而匪患乃日益不可治，剿伐之費既窮，則從而招之，由招安而編成之軍隊，與日俱增。至今日全國之兵額，蓋不可以數計，夫農之家一，而食粟之家六，工之家一，而用器之家六，則農工之民勢亦致悉陷於窮且盜，全中國之因天災匪禍而失業之游民日益多，因剿滅無方而招安及招募之兵額日益增，則從事於職業之生產者，亦遂由是而日益寡，而國家行政養兵以及其他一切之費用，又必取給於此少數從事於職業生產者之家，百姓不足，君孰與足，民生凋敝，府庫空虛而國危矣，萬惡不赦之共產黨徒，遂乘此全國人民生活不安之機會，大肆煽惑引誘，致成今日燎原之勢，要其他青年學子，及野心家之不得志於當時者，亦往往趨之若鶩，其原因與挽救之法亦大有討論之必要，但非屬於本報之範圍，茲姑畧而不論，異日當另文以述之。夫今日之赤匪，其組織及性質，與維新財之士匪，非可同日而語，故決無所用撫而必急於殲滅而肅清之者，然則匪為一問題，而肅清匪源又一問題，求米之長者必先培其本，欲流之清者必先浚其源，匪患之來，非全國之軍額過少而不足以防，實由於全國之軍額過多而無以善其後，軍費不濟而加賦於民，督之控肉以補窟，肉已盡而窟益劇，蓋亦危矣。本師師長陳公，有見及此，十八年春，召集各部軍官，宣布政見，提倡軍農政策，擬定辦法。設立機關，詢謀僉同，次歸現諸實施，並發布本刊，開揚輿論，以與海內之先進相商榷，而供當局之採納，數年以來，雖以赤匪不時竄擾，邊疆多故，不得不以數團兵力，劃其防邊，然彼方所駐各團營，以及屯務軍二十八大隊，實行屯田，其成效已大有可觀。茲將軍農政策之利益再加以詳細之討論。夫建設之首，要在民生，民生者何，簡而言之，即為衣食問題，建設之第一步工作，即在解決人生日用所必需之衣食問題，倘或衣食問題不能解決，則其他任何問題，俱不能得到相當之解決，然欲解決衣食問題，將以何者為解決之條件乎？在目前中國經濟狀況之下，發展農業，實為唯一之辦法。蓋農業不特為人類一切必需之衣食與食料之來源，而亦為供給各種工業原料之來源，在產業之地位最為重要，吾中華自有國家社會組織以來，悉以農業為國民民生之基幹，曠觀先哲諸子百家關於政治問題之著作，大都注重農業，親耕藉田，勸課農桑，歷代帝王，亦

皆謂爲重大之政務，而孫中山先生之民生主義，關於衣食問題，亦幾全爲農業之問題，欲實現民生之建設，非請求農業不爲功，而且我國爲世界發明農業最早之國家，外入常稱我爲農業大國，而國人亦常以此自誣。近數十年來，因外受帝國主義經濟之侵略，內受軍額過多。捐稅太重之痛苦。加以歐美各國農業進步，一日千里，我國之農業，不特無精進步，且日漸衰蕪而日形退化，試觀近年來之海關貿易冊，我國農業生產衰蕪之現狀，真令人不寒而慄！補救之方法，一方面固在先謀農民之解放改善其生活與經濟之組織，他方面又必將過甚之軍額，實行減兵於農，無專制爲農，有事則爲兵，庶幾可以增加生產或輕軍費之開支，生產者日加，銷耗者日寡，乃可以轉貧弱而爲富強，夫然後民生主義，始可逐漸實現，挽救危亡，消弭內亂，胥在於是，夫吾人數年來曾主張以軍農爲目前最切要之救國政策，其意義果安在乎？欲知軍農政策之意義，又須先明瞭政策之意義，政策云者，卽爲施行政治之一種方器。亦卽一種施行政治之準繩，凡制定一政策，必須先有其歷史與時代之背景及環境之需要，須由歷史與時代之背景及環境之需要而產生之政策，乃始有絕大之意義，亦始能取得大多數人之信仰，而發生最大之力量，吾人所主張之軍農政策，是以中國農業狀況爲基礎，以民生主義爲原則，用以解決目前紛亂局勢之基本方針與途徑，亦卽發展國民經濟生活之基本方針，當此之時，環顧中國，財盡民窮，百業凋敝，應急謀培養國家之元氣，發展國民之經濟，努力發達國家之生產，增加社會財富，始可以救中民族之窮乏與危亡，而軍農政策，乃爲救濟之適當方法。在政府方面，竭力提倡全民衆農業之向上發展，另一方面將後方之軍隊，實行屯田制熱荒造林殖桐，同時並進，然又須知吾人所主張之軍農與全國農業之盛興，乃民生主義之農業政策，與歐美資本主義之農業政策有別，吾以爲發達國家農業，增加農業生產，是以安民爲目的，一方面固然爲富裕國家，同時亦卽爲全民謀生存，實言之，今日發展農業，增加生產，不僅要求糧食生產極充足而且要求糧食分配極平均，關於此分配平均之理論，孫中山先生在民生主義演講中，說得最爲透澈，茲將其原文照錄於下。孫先生曰：「我們要完全解決民生問題，不但是要解決生產問題，就是分配問題，也是同時注意的。分配公平

方法，在私人資本制度之下，是不能夠實行的；因為在私人資本制度之下，這種生產的方法，都是向着一個目標來進行的。這種目標是甚麼呢？就是賺錢。因為糧食的生產是以賺錢為目標，所以糧食在本國沒有高價的時候，便運到外國去賣，要賺多錢。因為私人要賺多錢，便是本國饑荒，人民沒有糧食，要餓死很多人，那些資本家也是不理會。像這樣的分配方法，專是以賺錢為目標，民生問題便不能完全解決。我們要實行民生主義，還要注意分配問題。我們所注意的分配方法，目標不是在賺錢，是要供給大家公衆來使用。中國的糧食，現在本來是不夠，但是每年還有約十萬萬噸蛋和穀米大豆運到日本和歐美各國去。這種現象，是和印度一樣的。印度不但是糧食不夠，且每年都要有饑荒，但是每年運到歐洲的糧食數目，印度還佔了第三個重要位置，這是甚麼原因呢？這個原因就是由於印度受了歐洲的經濟壓迫。印度在資本制度時代，糧食生產的目標，是在賺錢，因為生產的目標是在賺錢，印度每年雖是有饑荒，那般生產的資本家，知道拿糧食來救濟飢民，是不能夠賺錢的，要把他運到歐洲各國去發賣。便很可以賺錢。所以那些資本家肯將本地的飢民餓死，也要把糧食運到歐洲各國去賣。我們的民生主義，目的是在打破資本制度，中國現在是已經不夠吃飯，每年還要運送許多糧食到外國去賣，就是因為一般資本家要賺錢。如果實行民生主義，便要生產糧食目標不在賺錢，要存給養人民。我們要達到這個目的，便要把每年生產有餘的糧食，都儲蓄起來，不但今年的糧食很充足，就是明年的糧食都是很充足，等到三年以後糧食都是很充足，然後可以運到外國去賣；如果三年之後，還是不大充足，便不運到外國去賣，要能照這樣做去來實行民生主義，以養民為目標，不以賺錢為目標，中國的糧食才能夠很充足。所以民生主義和資本主義，根本上不同的地方，就是資本主義是以賺錢為目的，民生主義是以養民為目的。以養民為目的，第一要兵工官軍有口食；軍興以來，兵額較前增至倍從，此等兵士，來自田間，無不流汗力勞，應得厚食，一旦裁汰，使之曠失所業，亦所未安，宜悉改為工兵，統率編制，一切如舊，收買武器，與以工具，每日工作約六小時至八小時，先修治道路，次及其他工專。工兵月餉較現時加倍；將官身餉，百元以上者加五，其百元以下

下者加供。此外則工作所生之純利，以一半歸國家，以一半歸工兵，論人數均分，無有差等。如此則一轉移間，易職專業工農，兵不失業，無延擱走險之慮；王事日繁，有生產發達之象。然後善用外資，投之實業，以超積年之疲弊，謀救卽在籌款。轉危爲安，悉繫於此現有兵數，既以次編改爲工兵，編制國軍，定爲義務，兩年一易。至若參預以十萬人禁止此法既行，即有不逞之徒，亦無兵力以爲憑藉，毀法之禍，可不戢作。國家機關盡法全行，惟權利無歸時國之憂，然後政治乃可入新軌道。前國家乃有長治久安之望也。今者直督廢除，既無無政府之爲非，而機權之歸尤當知體法之爲是而服從之。數年以來，國內戰爭，乃誰與與戰法戰爭，絕非南北戰爭；苟北方武人贊同議決，即此共商籌手，以濟時艱。故直督將爲表示誠意服從護法起見，應將所部半數，由政府改爲上兵，俾得聽候俟命。俾其餘半數，留待全國軍隊以次改編。直督將如能履行此項條件，本大總統當立飭全國兵，恢復和平，共謀建設。若直督未誠，惟知假藉名義，以塗飾耳目，則豈惟無悔禍之誠，且益長激張爲幻之智。本大總統深念局勢艱難，集之由，在於姑息養姦，決爲國民一掃凶殘，務使護法戡亂之主張，完全貫徹，責任始盡。惟我公忠愛國之人，其深察斯旨。以吾人願通孫先以上兩篇者，以知息內爭，增富源。悉在於此。

(未完)

● 湘西農村蕭條與其復興

子久

一、諸言

世界經濟，自一九二八年後愈陷於混亂狀態之中，各國生產過剩，物價降低，工廠與銀行，相繼倒閉者多，失業怒潮，奔騰澎湃，各國大政治家與大經濟學者，會議對策，迄未解決，凡此畸形蕭條，良由資本主義經濟與國家主義經濟發展之結果，

在此期中，各工業先進國因生產過剩，陷入危途，而我國反以科學不發達，物質文明落後，亦感受因生產不足致經濟蕭條之恐慌。原自海禁大開以來，入超年增，日趨貧弱，其故雖繁，大都由於內戰不息者半，由於國人不知改進生產者亦半，據海關統計，每年約損失十二萬萬元，敲榨吸髓，每况愈下，迨至現在，國家財政，以舉債度日，人民經濟，破產無餘，國民政府思患預防，特組織復興農村委員會，各省一同辦理，分途研究農村蕭條之原因，計劃復興，同時，并向美國借債五十萬金元，用之農村建設，蓋深知吾國以農立國，農村經濟為全民經濟之中心，倘不圖穩建，恐內亂更滋，危殆當更甚於今日，湘西農村蕭條久矣，詎可聽之任之耶？

湘西地處邊陲，交通梗阻，風氣夙瘵，一切事業，悉守舊法，農村經濟，極不活潑，在昔閉關時代，自耕自織，自作自用，尚可支持，自西洋通商之後，外貨輸入，日新異，金錢外溢，無法制止，而災患紛乘，民不安居，挾資者羣趨城市，貧困者流離失所，更促農村經濟之崩潰，欲求復興之道，首須將其成因研究分晰，然後製作具體計劃，依緩急之程序分期實行，茲先將成因分晰及復興條件於次章。

二、農村蕭條之成因

一、社會現象之演成，必有其因果關係此論理上自然之勢也經濟蕭條為社會病態現象究其成因由歷史上觀察分晰可別為「遠因」「近因」兩種茲先述明「遠因」再溯「近因」

1 經濟蕭條之遠因

湘西人民之經濟生活與大都市人民各殊然其受外界之影響則與他省同蓋所感受之經濟影響係整個的不能分割故也依作者觀察推論可分爲左列各端

A 卑視商務之影響

我國自秦漢以降卑視商業爲末務漢制商人不得衣錦乘車晉商業者謂之滌末司馬遷傳貨殖欲羨富饒爲最大語對於工人尤賤視之河間獻王以考工記補冬官被儒輒笑其陋不知大學一書亦言生財其生衆食寡爲急用舒數語。實古今中外生財不二法門。漢之桑孔，唐之劉蕡，善與利者。果莫能出其範圍。管子曰工之子恆爲工，孔子曰，百工居肆以成其事。蓋無論王者霸者皆深知非工人則物質不能進化。非商人則有無不能相通。缺此二者，則歲殖不遠。財用於何取足。試一觀秦西歷史。即可知其今日之富強。全在自中世紀以來，注重工商學術，倡爲科學，舉一國老幼男女敵精神以赴之，而政府獎勵職業教育之進步者尤不遺餘力，勞工神聖，相習成風富強之基礎既立，故其職業教育之演進，實駁駁焉，有一日千里之勢，當此物競天擇優勝劣敗，倘吾政府猶不提倡職業教育，不變民風，一任外人之經濟侵略，有加無己，我國之羣衆苦窳經濟枯竭，亦不成感於中焉，又豈徒永無富強之希望也哉。

B 人民保守性過強養成惰性之影響

我國人民，富保守性，缺乏創造精神。湘西特甚，一切事業，率由舊章，漸成惰性，故一切不求改造，即遺傳之工業漸次亦消失，而人口遞增，如幾何之級數，土地開墾因受遞，減律支配，出產年削，各縣糧食不敷消費，全國亦然賴洋米以持濟，民食問題，不解決者久矣，徒負以農立國之虛名，向使不守舊法研究選種，耕種，換種，施肥，灌溉之法，則必不致此作者前閱日本大阪朝日新聞記載千葉農事試驗場報告，每畝一畝，生子七百八十粒，多至八百粒，每畝，而反觀吾國每畝一畝只生子一百數十粒，至多僅至二百八十粒，於光緒年間見之餘均未見，於此可見改革舊法

，乃為必要，尤須有征服自然之力，敢於冒險，始能養成健強之精神，曾記英學考羅素云：「中國人富保守性，不能征服自然，只知享用，故不能建強國等語」，切中我國人弱點，須急改之，方可言富強也。

C 因國際不平等條約東縛所受之經濟侵略

溯自以農為本，全民經濟中心，端在農村，全國亦然，既如上述，在昔人民自習之手業，自鴉片戰爭失敗，訂立江寧條約，五口通商，嗣經戰敗，各口均開放，外人取得經商權，挾雄厚資本，在各埠建工廠，因機械製造，生產合理化，出品倍增，工資減少，成本低廉，以賤價向內地傾銷，而內地手工業出品，因工資多費，成本亦高，且受制時重，但外人又獲「最惠國」待遇，關稅輕微，故土貨不能競爭，終歸失敗，農村金融，日向外溢，無法挹注，故貧乏。

D 缺乏金融機關經濟

溯向無金融機關，農村每遭災歉，無法開濟，不能扶持生產之專業，查英國在一千七百二十七年以前，亦不富強，時 荒年於是以議院令立蘇格蘭銀行，賴耶銀行，並立額丁白拉兩銀行，發行紙幣調濟農村經濟，故諸業克振，生產日繁，乃吾國亦任自然，故城市有積滯之財，農村感恐慌之象，百業凋敝，釀成破產之因。

E 政府缺乏獎勵政策

政府於歲殖，尚無統計，人口亦無統計，尤不講求職業教育，已如上述，而生齒日繁，食之者衆，生之者寡，為之者舒，用之者急，以觀泰西諸國，對於歲殖，均有統計，歲消費亦有統計務求生產與消費平衡，歲殖增則獎勵外輸歲殖減則獎勵生產，豁免賦稅，使人民力競發明，頒給專賣特權，以資鼓勵故日進發明，外輸增加，農村吸收資金亦增與城市調和，互相為用，欲求不富，其可得耶？

農村蕭條之近因

所謂近因，即十餘年來發生之現象，亦有三端

甲，災害之侵擾

人民治其生業，必以社會治安爲先決條件，憶自開革以來，戰亂相尋，迄無寧歲，水旱災凶，紛至沓來，稍富者挾資入城市，窮困者轉徙他鄉，農村之間形成資本與人工兩重缺乏之狀態，生產之機遂促，而賦稅苛重，更無暇生息，尤可怕者，牛瘟流行，斃者甚多，益以凶年，恐更難支持矣。

乙 川幣低值之影響

貨幣爲交易之媒介，其值之高低，最影響於物價，且甚迅速。蓋物之真值與貨幣之真值，常趨於平，此經濟學上一定之理也。倘貨幣值低，則物必趨昂，查湘西物價，在民八以前無大變易，銀元易權亦常平，自四川劣幣流行其值太低，且非劣幣不能暢行無阻，故銀元易權愈昂，幣值既低，故物價亦昂，而人民日用之需，向外購者多，概以洋幣本位，但生產所得，又以錢爲本位，倘值較賤傷農時，則一出入間，遂不得其平，日復損失，故富者變爲貧，貧者無以爲生促其生產之機，此問題如不解決前途不堪設想。

丙 浮華心之影響

農村生產不增進，已如上述而人民自海通以來，習用外貨，衣必洋布或人造絲織品，或爲毛織品，務求繁華，城市尤甚，不復如初之儉樸，尤可異者，人民於婚嫁或贖酬之際，更爲奢靡，即紙烟費用，歲計亦鉅，坐使生財消費不均，貧又何疑？此風不戢將自焚矣。

上述諸端，乃事之著者，因緣時會，形成病態，社會之欲求復興，經緯萬端，茲就其要者急者而言，約有數端

三 復興農村之設置

子，財政上之建設

銀行爲活潑金融機關，與社會一切事業，關係密切，湘西農村嘗災患之後，自然十分困窮，新時也，幸有農村銀行，分設各縣，復有總行設於鳳凰，該地爲湘西商務繁盛之區，吸收資本，最易奏功，而分行駐設各縣，尤便調查當地之需要，調濟自屬切要，當前急要之圖，則爲貸資人民購買耕牛糧食與肥料。明年始克耕種，苟無銀行，則農村恐慌，不知伊於胡底？雖政府萬能，亦莫可如何矣。在前此未設銀行時，民間借貸，利率奇昂，三分五分，並無法定利率，人民困於負擔，而債權人亦時感通欠之虞，銀行爲社會事業，立有規章，待遇儲蓄者，利率優厚而於貸者利率微薄，既易負擔，又極安全，農村一切事業，因得致力開發，况湘西通郵匯之縣極少，因業務不盛交通部未設郵局，彼此金融，莫可流通，民懷滯財，不經濟孰甚？自創辦農村銀行後，各地金融，流通裕如，匯費又廉，詢爲便民之利器，且湘西特產，以桐油，華麻，牛皮，鹹水爲大宗，棉花與藥材次之，藥品亦多，鑛產富藏，將來由銀行投資經營或設工廠製造，或自行開採，則廣用人工，收容流氓，使人盡其才，地盡其利，物盡其用，貨暢其流，致農村富強日顯，自能復興，亦爲社會之大利也。

丑政治上之建設

湘西農村，未臻安定，即須厲行鄉自治，清查戶口，辦理聯結，清除莠民。並將人民嚴密組織，施以軍事訓練，增其自衛之力，尤須祛除豪劣把持之弊，農村教育，推行尤急，使人民具有相當知識，習於牧畜，耕種，造林與園藝技能，兼注重衛生常識，減少死亡，每縣設一農事試驗場，常將研究所得，廣事宣傳俾農民得以仿效，於出產多之縣分，試設小貧民工廠，由銀行貸資，招商合股，令農民習於機械，以減少勞苦而養成其銳利。

寅法律上之建設

農民土地所有權，往昔輒被豪劣所劫奪今每縣設一農會，鄉設分會，由政府派員指導監督，免爲少數人所利用，設遺債務，繼承權，所有權，租佃等訴訟，由政府審判，但須諮詢農會指導員之意見，力求平允，但於債權一項，尤

應保障，以免資方恐慌，轉將資本集中城市，此為過渡期中之最要者也。

卯社會事業之建設

農人為聯絡經營，最宜組織生產消費等合作社，使剩餘價值，不為商人剝削，終歸本身，而於推銷土產，尤為便利，所需股本，可以農產抵押，向銀行借貸，此制行於歐美農村，頗著成效，而於生產技術，更可互獻所長，共同精研，日進改良，為交換知識之上策，惟組織之初，由政府派自治人員指導，制為條規共同遵守，將來一縣各鄉咸立妥善後，更聯絡他縣，則生產與消費之力更大，農村經濟於以健全復興矣。

四、結論

以上所述，概括言之，並非繁雜，倘能具體計劃，立定程序實行農村經濟，雖不能驟見復興，亦可求獲穩定再開發利源，復興總可待也。

作者因感時間上促迫，未遑編及具體計劃，且在湘西，不易搜集統計材料，故僅概言理論，自知掛漏殊多亦或不切實際之弊倘荷閱者指正，則幸甚矣。

三三，一一，一九，

對於湘西農村銀行之希望

五溪漁隱

總理有言，今日中國之地位，已淪為列強之半殖民地，吾人之資格，尤不得與殖民地之人相比，雖曰國家尤存，然已無日不在帝國主義鐵蹄之下，掙扎度日，其痛苦之深，亦十倍蓰於殖民地，蓋今之墟人國者，不須精兵利器，無給文化，經濟，宗教等等，均可滅人之國，就中尤以經濟侵略，益為險狠，敲精吸髓，使於不知不覺之中，淪入萬劫不復之地，印度之亡，即亡於英國五家銀行公司之經濟侵略耳，

我國地大博物，尤能吸引帝國主義者覬覦之野心，加之頻年以來，內戰盜匪，旱潦災荒，一若為彼帝國主義者造

會然，是以不數年間，俄蒙附於俄，藏邊附於英，滿蒙九一八後，富以全國之遼熱四省竟亡於日，似此外侮日益亟，強土日益盛，而彼帝國主義之野心，尤方興未艾，屢以種種不平條約，有若朽木腐鐵，使我呻吟之不得，地大物博，其又奚益，何克堪此無戾之宰割哉，徒作引人垂涎染指之鷄已耳。

以此地大物博，人口衆多之中國，胡爲乎如此隱忍如此馴服，甘受列強之宰割耶，一般愛國之士，莫不謂爲國家貧弱之所致，再窮貧弱之源，咸謂由民族之精神不振，國家之戰禍頻仍，以及國民之道德墮落等現象，產生而出，似此答案，未嘗不切時病，但仍非根本原因，蓋我中國之貧弱，乃由於農村經濟之基礎動搖，且有瀕於破產趨勢，因爲農村之基礎動搖「政治腐敗」，「社會困窮」，「教育破產」，「經濟恐慌」，種種不氣象，均皆隨之而生，國家安得不貧弱也，所謂「饑饉之年，天下必亂，豐收之歲，四海承平」，此即我國農村之與國家休戚相關之寫真，故吾以爲列強之敢於宰割我者，實由於農村經濟破產之所致耳。

蓋我國號稱以農立國，全國人口，農民佔百分之八十以上，近年以來，因金融資本之畸形發達，國內資金咸集中於都市，農村經濟，幾瀕破產，加以內戰不息，盜匪遍地，水旱蟲災，無年蔑有，農村之總崩潰，已有不可挽回之勢，湘西農村，較之他省尤爲痛苦，如再任其自生自滅，勢必至於不可收拾，豈非爲共產匪黨造機會，而甘心爲帝國主義者作奴隸乎，我政府未嘗見不及此，無如財政既竭，欲舉不能，馴至無法解救，即以共匪一端而論，年來兩湖，逃於洪水狂獸，其害之烈，爲近百年未有，跡其所到之處，廬里爲墟，十室九空，烏合蟻附，愈聚愈衆，以致此勦彼竄，撲滅難，試窮其源，亦未始非農村破產有以致之，匪犯既滋蔓難圖，帝國主義者之良機又至矣。

我湘西僻處邊徼，交通文化，極爲落後，農村經濟，在昔已較他省困窮，即在本省，亦爲最痛苦之區，今更反反乎而有朝不謀夕之勢，如不設法救濟，其崩潰直可計日而待，所幸我湘西父老，真知灼見，洞悉癥結，並趁茲事體大，不容坐視因循，究於去歲順浦流離之中，毅然聯合各縣，籌辦湘西農村銀行，振臂一呼，六十萬資金，嗚呼立辦。

自該行成立後，即以調濟金融，拯救農村爲己任，閱時雖僅一載，成績已覺斐然可觀，適今春水災之慘，各縣發生牛瘟，該行立即派員，攜帶大批款項，分途貸放息金之低，不及往歲什一，期限之長，幾至十月之久，甚有分期攤還之一種，凡借貸者，祇要鄉長一言，手續極爲簡單，鄉間經濟，立呈活潑之象，鄉農賴以全活者，爲數固已匪鮮，近聞該行益自奮勵，擬由明春起，將銀行應辦之一切業務，舉辦無遺，以期獲利益豐，再行擬具復興農村計劃，將農村應辦之事，如農業用具，農民銷費，及農產品銷售等合作社，次第舉辦，一面補助商業，日趨繁榮，俾我湘西民衆，同登衽席，湘西農村，爲國棟樑，且更振議，如有餘力，並擬地方應興之學，興建設，交通，文化諸大端，一一助之，俾我湘西人民，會當拭目待之。

尤有進者，聞該行得准特許，獲有發行之權，准發兌換券六十萬元，調濟地方金融，期年以來，發行信用，日見昭著，雖窮鄉僻壤，亦通行無阻，即無該行所存之地，如貴州松桃，本省淑浦，大庸，桑植等處，民衆無不樂用，輔幣券尤爲暢行，以故時僅一載，發行額竟達三十餘萬，該行亦準備充足，凡有代辦處之地，均可隨時兌現，似此處智閉塞之湘西，該行於此短時期內，居然獲得如斯成績，固賴王公師座維持推行之力，然該行同人，孜孜旣吃，昕夕不違，亦終費調護經營之苦心矣。

吾嘗至此，嘗告拙筆，謹代表我湘西民衆，預祝該行計劃成功，爲吾湘西之曙光，推而普被吾湘全省，以及於全國之農村，俾日躋於富強之域，又何帝國主義之足畏哉，則吾湘西民衆，亦與有榮焉矣。

軍 識

七九輕機關槍之研究

輕機關槍，為俄國所發明，日俄戰時，俄騎兵所用之 Maxim 即輕機關槍也，惜當時俄國居戰敗之地位，無人注意，歐戰中，各國爭相採用，式樣不一，效力大者，幾有代步槍為步兵主要兵器之趨勢；且自該槍採用後，戰術亦為之大變，即前之散開戰術已不適用，須另用疏開之戰術方式是也，現今各國所用輕機關槍如左表：

國 區	名 稱	重 量	機 關 式 樣	冷 却 法	裝 填 式 樣	備 考
英	Lewis	12	瓦斯傳動	空氣	水平鼓筒裝 子彈四十發	有輻射放熱筒並有利用瓦斯壓力吸引空氣而冷却之裝置
法	Chauchat	9	槍身後坐	空氣	保彈匣二十發	有輻射放熱筒
法	Hotchkiss	10	瓦斯傳動	空氣	保彈匣三十或四十發	
俄	Maxim	8.8	槍身後坐	空氣	裝彈匣二十或二十五發	日俄戰役使用
德	Maxim	19	槍身後坐	水	保彈匣二十五發	水重三磅另有消火裝置
粵	Skoda	13	藥莖底壓	水	裝彈匣二十發	
美	Browning	8	瓦斯傳動	空氣	裝彈匣二十或四十發	
日	十一半式	10	瓦斯傳動	空氣	裝彈匣三十發	以子彈每六排而裝納入匣內即可

自右變觀之，機身等式，則水冷却，當其發射時，熱度增高，未被蒸發而露，以致機身濕平，或發射時，機身會為此特製一誘導管，以救斯弊；且重量增加，使用不便，在寒帶及無水之地，更感困難，不如美俄用空氣冷卻式之輕便，然美式機件複雜，易生故障，日價值昂貴，又不如俄式之構造比較簡單而堅牢，新三十四師所造輕機關鎗係採用俄式而加以改良，其重量與美式等；而各式機鎗，所用子彈，均須專造尖頭機彈，若用圓頭步彈，則因藥量較少，多有不能自動續發射之弊，本軍為補充彈藥容易起見，經長時之研求，使槍之瓦斯壓力，調度適中，無論尖頭彈，圓頭彈，均可應用，又不惜重資，定購錫鋼（Wolframsteel），以作鎗管，經多次之試驗，連續發射至五百發，口徑仍不稍鬆，鎗機各部，亦毫無故障，此次與黔軍作戰在 地之役，連續射擊至七百餘發，亦無故障；且無論如何地形，如何姿勢，皆可發射，雖須彈藥手之輔助，就鎗言，仍一人可以單獨使用，又因其目標低小，不易為敵砲兵發現，故為步兵第一線火力之主體，茲將其優點畧說如左

- 一，機件簡單堅牢不易損壞
- 二，重量極輕（較俄式輕八百格蘭姆）
- 三，射擊速度極大（每分鐘四百發）
- 四，射擊正確雖連續發射亦不改其命中精度（改良其支腳能隨時固定）
- 五，拆卸及結合容易
- 六，附屬品少操作搬運便利
- 七，對遊動之目標能旋轉俯仰射擊另附高射裝置能射擊飛機
- 八，裝填確實而迅速
- 九，初速頗大彈道低伸射程亦遠（初速七百米射程四千米）

十，口徑與步槍一致（七密里九）

十一，後坐力震動力均極微小

十二，在射擊姿勢可與步兵共同運動

十三，由行軍姿勢轉為射擊極為迅速

三七曲射槍之研究

曲射槍係仿西洋擲彈槍改造而成，初發明於歐戰之時，其創造者，厥惟德人，射程僅及百米，其後各國鑒於曲射之重要，於是競為仿製，力求改良，現英日所使用者，其最大射程三百二十米，法意及我國四川省四百米，三七曲射槍，為新三十四師所發明，射程可達八百餘米，爆發確實，命中精良，誠為曲射槍開一新紀元，為近戰之利器也，其構造有彈筒式，彈尾式及特製之殊，三七曲射槍，係彈筒式，由擲彈筒馬鎗腳架及角度板而成，擲彈筒口徑為三生的七，內裝鎗炮彈，而以拋射彈推進之，馬鎗口徑，為七米釐九，附有特製瞄準具，以便使用步彈時，可不卸擲彈筒及腳架，故是鎗實兼平射及曲射之兩用，腳架由固定腳架與延伸腳架二部合成，以備增減射角，鎗身左側，附角板指針及垂球，板上刻線以示度數，全鎗重量，五千格蘭姆，全長一米達二，鎗榴彈係由彈蓋彈體構成，就其發火之作用言之，可分為空炸碰炸二種，依其用途言之，可分為開花彈，照明彈，煙幕彈，燒夷彈及信號彈之五種，碰炸彈，係由遠心力之作用，活機發火準備，待接觸地時，活機前進，撞針擊爆帽而炸烈，空炸彈，係裝定時引信，預期彈距地面數米時炸裂，全彈重量，四百五十格蘭姆，開花彈，係用銃製內裝淡黃藥，破片八十餘塊，最大威力圍八十米達，破壞效力半徑五十生的，深三十生的，照明彈，係銅製，內裝照明劑，照明半徑三百米，照明時間二十秒，煙幕彈，內裝發煙藥，一彈遮蔽直徑二〇米，且可經數分鐘之久，燒夷彈，內裝燒夷劑，俟彈炸裂時即起燃燒之作用，信號彈，內裝光藥及各種彩色之藥料與發煙藥等，其鎗彈之製造，均屬簡易迅速，需費亦極少，而運動之輕便，尤為他炮所不

及，即歐戰中期特創之步兵炮，以爲隨步兵前線，輕捷靈便，然究須分解馱載，超過三七曲射鎗之重量十餘倍，運輸之便，當有霄壤之別，且是鎗追隨步兵，無論攻防，各種地形，各種時機，均能適時以發揮其威力，而收射擊之效果，步如何曲射鎗便如何，如擊隨擊，如影隨形，非如炮兵之難於協同，而常失機宜，又是鎗之彈道彎曲，與榴彈之破壞力，殺傷力，足以使塹壕內或遮蔽物後方之敵機關鎗，或炮兵火力之不及之死用，均可得而消滅也，此次援黔東之役，均屬山地戰爭。其在平射炮不能收效之地，而得力於曲射鎗以奏偉功者不少，如○月○日敵司令部在○村，迨曲射鎗彈經瓦上穿過，至敵司令部中爆炸，將板壁房屋炸燬，該部混亂逃散，又○月○日敵有○營之兵力，在○山後溝集，我軍在○之線，因山勢之遮蔽，平射鎗無所施其伎倆，適曲射鎗僅發三彈，均落敵前，斃敵一名，而敵已紛紛潰退，不克速集，是曲射鎗之功用，豈僅補平射鎗之不及，而實具有決勝奏功之新戰利品也，夫兵器之價值，貴乎適合戰場上之應用，而運用之靈敏，製造之容易。需費之低廉，效用之耐久，亦屬重要之問題，而三七曲射鎗則兼此數利而有之，誠步兵中唯一利器也。

軍史

辰酉錄軍事兩則

傅鼎

熊夢溪

山陰傅壯肅，字實菴，治苗爲古今第一，苗防紀事，苗防屯政攷，及魏氏源所爲傳，紀之詳矣，而故老輒喜道其軼事，鳳凰城東小校場，明代五寨哨之老操坪也，壯肅故權奇，有材武，知兵非精練，無以圖敵，適於那勞構兵舍數百棟，兵練環處，逐日操演，趨捷輕健，號飛隊，遇礮樓角聲警告，雖雨雪深宵，立披衣起，而衆軍一呼齊集，觀統超擢，比見匪，目眦欲裂，怒馬當先，出入矢石中，匪輒辟易，其平時也，與士卒共甘苦，勝則優予賞賚，創者必親撫循之，弁兵有陣沒，哭奠甚哀，厚爲撫卹其家，以故人樂爲用，所籌克捷，又賞罰極嚴明。如軍官少仕，卽以士矣勇敢，卽明敏者代充，遺缺以往者補之，激厲其氣，而往者勇矣。又言，公定軍，屯丁病故，給白惠穀二碩，卽勇父母故，白事銀一兩，本身故，倍之，擇速所生，受者感泣云。愚按壯肅用兵，尤善於以少擊衆，然亦往往有天幸，嘉慶三年，苗大隊圍鳳凰高峯營，壯肅立馳援，大呼奮擊，敵披靡，時僅兵二百，衝圍入，後無繼者，敵復合圍急攻，敵勇殊死戰，斬百餘，始解去，又十年，永綏匪苗，負嶺竄寨，鄉勇收道排捕，遠追關王寨及則，敵萬餘，圍之數重，是地險里外，絕壁萬仞，石磴陡仄，籌稱苗置天險，食以爲壯肅死矣，敵勇請贖，不許，次日天未曙，驟大雨，敵人火器盡溼，苗黎明，縱兵猛擊，則首數百，墜崑崙潤者蓋數千云。又撤永綏舊城時，苗以爭地互鬪，月餘不定，公統兵數百，往彈壓，苗大集，急上嶺吉多寨，苗環數匝，弁勇欲決死一戰，公堅不許放鎗，適百餘兵獲重，陳

見之，迺揚言貴州兵來，苗潰解，遂下山，舉國出，苗不敵，時嘉慶七年也，其冒險成功類如此。

● 教匪之擾

據軍機處之名，始於傅壯肅任苗，至黔東教匪之擾益甚，先是道光之季，海匪多故，妖教潛滋，貴州銅仁，有徐廷杰梅漢鼎等，夙習奇運教義，咸尊初，洪福據金陵，遣人分途煽動，而於苗教各匪諸起矣，五年，徐漢鼎守徽，漢鼎遂焚糧戶，裁官廩城，遂陷思州松桃思南石阡玉屏青巖等六府屬縣，分黨擾湘邊，乘機而下，茫見殺，同職告警，嗣去鳳百有餘里，朝發而夕至也，十一月，苗衆犯龍巖，龍巖縣保，治無勇，揚言官吏激，請求鎮道調處，實以苗匪重鎮，欲實爲根據也，某日，由冷風凹三堡臨三道入寇，官兵預伏觀，山沙灣西北郊等處，西路賊先期，守糧倉糧俾會二，茶園披土兵，伏發進攻，賊敗歸南，觀山伏兵斷其歸，官兵復自亭子關擊，合西路士兵抄其後，賊退者，而東路賊始至，城上飛火彈砲其渠，餘逃擠趙龍街，地瀕溪倚山，前有東路上兵阻截，斷賊歸路，山上，拋火罐焚街，斃賊千餘人，其處本者，爲沙灣伏兵處，無一漏網焉，會日暮，未窮追，賊匿家橋，十八日，廟梯擒犯觀山，伏兵自南華山嶺，派高擊斃才夥，二十一日，賊又至，遣兵扼涼水井，左右夾擊之，乃潰奔，十二月十六日，令得賊二萬餘，段柳木里，逐狃鳳凰營，力攻之，斃其酋，乘勝破大興場，尋遣土兵復田坪新寨，適省垣遣回兵勇千五百餘人，援正，會民團復見，官練復稱，解永綏圍，遣軍黔境，復松桃，六年，借各軍以次剿平之，嘗賊屢乘雨備，梯鐵萬舍，勢甚張，總兵文安，兵備道覆詰，相携南離督戰，相傳有妖術禹步指畫，以魔術厭賊，迺肅衣冠，假空拜禱，不夜，賊益進，將以梯登，而衆爲大恐，及礮鳥犬血厭勝之，始賊始鳴，然其時賊未大創也，立令早庫金城樓，募敢死士，獲賊首一者界百金，城固而高，驍勇爭躍，取賊，復獲繩登，斃賊甚衆，氣爲之沮，最後首二，金時有陳興宮，萬二等七人，尤魁健，追賊至三官閣，衆力逐之，屍積山澗殆徧，城得全完，蓋軍人短小勁悍，平昔操練，鉛跳架爬坡擒賊諸技，縱躍上下，捷若猿猴，望之有若飛云，故自嘉慶而後，以飛賊名天下，王氏湘琦湘軍志，所謂鎮守故多精兵者也。

軍事

▲ 本師消息

● 本師近來剿共之經過

共匪竄自本年正月率其黨羽四五千人，竄擾桑植，經我軍包圍痛剿，在桃子溪火受懲創，傷亡過半，當率殘部，潰竄西歸。雖南宜恩咸豐，我第三旅旅長雙欽即率全旅輕裝裹糧，跟蹤追擊，越施龍而進駐來鳳，爾時鄂西有友軍夾擊，本可收一舉摧陷而肅清之效，惜當時鄂西無軍兵，我軍越境遠道追剿，給養接濟，極感困難，不得已，仍撤回重防，該匪數月以來，嘯聚黨徒，潛滋暗長，其勢復張，不時乘間竄擾龍山桑植邊境，人民一夕數驚，本師師長陳，乃任命龔仁傑為剿共支隊司令，周雙欽為副司令，備赴桑龍剿共，龔司令率田少卿張晉武及特務營共二千餘兵力，龔補充糧械彈藥，鄧彈藥，手榴彈各色特種火器，由風區兼程趕赴桑植，調度原駐桑植之朱際凱團，該團原駐大庸之第三旅團雙欽全旅，及永順羅保安團，桑植王保安團，與鄂友軍徐總指揮張剛各旅取得聯絡大舉進剿，龔司令率部於八月廿五日劉進桑城，人心大定，田少卿團，張晉武團，進駐南岔，周旅長雙欽率所部進駐陳家河，翌日拂曉龔司令率部圍攻各團及永順保安團向洪家關雙溪橋推進，周旅長率部由現地倉官哈，及水口推進，朱際凱團駐竹葉坪茅花界，扼赤匪下竄之線，另委吳紹良為兵站處長在萬民溝官場，籌措軍餉，接濟前方軍食。龍山方面，則令劉建英，鄧健銘兩團趙開忠各部扼要防堵。赤匪僞七師盧東昇夏職游擊大隊向國徽，見我大軍齊集桑植，路斷風絕走，向夾河遷徙馬坪軍移。又另一股僞九師徐煥然竄至龍山土母池，母池劫奪糧食，赤匪僞政府設在莫家台，軍部設在雲落寨。

歸屬粟谷灣，張家村茅埔，太平鎮連營數十里，約計匪黨六千人。我軍分途追剿茲將戰況分述於後

歸帝坪之役 赤匪傷七師盧東昇夏曉乘虛退竄走馬坪。我扼守花界之朱際凱團屋夜覺被圍襲，乘其不備，分三路馳抄，八月十八日，天向未明，追及於歸帝坪白花嶺，與匪激戰甚烈，斃匪百餘生擒三十餘奪獲步槍八十四枝連槍十五枝及其他馬匹行李輜重甚多，我軍傷亡特連官長五員，兵士數十名，武器尙無損失惟消耗子彈甚鉅。

莫家台之役 我軍將匪所在地偵探既明，乃分兩路進攻莫家台，周旅長雙欽率部由倉官岫出發，經大水塘，出樂官向莫家台推進，另以一團經涼水口五道水抄其後，總司令仁傑督率田少卿張晉武兩團及特務營乘虛安堡圍攻竄竊由莫家台出費經橋子灣出樂官向匪右翼側擊八月二十六日三路一齊向匪莫家台猛攻自上午六時起激戰三晝夜，匪不特險阻抗迭次衝鋒肉搏，直至二十八日下午二時，卒將匪巢擊破，匪遂向宜恩五疊逃潰，我軍駐紮該處遂跟進擊斃匪隊，與郭友軍會商邀勳沙刀潭麻陽寨雙方夾擊匪可一盡殄滅。

鶴茅茅埔之役 共匪匪莫家台失敗，即分途潰竄，我周旅長雙欽即星夜跟踪追擊於九月一日在鶴茅所屬之毛埔與匪接觸無抵抗能力，我軍當日即佔領茅埔奪獲步槍二十餘支，俘虜匪兵三十餘名，其他輜重旗幟宣傳品甚多。

李家河之役 我周旅於九月二日拂曉由茅埔出發一晝夜行二百里，在李家河與赤匪激戰匪不支潰走當即佔領李家河與郭友軍張指揮切取聯絡，此次沿途搜勦，匪受創甚鉅，三日清晨又率部跟追，張指揮亦於四日由高羅出發，取道沙刀潭莫家台向匪夾擊。

石碑洞之役 赤匪一股二千餘竄至龍山之石碑洞一帶宣傳赤化，組織農民協會，我第三旅周旅長雙欽於九月四日由李家河出發，向石碑洞籌劃支隊長鏡銘，親率所部支日由來鳳出發，向石燕山貓兒寨搜勦前進。劉團長瑞其率部向資運坪堵擊，取大包围形勢，向石碑洞進勦。周旅全部於七日與匪接觸，激戰終日是日黃昏時師到，各部，均已趕到，匪晨夜乘間逃去，是役斃匪三十餘名，我軍亦傷兵士八名陣亡五名。

倉官哈之役 赤匪之另一股爲七師盧東生率匪千餘人於九月七日向倉官哈所駐保安團進擊，保安團人槍傷百餘，衆寡懸殊，暫向後撤退，團司令仁傑，是日午前率領田張兩團及特務營由陳家河馳援，午後一時趕到，迎頭痛擊，當將倉官哈佔領，該匪退守毛壩我軍數次猛攻復將毛壩佔領，匪部退據於毛壩兩翼之高山當令各部沖鋒數次，因山徑險峻，地形複雜該匪憑險抵抗，卒未奏效，時已將近黃昏，未便進擊，遂令各部在毛壩露營，就地警戒。當晚宋團亦已趕到。翌日拂曉團司令田張王各團分向高山兩翼進擊，團司令本人親率特務營由正面并進，朱團由分水嶺攻其後始而以機關大砲火力壓迫一齊四面猛攻，繼而以手榴彈衝鋒肉搏匪不支死傷遍野率殘部向苦竹坪，鹿耳口方面潰走，是役計斃匪登百六十餘名俘虜八十餘名傷者不計其數，奪獲鎗百餘支行李馬匹無算我兵亦有傷亡。

赤匪陷桑植克復桑城之役 赤匪乘我周旅已趕赴沙刀溝，團司令率部退勸盧東生匪部，桑城僅靠保安團少數部隊駐守，賀龍率軍四千餘乘由小路捷徑犯桑，於九月十一日滲陷桑城。團周兩司令聞訊，晝夜兼程由前方趕回，十三日到德。團司令率田張兩團及特務營桑柘保安團由南岔分兩路，一路由縣家嘴攻朱家台，周旅長由洪家關分兩路一路出龍家哈攻五里橋，一路出蘇家哈夾擊梅家山之敵，兼保安團由泥湖塔攻赤溪，朱際風團由雙溪橋夾擊五里橋之敵，十四日拂曉齊向匪軍猛撲，激戰甚烈，匪感子彈缺乏，我軍以火力威脅，卒將梅家山朱家台五里橋之扼要陣地奪獲，據梅家山，可以俯瞰城垣，匪既失其險要之陣地，遂棄城潰走，越莫慮界狼狽向永境官壩茅壩馬塔舖杉木村一帶逃竄。是役斃匪二百餘名，生擒百餘名奪獲鎗百三十餘支，馬匹輜重甚夥，此次大獲全勝，全得力於擲彈鎗手榴彈輕機鎗等新火器，惟新消耗之子彈極多。

杉木村馬塔舖之役 桑城既經收復周旅長變聯，當即率隊輕裝裹糧，跟踪追擊，團司令亦率田張兩團兼程前進，九月十五日與赤匪大戰於杉木村馬塔舖，又將該匪擊潰，匪既迭受重創，子彈又缺，已無抵抗能力，遂向龍鳳之塔泥溝，放龍河夾岸逃竄是日與周兩旅又由杉木村跟踪尾追周旅爲前衛，經過豐產坡於申剝到達茨岸塔，赤匪竄風雨逃，

僅遺棄棄置之行李輜重物件甚夥。赤匪途中黃連坪竄入石牌洞桶車一帶，經我駐防龍山、劉山截擊遂折向鄂陽之腰子灣板梁兩處大河湯灣一帶遁去。期於長於十七日進駐來鳳與鄂友軍協商聯合會剿。與司令亦於是日率部回駐官場，兼瀾水邊防務。朱際凱圍於孫日調赴桑城待命，與司令於九月二十三日由官場開赴陳家河駐紮，兼瀾水邊防務。

石家壩之役 赤匪之另一股，毛奇兩師師長率匪黨約二千餘人於九月四日由塔泥湖汝池河等地分三路向龍山之茨厓等處進。我駐防之劉團長瑞雲，率部與該匪激戰於距茨厓十里許之石家壩，斃匪十餘名。匪潰去，因彼棄我寡，故未窮追。

第二次克復桑城之役 赤匪夏懋廉東生，乘我周旅全部追勦賀龍，遠在來鳳，遂率匪衆二千餘人，由堰垭進犯桑城，匪以桑城無險可守，不進桑城，於九月二十二日，由善子灣到達桑城附近之梅家山洋溪山五里橋一帶，另以徐煥然匪部，直逼五道水打谷嶺岩屋口等處。與司令聞訊，即電簡從欽旅星夜回援，二十日宿營鹽場坡，二十一日抵茅壩，二十二日抵桑城，二十三日與周旅部取大包圍形勢，向匪猛攻，以獨立第六團爲前衛，於是日午前六時，由劉家寨出發，經黃家台，泥湖塔，赤溪河向梅家山之匪攻擊，令王保安團於是日午前八時由小埠頭出發，經劉家壩向洋溪山進攻，右翼與羅保安團相取聯絡。令羅保安團於是日午前八時，由周家壩出發，經劉家壩向梅家山進攻，周旅長以一團由小埠頭向梅家山之後，親率兩團攻其前。與司令率教導旅第一團及特務營居中策應，匪遂集中固守梅家山，是日午刻與匪接戰。四面一齊圍攻激戰半日，經五次衝鋒肉搏。至下午五時，匪不支向洋溪山退走，我軍即將梅家山佔領。是役斃匪傷匪計，我軍亦傷亡士兵五十餘。翌日拂曉我跟進至雙橋又大破之。匪向空壳樹，經十字嶺要地坪馬河口向官地坪竄走，在此大遭夏兩匪，先以徐煥然匪部，進擾五道水等處，欲以牽掣我旅，該匪則親率大部進犯桑城，以斷絕與旅與朱團之聯絡，其計畫極爲狠毒，幸與旅即早出擊，周旅趕援迅速，故該匪盤踞時候不久地方損失亦無多。盧夏兩匪與官俗與此次之大受損失，現正竄回鄂西，欲與賀龍會合。我軍駐周各部暫駐桑城。

五道水之役 盧匪部自梅家山失敗後，經官地坪竄向黃煙五道水與徐煥然匪部合股，總司令朱國取道林園處經向五道水進剿，總司令本人率田張兩團經倉官嶺，大水塘出擊，於九月二十八日又大破亦匪於五道水，該匪遂向茨岩塘竄去。

孟家亞之役 亦匪盧東生夏議竄至龍山屬之茨岩塘石牌洞桶車一帶 捉人擄掠，我駐防龍山劉瑞雲團聞訊，協同師鏡銘，師與周各部於十月五日向該匪進剿，是日上午八時起至下午五時止與匪激戰終日，匪大敗向黃煙坪退走，師兩部，亦傷亡兵士十餘名，我軍即在桶車石牌洞向匪警戒，六日夜出其不意，猛襲黃煙坪，該匪於七日拂曉，沿大界折下向湖北宜恩之兩河大沙坪退走。

老鴉口之役 亦匪之另一股游擊隊長向誠劉範三率匪衆六百餘人於十月三日竄入老鴉口盤據要隘，四處抄掠，周旅長即派第八團團長耿亮彩率部前往圍剿。當將匪首向誠擊斃，劉範三負傷，并當場生擒匪徒劉安華彭名慶二人，斃匪衆二十餘名，奪獲槍十餘枝，救出肉票多名，該匪經此重創，四散奔逃，耿團長尋踪尾追，匪向鄂邊軍去，是役耿團長身先士卒，左肩為敵彈所中，師長即傳諭嘉獎飭醫妥為診治。

● 戰區見聞紀實

黔東戰爭結束後，本人任民衆慰勞委員會委員，親赴戰地慰勞。因聞此次戰役，我新三十四師，以兩團兵力，殲滅匪八九千之衆，據多數人所談，我官兵勇敢之精神，固足欽佩；而新武器之威力，實居其半，宜乎敵方五戰皆敗，竟一蹶不能復振矣。本人更詳知此次戰役之底蘊，因乘敵勞之便，連日赴大典場，白水洞、川桐場一帶，與新三十四師各連長詳細談話，并借閱其日記簿，爰擇要抄錄于後，以便留心軍事者之參攷焉。

八月二十六日之役 我軍守龍洞坡第三團四連之排哨突於哨所發現鄰人之探檢者，經該哨長加意盤詰，毫不吐實。然戰區之內，交通斷絕，突來偵夫其爲敵化裝探也明矣。該排哨長斷其確爲敵探，思即有以敵之危我者，轉以危

敵，乃將該化裝敵探縱令使去。即將實情稟報各連，轉報層峯。連長奉命，作一網聚殲計，于黃昏時將全連部署于臘洞坡之隘路口（如附圖第卅）以待敵軍之來。到九時以後敵軍果傾巢來犯抵我軍哨線時，聞其下令曰，湘軍兵少且無備，今日不准耗一彈，以刺刀刺之可耳，於是嗚枚疾馳，我軍第一哨線，佯為不知縱令深入，即以信號示知後方部隊。我軍得信號之報告，嚴陣以待，俟敵軍抵預期地點時，我軍之輕機關鎗手榴彈對敵軍同時施行猛烈之射擊，距離目標，早經我軍測量，故收效絕大。敵軍輕敵輕入，初次即中計而遭慘敗。拂曉視之，死傷七十餘名，彈藥武器，遺棄滿地。敵軍經此慘敗，始知偵探之歸還，我軍縱之也，哨線之設，我軍誘之也。今而後我軍素質之優良，武技之熟練，與夫官兵之沉着勇敢新式武器之精銳，敵軍腦海中，皆有深刻之印象，而不敢作輕視之想矣。

八月二十七日之役 八月二十七日上午三時許，敵軍以全力向我軍夜襲，且先已誘惑我左翼友軍羅鈞臣旅團其響應，敵軍故由羅旅陣地攻入，我第三團圍擊，即起而應戰。黑夜之中，敵軍屢次猛撲，我軍官兵沉着勇敢，屹然不動，適有二營五連連附戴興洲，見敵勢兇猛，一時退離火線，經團長查覺當即執行槍決自此士氣愈發堅固，敵軍接近時，更頻以手榴彈轟炸，敵軍卒不得逞。拂曉時，敵軍又與我第二團接觸，自晨至午，戰爭極為慘酷。適第一團之一三兩營，奉命增援亦已到達，我軍乃變戰略，第三團撤向左翼，誘敵深入，第二團由右翼向敵迂迴；第一團由正面迎擊。敵軍乃陷于包圍之中，（附圖第三十）受優越火力之制壓，幾全軍覆滅，即風胆寒，狼狽渡江而逃竄，從此不敢正視湘軍矣。

我軍與敵軍戰鬥力之比較 敵軍此次犯湘，皆其基幹部隊，而指揮之師長廖懷冲副師長皮德沛，在黔軍中素以善戰聞，蘇明德之第四團，吳聲之第五團，楊昭焯之特務團，在黔軍亦以精銳稱。其他如張元勛丁鄂生，曹天金廖大宗等部，亦皆黔軍過去作戰之素負盛名者。今與我軍五戰皆敗，卒使精銳之秦秦蕩，一敗塗地，狼狽逃竄，此其故，良由我軍乃久經戰役充分訓練之部隊，故戰鬥力極為強健，官兵皆團結精誠，而具有犧牲之決心，前仆後繼，百折不回之

毅力，尤其是當戰鬥最激烈之際，官長中如團長譚文烈，槍斃連附戴興洲，營長陳範，手持大刀立於敵兵，因之士氣奮越，故雖遇頑強之敵，終如搗枯摧朽，敵軍於境外，使其一蹶不能復振矣。

我軍武器之配備及使用 我步兵連之中，配有多量之機關鎗，由射鎗，半自動步鎗，小迫擊砲，均能隨敵兵運動，發揮其最大之威力，使前仆後繼，頑強抵抗之敵，本不得逞。然則此次勝利，可以說是官兵勇敢之精神；也可以說是各種武器火力之優越。

我軍之紀律與敵軍之比較 我軍所駐紮之川東場、白水洞、大興場等處，對於各該地之居民，本愛護百姓之旨，與民衆交接，處處皆表示親愛退讓與尊敬之態，買賣公平交易，毫無強迫之行為，遇老小皆讓道而行，妄取民財，懸爲厲禁，全軍士兵，無敢稍犯者。且各該處雖無多公地，但於不得已租借駐民房時，均一律先由官長向主人婉言交涉，經主人許可，指定空閒旁舍，然後進駐，再由各排長班長隨時驗收負責監視，士兵並無一敢擅入主人之其他房舍者。炊爨器具，各連排均攜帶齊全，縱或遇有缺少之物件，亦善言向主人借用，如有損失，照價賠償，其他所需柴草蔬菜之類，亦均照價購買，雖當對壘之際，而內務之清潔整理，亦如平時無任意外出嬉遊者，記者親歷該區，至火碗坨，小江口各地，聞附近鄉人所說：不日敵軍陣陣先行掠奪；即曰敵軍肆行勒索給養。故民衆方面，聞我軍更則色然喜，聞敵軍來，則怒然懼，我軍所到之地，民衆皆照常營業，敵軍所到之地，民皆逃散一空，有民衆與之合作，則作戰無後顧之憂，所以人民軍食盡。以相饋遺，相屬於道，故食飲無感匱乏。

我軍之編制及訓練 記者至大興場，由李旅長導觀陳運武營，見各種武器，多不能舉其名據李旅長說：每班係由輕機鎗，半自動步鎗各一枝，由射鎗二枝，步鎗八枝連鎗一枝，手榴彈四十八發，大刀七把，小迫擊砲二門，合共編成，非復從前編制，徒有幾枝步鎗也，每營附黑旗大隊一隊，計一百二十七名，帕首跌足，持長矛，佩短刀，腰繫手榴彈帶，其氣勃勃，一視而知爲吾鄉勇兵也，至關於訓練事項，自民國十八年一二兩戰，及我軍旅，都是輪流訓練。

軍訓練，現在第三期教育，業已訓練完畢今年春，又創辦國術訓練所，復抽調全師各連排長，為以訓練勇力拳術之訓練，將國術普及於士兵，故我軍兵士，皆長於短兵相格鬥，並將中國歷年來喪權辱國之痛史，編成專書，及陳師長所著之軍人良心論，列為士兵日常必修之功課，以激發其愛國愛民之天良，記者周歷戰區，所見士氣操練如常，軍容整肅，凡與接談，均極和藹可親，從此操練日精，實力日充，將見民三十三年所經川黔兩軍擾攘之禍，記者所身受之痛苦，永不再演於湘西矣。

山地戰術之一證 山地戰術之價值，雖依其廣袤與高低不同。以一般論，展開區域狹小，交通不便，故運動不易，大部隊之指揮，因亦困難，故求山地作戰雖期比部隊之協同動作，而賴各級指揮官之獨斷者甚多。此次川東楊一帶地形複雜，懸崖絕壁，殊為困難，我各連長竟能審時度勢，攻堅進擊，均具有獨斷之魄力，非熟研山地戰術者，曷克臻此也。

應旅長鈞臣正法之經過 羅鈞臣原在王家烈部充當營長，嗣反戈至王剛臣部，充當團長，未幾又反戈至軍部如部，充當旅長，繼又反戈與楊昌部充旅長。此次戰事起後，該旅奉命担任防守老本田石家山之線。距羅鈞臣親子野心，匪性難泯，受敵方之利餌，驟謀倒戈，于接觸之際，不發一槍，即擅行撤退至尖岩山之線。致使我三團受敵包圍，非我三團官兵奮勇，幾為所算。且羅逆于戰時即暗中着人往鳳城接收家屬，擬作家屬到敵，即率眾倒戈。似此反覆無常之敗類實為軍界之毒賊，斯而不除，何以維紀綱而勵末俗。李旅長可達，奉命乃將羅逆鈞臣就地執行槍決，以警將來各部官兵聞之，人心為之大快當此沓沓成風，委頓疲玩之餘，非振之以猛，不足以挽頹風，與其失之寬，不如失之嚴法立然後知恩，敢立然後知威，以苦薩心腸，行霹靂手段，此之謂歟。

● 戰鬥日記之一行束

第三團各營連戰鬥日記

(一)第三團第一營第一連段家後山戰鬥日記戶一則。(附圖第一)

連長 蘇公達

1 八月二十七日，午前四時，奉 團長命令，着第一連增加崗之左翼，右與我二營六連切實連絡，左與友軍羅旅切取連絡。於段家院子前方高地，佔領陣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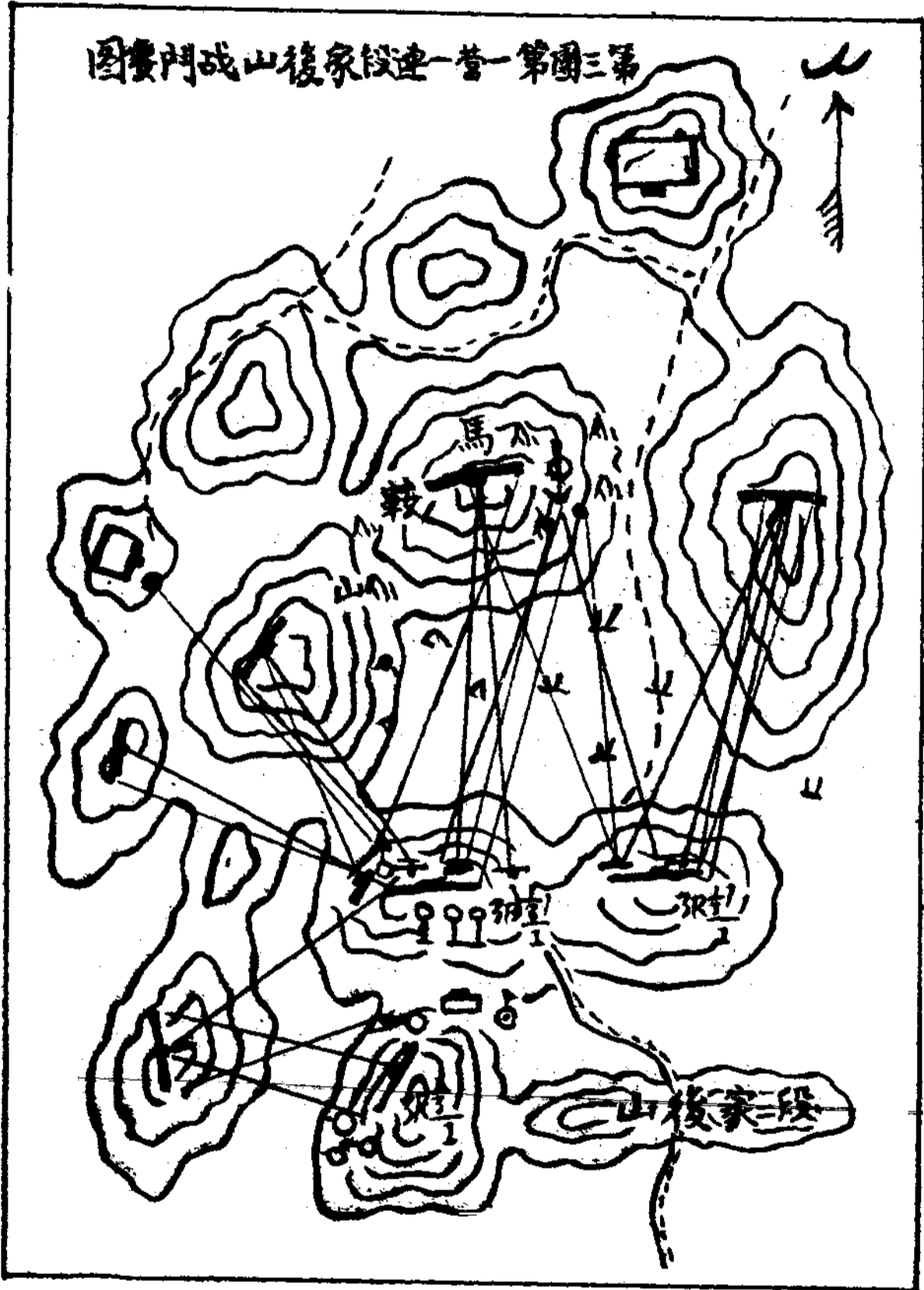
2 到達段家院子前方之高地時，右前方之高地，發現敵步兵約一營，相距約五百米遠。連長即區分一二三四班換成火線，五六九十班爲預備隊。并派兵通報友軍羅旅及我第六連。詎羅旅早已撤退，急派傳令兵報告團長，并通報我第六連。此時敵之部隊，距我約四百米遠，利用蔭蔽，向我左翼陣地攻擊前進。我步機槍因地形不能十分發揮火力，乃急使用曲射槍三枝，向敵猛烈射擊，阻其前進，敵傷亡頗重，停止前進。

3 據右翼戰鬥偵探報告，兵力約兩營之敵，于六時三十分許，已佔領我右側方高地。連長即令預備隊增加于第一線，激戰約二十分鐘，左翼之敵，復向我壓迫，我連死力抗擊，因衆寡懸殊，至七時三十分，因恐全連均陷于敵火之包圍，不得已遂向段家後山撤退。

4 八時三十分，我隊勢已經恢復，適我第二營四六兩連，第三營九七兩連反攻，連長即率全連協同反攻。十時四十分許，將原有陣地奪回，正激戰中，因變更戰畧，奉團長命，向格老坡撤退。十一時三十分，抵格老坡歸還營之建制。

附圖一

第三圖第一營連段家後山戰鬥要圖



(二) 第三團第一營(缺一三連) 火麻坨附近戰鬥是日之一則(附圖第二)

營長張靖華

1 八月二十七日，午前六時，奉 團長命，着第一營營長率該營第二連，向該營第一連增援，拒止敵人，第三連仍
在原地待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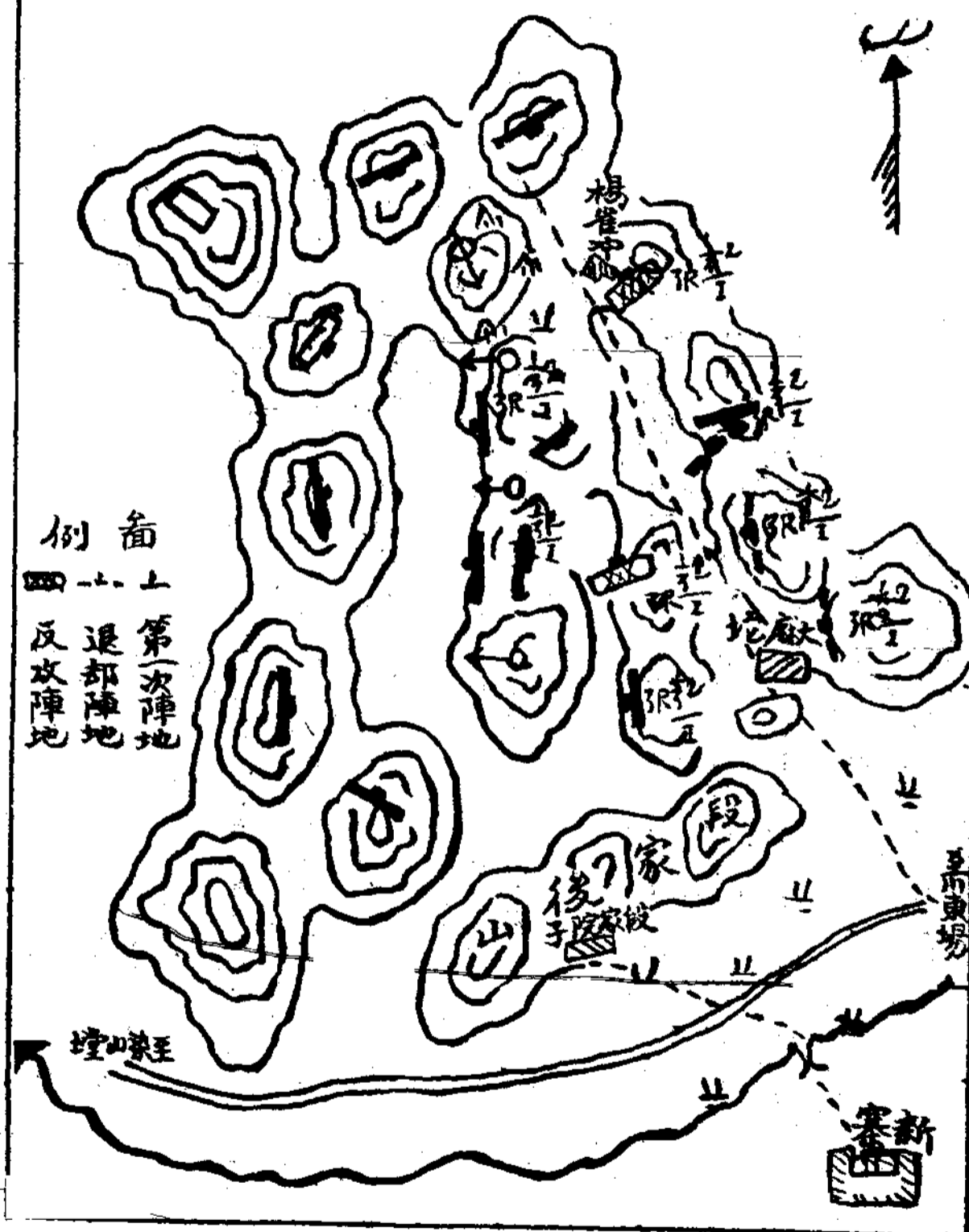
2 營長奉命後，即率第二連向火麻坨前進，六時三十分，行抵段家院子，接友軍羅旅長通報：左翼一帶，均被敵軍佔
領，我軍盡在右翼，可速向右翼增加等語。營長即率第二連，向火麻坨前進。六時四十五分，至第二營四連軍土哨
時，即發現約步兵兩營之敵，由正前面之最高地，向我前進。即命二三排在前面高地構成火線，第一排控置於左後
方，約百米之高地，後方爲預備隊。

3 七時四十分，敵之大部，利用左翼山谷，向我迂迴前進。正面及右翼之敵，亦同時向我挺進。我左翼受敵側射，遂
向火麻坨後方撤退。

4 八時四十分許，我左翼主力，向敵反攻，營長即命第二連，亦同時反攻。敵頑強抵抗，遂至短兵相接，肉搏約二十
餘分鐘，賴我官兵忠勇，卒將敵擊潰，於九時十分許，遂將火麻坨左前方之原陣地奪回，繼續向敵猛攻，前進至橋
後沖時，敵之增援隊已到，將重機鎗三挺，在橋後沖左前方之小高地佔領陣地，向我行猛烈之掃射，我官兵傷亡頗
衆。乃仍於原陣地死力抵戰，旋據左翼戰鬥偵探報告，左翼主力已向新寨撤退，十一時三十分鐘，接團長命令，向
格老坡撤退，營長乃命各排互相掩護，逐次向格老坡退却，十二時二十分，行抵格老坡。

二 圖 附

三圖一營(劫三連)火麻坨附近戰鬥經過圖



軍 慶 月 刊 第 十 八 期 軍 署

(三)第三團一營第三連 污泥上寨附近戰鬥日記之一則(附圖第三)

連長鄒任遠

1 本連于八月二十七日，午前六時三十分鐘，奉團長命令，着本連佔領污泥上寨前方高地，警戒正前面與左側，并相機掩護右翼我軍撤退。

2 七時三十分許，敵人佔領段家後山高地，向我退却部隊射擊，同時我陣地前面，(通銅仁大道)敵兵約一連，以密集隊形，向我猛進，右側石橋方向，敵兵約一連，亦向我猛攻。連長為掩護我退却友軍安全計，決以火力壓倒敵人，遂令輕重機關槍猛烈向敵射擊，同時令曲射鎗集團向敵猛射，敵于瞬間，受我輕重機關鎗及曲射鎗極熾盛之火力射擊，死傷甚衆，致秩序紊亂，氣勢沮喪，登時全線潰退。我第一二三營已恢復隊勢，遂乘時反攻，衝鋒肉搏，反復數次，因戰事關係，遂仍撤退。

3 本連伴我軍安全撤退後，至下午十二時三十分，奉營長命令，改為後衛，向格老坡退却。

(四)第三團第二營第四連老虎壩附近戰鬥日記之一則(附圖第四)

連長王文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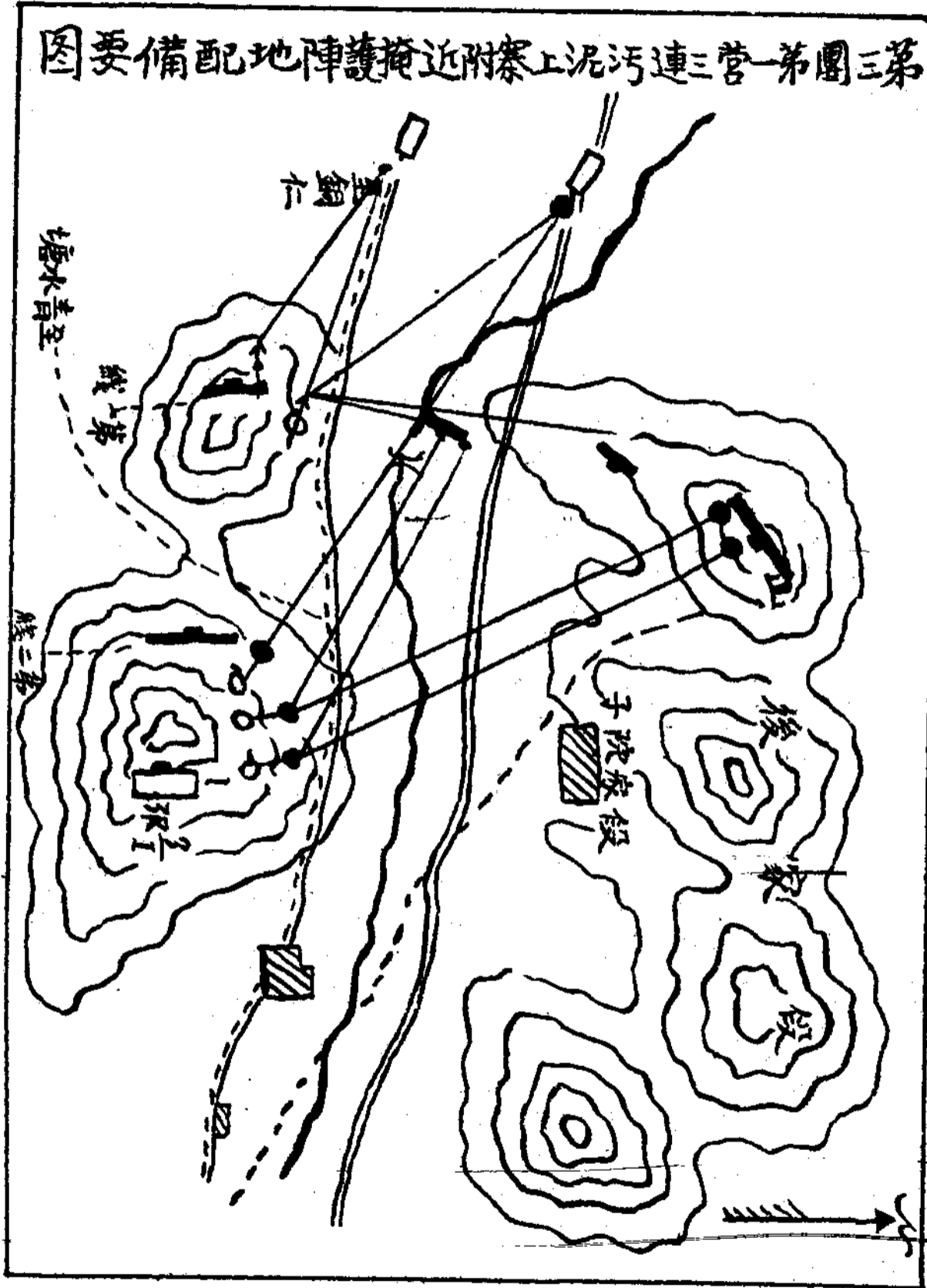
1 八月二十七日，午前三時，本連(缺步鎗班一班輕機關鎗一班)奉命為預備隊，至四時許，奉命增加我第六連右翼，拒止敵人。連長到達任務地後。即區分火線排與預備隊，令火線排構成火線與我六連左翼切取連絡。預備隊位置于何方小高地，斯時石家均右前方高地之敵約六七百人，向我陣地猛攻，經我連協同各連用輕機關鎗曲射鎗向該敵猛烈射擊，敵受重創，兇鋒稍殺。正相持間，石家均之敵約千餘人向我射擊，復用重機關鎗向我掃射，并派出約五六百人之衝鋒隊向我陣地猛進。連長即令預備隊增加于第一線，并命輕機關鎗向敵連續射擊敵雖傷亡約二十餘名，仍接近我陣地，我即以手榴彈轟炸，又殺傷敵官兵數十名。即令全連上刺刀，實行逆襲，敵為我大刀手砍死六七名，敵將動搖，而石家均之敵，復派出一部兵力約五六百人，向我前左翼迂迴，已佔領我左後方高地。(我之左翼原為羅旅陣地，因羅未接觸撤退，故敵得迅速佔領之。)此時敵部共約三四千人，以全力向我陣地猛撲，我連王連附邦右，身中二彈，士兵亦有傷亡我陣地既被石家均之敵重機關鎗掃射，復受左翼敵迂迴隊之側射，衆寡懸殊，不得已遂向段家院子撤退，時已七時三十分。

2 七時四十分許，奉命反攻，連長因輕機關鎗曲射鎗彈藥告罄率步鎗班向敵猛攻經兩次衝鋒，將段家後山一帶高地恢復，九時三十分許，復將段家後山左前方高地佔領。

3 在段家後山左前方高地，與敵相持，約二小時，至一時三十分許，敵仍以一部向我左翼迂迴，我陣地恐復受敵火包圍，奉命向新寨撤退。連長率各班向新寨背進。

三 圖 附

第三團第一營三連污泥上寨附近掩護陣地配備要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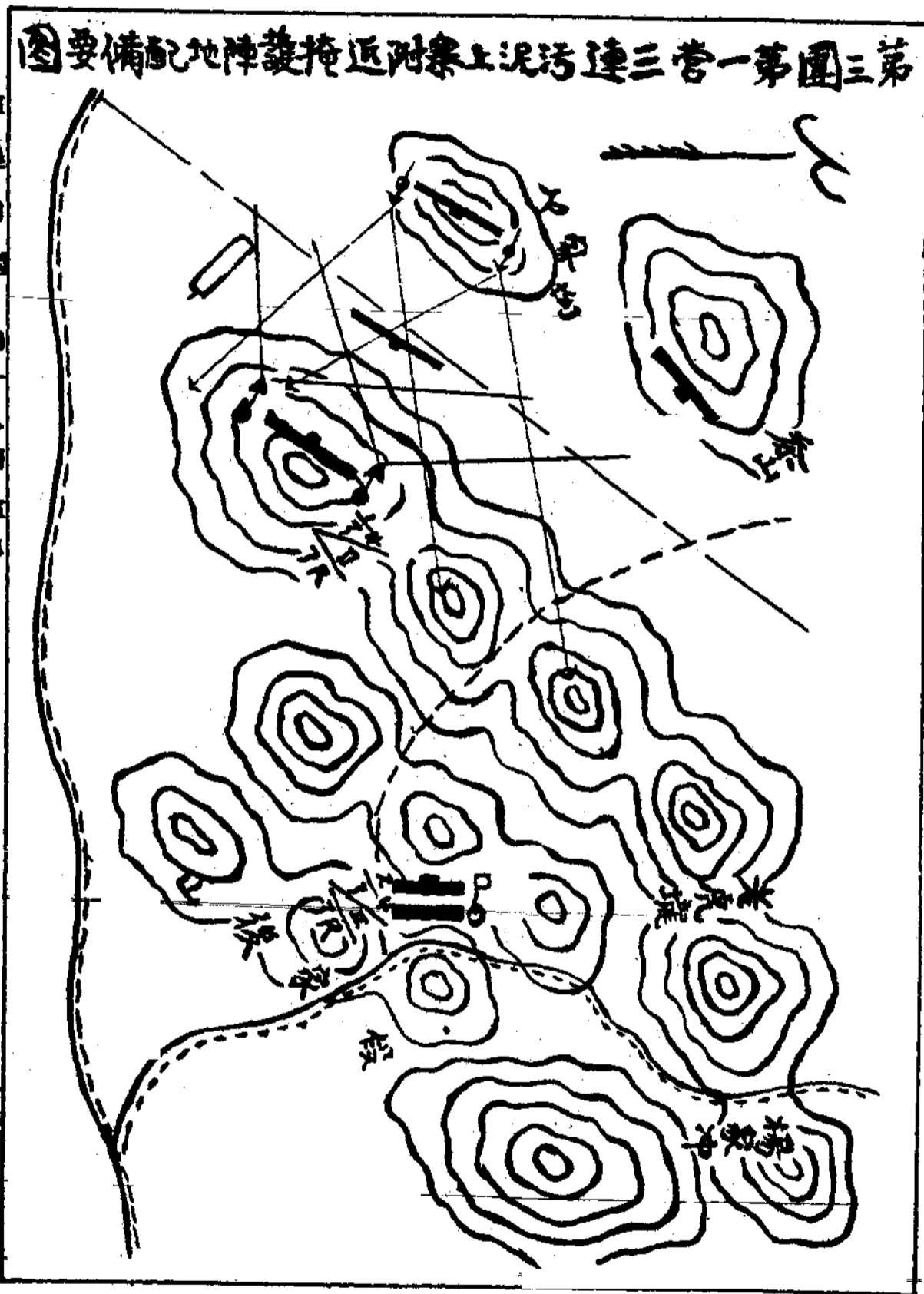


附圖四

第三團第一營三連泥污寨附近掩護陣地配備要圖

軍事月刊 第十八期軍事

一五



(五) 第三團第二營第五連火麻坨戰鬥日記之一則(附圖第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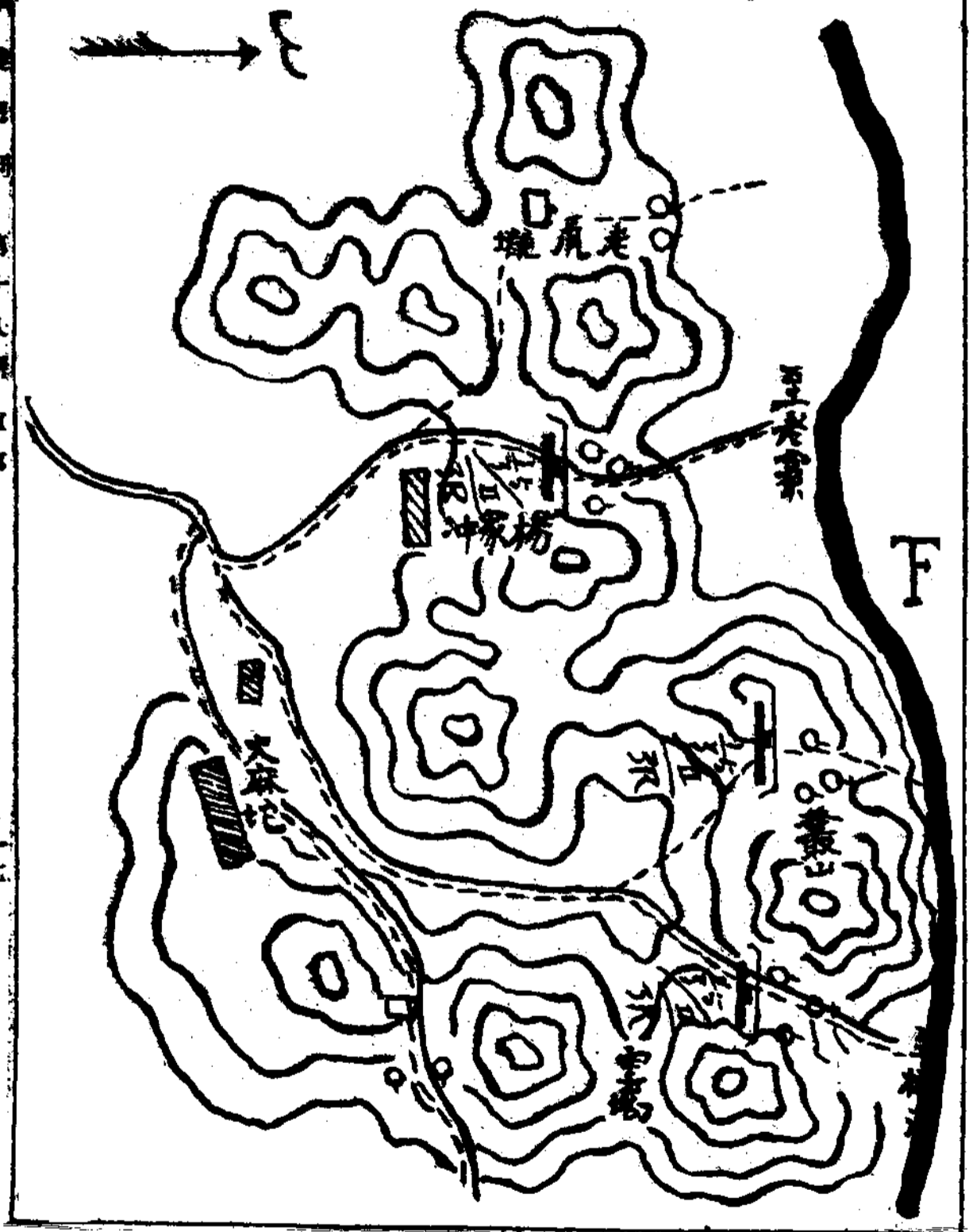
連長 廖傳道

- 1 本連爲右翼連哨，担任火麻坨正面一帶之警戒。八月二十七日，午後十一時許，迭接各排哨報告，老寨之後山，發見火光數十，向我前進。除轉報外，并令各排哨嚴密防範。至二十八日午前一時許，敵約數百名，向我左翼連及本連軍士哨警戒區域前進。二時三十分許，即向我老虎壩之軍士哨猛撲。連長即令軍士哨長竭力抵抗固守陣地，同時約四百米遠之靈山山麓，亦發現敵兵約二百名，向我前進，乃用火力制壓，敵不接近我陣地，彼此相持約二時半。
- 2 二十七日午前五時許，我左翼連與敵激戰甚烈，我正面之敵，同時亦向我猛攻。連長即令輕機關槍掃射，我連雖稍有傷亡，而敵受創尤甚。六時許，敵我相距僅三四十米遠，連長即令各兵投擲手榴彈，敵受榴彈之轟炸，死傷尤多。正令各兵上刺刀，準備逆襲，據楊家冲排哨報告：我左翼受友軍履險影響，不得已已向後方撤退。連長以左翼連既經撤退我連陣地實出，有受敵突破之虞，乃決計將本連及第十連之一排及第四連之一班，派至火麻坨附近再圖反攻。距敵已先佔領火麻坨之左前方高地，向我行猛烈之側射。斯時連長乃即令李連附率曲射槍及輕機關槍，與步槍班二班，佔領火麻坨右前方高地，向該敵施行猛烈射擊，并掩護本連衝鋒。連長乃率吳連附連附，及步槍班，向敵衝鋒，敵不支遂潰退。火麻坨左前方高地之敵陣地，遂爲我連佔領。
- 3 老虎壩之高地，敵之三八式，重機關槍，向我佔領之新陣地掃射。連長即令掩護排前進至新陣地，用曲射槍集團，向敵之機關陣地射擊，步槍兵則與敵肉搏于山谷之中，戰鬥正激烈之際，距壩出之敵，又向我猛攻，斯時本連腹背受敵，勢難久持仍令李連附率領該排，佔領雲坳，掩護本連退却。
- 4 本連退却至陶家後山，與二團五連取得連絡後，團長復令反攻，并令本連增加左翼。忽接上令，依二二一營之次序，向後撤退。

五 圖 附

第一旅三團二營五連於八月二十六日晚由大州附近警備圖

軍 慶 月 刊 第 十 八 期 軍 事



(六) 第三團第二營第六連馬鞍山附近戰鬥日記之一則(附圖第六)

1 本連爲左翼運哨，担任馬鞍山正面之警戒，左鄰接隊爲楊師羅旅，右鄰接隊則爲我之第五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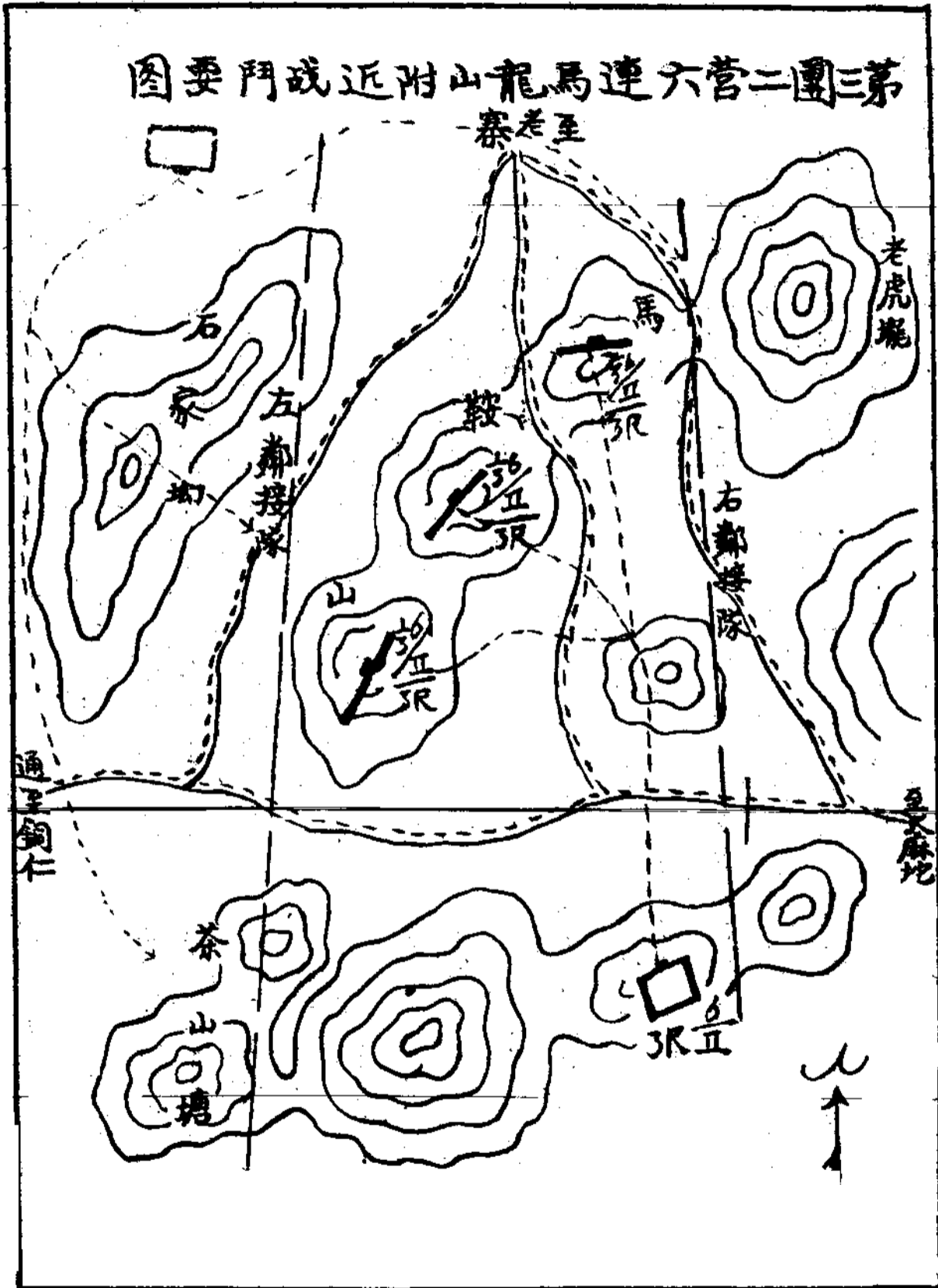
2 八月二十七日，午前二時許，敵傾巢夜襲。當即通知比鄰部隊，因黑夜混戰，將各種班均使用于第一線，敵雖精銳，受我手榴彈曲射霰火力之壓迫，卒不得逞。與正面之敵正激戰之際，左側忽受敵重機關鎗之側射，因羅旅陰懷異志，暗與敵軍勾結，故將陣地放棄一部，任敵佔領，幸在黑夜，敵不敢深入，我連未受多大之損害。迨拂曉後，見我右翼敵兵雲集，連長乃令曲射鎗，輕機鎗，向其猛烈射擊。敵於瞬間，受我火力之壓迫初猶頑強抵抗，終以傷亡過多，退至左翼高地，憑險固守。

3 六時三十分許，敵軍乘我羅旅全部撤退之際，復作第二次之攻擊，以一部約千餘人之兵力，由左翼迂迴，已佔領我左翼之高地；以一部約二千餘人之兵力，直撲我正面。斯時全連均陷於包圍之中，我軍始則盡力發揚各種新武器之最大火力，繼則加以肉搏，奪還敵步鎗六支，突圍而出。

4 本連突出後即將隊勢恢復，于八時四十分許，協同各連反攻，約戰三小時，將原有陣地奪回。正激戰之際，因變更戰畧，奉命向新寨方向撤退。

附圖六

第三團二營六連馬龍山附近戰鬥要圖



軍事月刊 第十八卷 第一號

(七)第三團第二營火砲連戰鬥日記之一則(附圖第七)

營長陳紹武

1 八月二十六晚十二時許，據派出老虎壩之排哨長，第一次報稱：正前方小任左岸，發現火光七八十盞，紛紛向我之左翼運動，確為敵之夜襲。旋又據該排哨第二次報告：前面山麓已發現敵大聲響，並用手電向我探照。據報後一面將敵情報告團長：一面即率第四連、至馬鞍山後方，約四五百米遠處停止，為營預備隊，以待情況之變化。至二十八日午前二時半，前方槍聲忽起，據馬鞍山之守禦部隊我第六連報稱：敵大開始向我攻擊。除報告團長外，令該連集結兵力，死力抵抗。旋據報稱：陣地前方之敵，均被我輕機關鎗火力擊退，同時楊雀切之守禦部隊，我第五連報稱：攻我之敵亦被我擊退。

拂曉前約半時許，各處鎗聲愈烈，我守馬鞍山之第六連陣地，受敵火之壓迫更甚。團長所派之增援隊，我第十連已到，營長即令該連增加於馬鞍山之線，與我六連協同抗戰。至拂曉時，我六連陣地前方約五百米遠之老本田。及左翼之高地疏林一帶，集結敵之部隊，約四五千，分三路向我陽雀切、老虎壩、馬鞍山，及羅旅之陣地，同時施行攻擊，迫其進至距我約四百米遠時，我軍同時以輕機關鎗，及曲射槍，迎頭痛擊，敵潰者屢，傷亡甚重。正相持間，據派與羅旅之連絡兵回稱：羅旅全部，不知於何時撤退，我左翼高地，忽發現敵人，向我側背射擊。

營長得報後，飛報團長外，即率我預備隊第四連，馳赴馬鞍山左翼，加入戰鬥，未幾，敵復向我陽雀切，老虎壩，馬鞍山，之陣地猛撲。我第四連受正面及左翼敵火之壓迫尤甚，營長乃令各連班，盡力發揚各新式武器之最大火力，致敵死亡載道。然敵仍節節躍進，至百餘米處，鎗聲震谷撼山彈密如雨，我士兵傷亡約二十餘名，敵傷亡約十倍于我。相持約二小時，敵得增援隊之援助仍復向我挺進，營長乃命各連上刺刀，及大刀手準備格鬥，敵迫近至三十米遠左右，各兵以手榴彈向敵投擲，敵受我手榴之轟炸，傷亡枕藉，然仍前仆後繼，向我猛撲，均為我手榴彈炸退。相持約半小時敵之增援隊又到，再度向我猛撲，我第六連已與敵人肉搏于陣地前方，約七八分鐘，擊斃我連連附

員習各一員，士卒傷亡約三十名，同時我四十兩連亦與敵肉搏于陣地前方，傷亡甚多，敵復以強大之兵力，（約千餘人）向我左後方，行迂迴攻擊。斯時我無恐阻于敵火包圍中，不得已於七時三十分，令第六連作殊死抵抗，掩護我四十等連，退至後方三百米遠之高地，佔領陣地，收容我第六連。俟第六連到達後，繼續撤退至段家院子附近，集結整理，再圖反攻。

4 我營撤退至段家院子時，適團長率第三營到來，下令反攻，營長率四六兩連，一鼓作氣，向敵猛衝，敵不支，向後潰退。我遂將段家後山右前方約二百米一帶之高地佔領，後復協同第三連向敵猛攻，激戰約二時餘，於一點三十分鐘，奉命因變更戰略，向新寨撤退。

（八）第三團七連火麻坨附近戰鬥日記之一則（附圖第八）

連長吳必

1 本連於八月二十七日，午前七時，奉營長命令，着本連佔領段家後山高地，援助我一二兩營并向火麻坨攻擊前進。到達任務地後，即令第一排構成火線，餘為預備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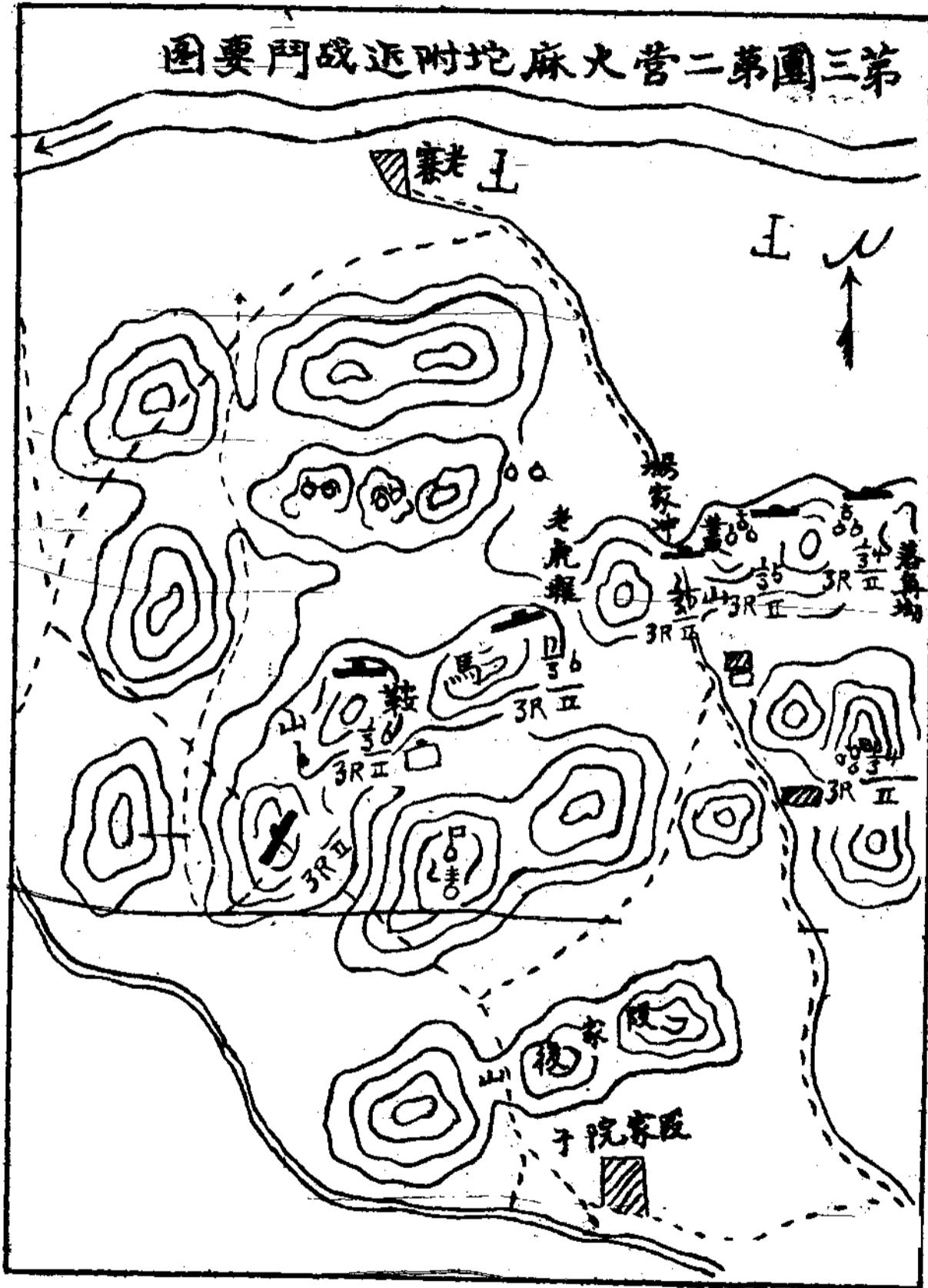
2 連長將軍隊區分後，當派兵與我第一營連絡，并跑至前方觀察敵情，及我友軍攻擊位置，見我正面之敵兵力約兩營，向我軍右翼前進，連長當命曲射鎗班，及輕機關鎗班，增加於第一線，向敵猛烈射擊，復令第二排為迂迴隊，利用蔭蔽，由我右翼向敵攻擊前進，敵派約一連之兵力，迎擊，因受我熾盛火力之制壓，不支潰退原陣地，我遂佔領右前方一帶之高地，我傷亡士兵七名，敵死傷倍之。

3 午前九時許，我反攻各部，已達楊家冲之線，我連乃向火麻坨之敵猛攻，敵陣地前方傾斜甚急，衝鋒不易奏效，乃與曲射鎗集團向敵陣射擊，敵被我之曲射鎗殺傷甚多，陣地頗形動搖，衝鋒數次，終因傾斜急峻，未能奏功，仍相持於原陣地。

4 敵我相持至十時三十分許，因我楊家冲背進，敵乃派約兩連之兵力，向我左翼襲擊，我傷亡士兵三名，敵復向我後方抄襲，我腹背受敵，乃向段家後山撤退，與我第九連集結，死力抗戰。相持至十一時三十分許，奉營長命令，由段家院子向新寨方向撤退，至格老坡待命。連長乃命各排互相掩護，遂由新寨方向撤退，至格老坡待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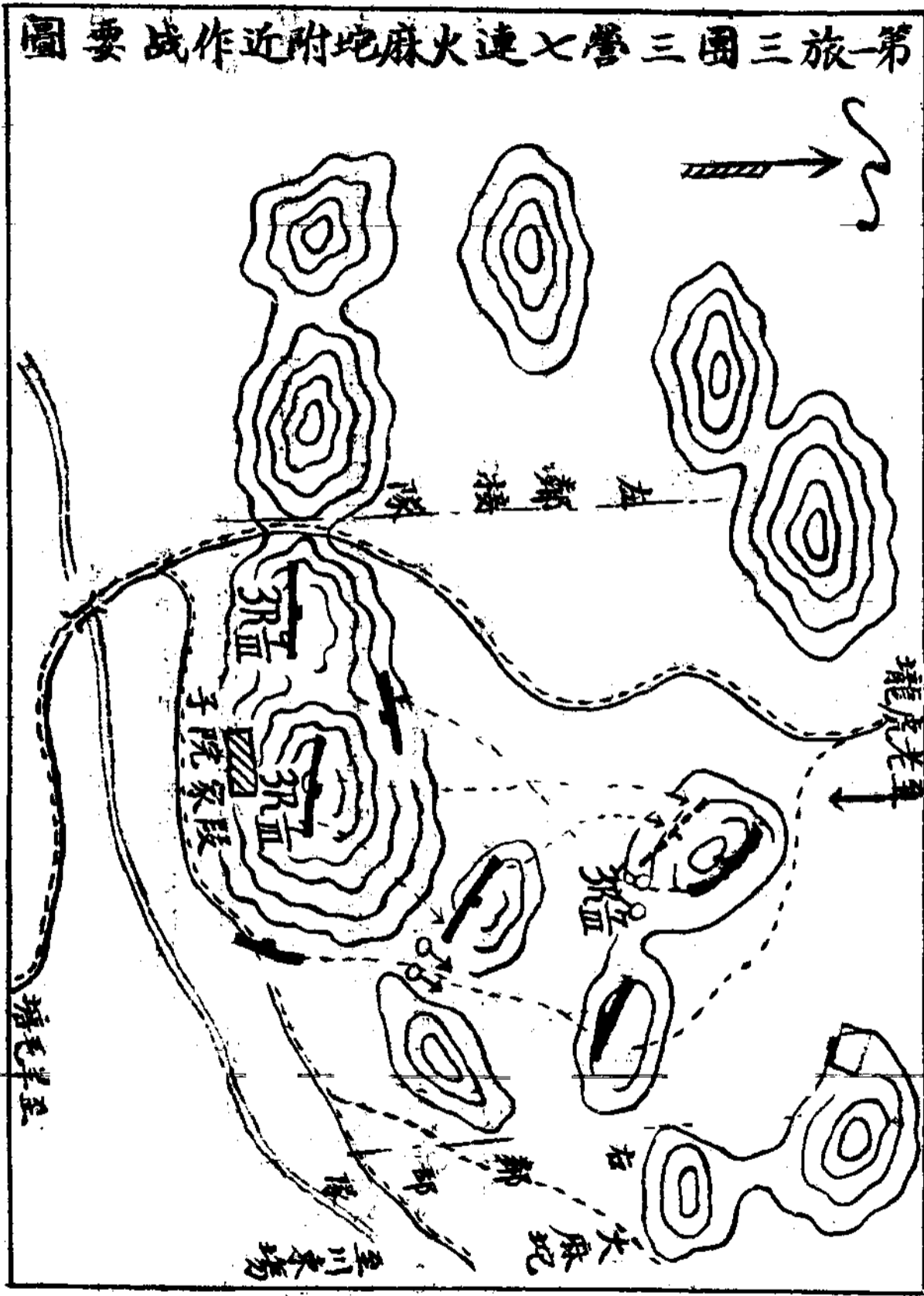
七 圖 附

第三圖 第二營火麻坨附近戰鬥要圖



八 圖 附

圖 要 战 作 近 附 地 麻 火 連 七 營 三 團 三 旅 一 第



軍 農 月 刊 第 七 八 期 軍 事

(九)第三團第八連於新寨村舊前牆門日記之一則(附圖第九)

連長韓正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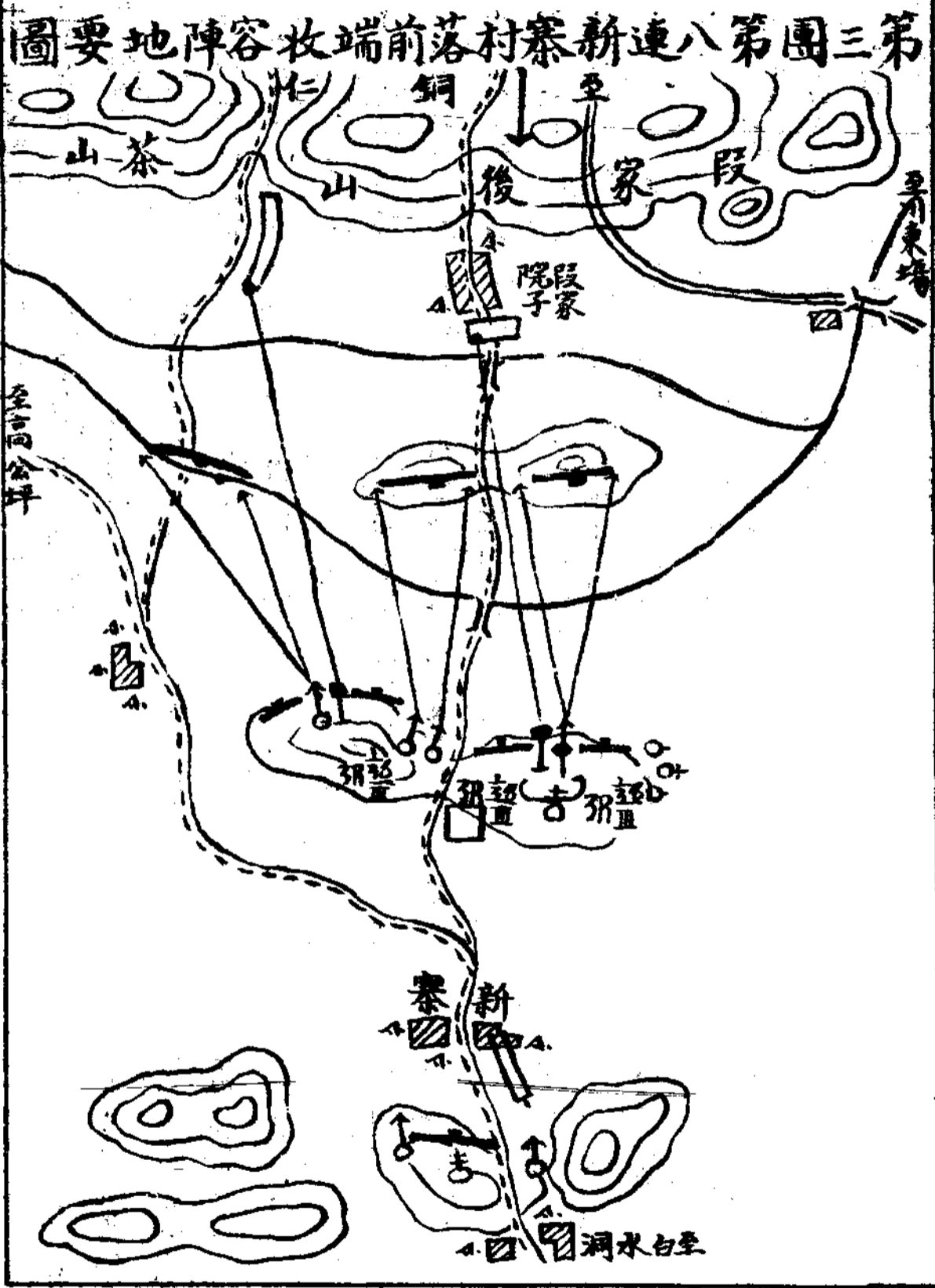
1 八月二十七日，我營爲團預備隊，先後奉命派出兩連，增援我友軍。至十一時三十分許，本連奉命於新寨村舊前牆，佔領陣地，收容我一二兩營，及七九兩連。連長奉命後，即赴新寨村舊前牆，偵察陣地，將輕機關槍一，步槍班一，位置於村舊前牆之左側坎地，其餘之步槍班，均展開於右側之田緣，曲射槍，則配置於中央後之稍高地，因可行超越射擊，而不妨害我友軍之退却也。

2 連長於十一時四十五分許，配備完畢，我第二營第一營及我七九兩連，將脫離敵之危險界時，敵之追擊部隊兵力約兩營，已進至段家院子村落口，距我約四百米遠，連長即令曲射槍試放，步槍班度放輕機關槍五發點射，約十分鐘，我友軍皆完全退至我收容陣地後方，敵已進抵段家院前牆小高地向我猛刀攻擊。連長即命我散開於右側田緣之步槍班快放，輕機關連續射擊，敵受我火力之制壓，前進遲滯，傷亡亦甚多。

3 敵我相持約二十餘分鐘，忽有約一營兵力之敵，由上茶山塘，向我之左翼攻擊前進，連長乃命我左翼坎地之輕機關槍班，連續射擊，步槍班快放，敵受火力之制壓，前進亦稍遲滯。

4 十二時三十分許，我友軍均安全退却，旋接營長命令撤退，連長乃命各排互相掩護，向格老坡撤退。

九 圖 附



軍 費 月 刊 第 十 八 期 軍 奉

(十) 第三團第三營第九連段家村戰鬥日記之一則(附圖第十)

連長田應祥

1 八月二十七日上午八時，奉營長命令：着本連干段家後山左側高地，佔領陣地，援助我友軍并向老虎壩之敵攻擊前進。連長遵命率部達到任務地時，見正面前約三百米遠之劈刀嶺，敵兵力約二三百名，已先我佔領陣地，向我射擊。連長即命第一排附輕機槍二挺，構成火線，餘為預備隊，開始向敵射擊，敵受我優勢火力之壓迫，氣勢沮喪。連長乃命我第二排由左側向敵迂迴攻擊，同時令第一排以火力援助之，我友軍亦協同反攻，敵之全線均現動搖之模樣。

2 午前九時三十分許，我連已迫近敵陣地，敵猛烈向我射擊，我傷亡士兵三名，敵為我輕機關槍掃擊，亦傷十餘人，適我之迂迴隊，已佔左側方之小高地，向敵側射，敵不支，遂潰退，劈刀嶺之陣地，遂為我佔領。

3 十一時三十分許，敵得增援隊之援助，將友軍楊師擊潰，本連恐被包圍，不得已向段家後山退却，同時奉營長命令，變更戰畧，我軍由新寨方向，向格老坡撤退。連長奉命，乃令各排互相收容，至格老坡，歸還營之建制。

(十一) 第三團第三營於新寨前線戰鬥日記之一則(附圖第十一)

營長張 健

1 營為團之預備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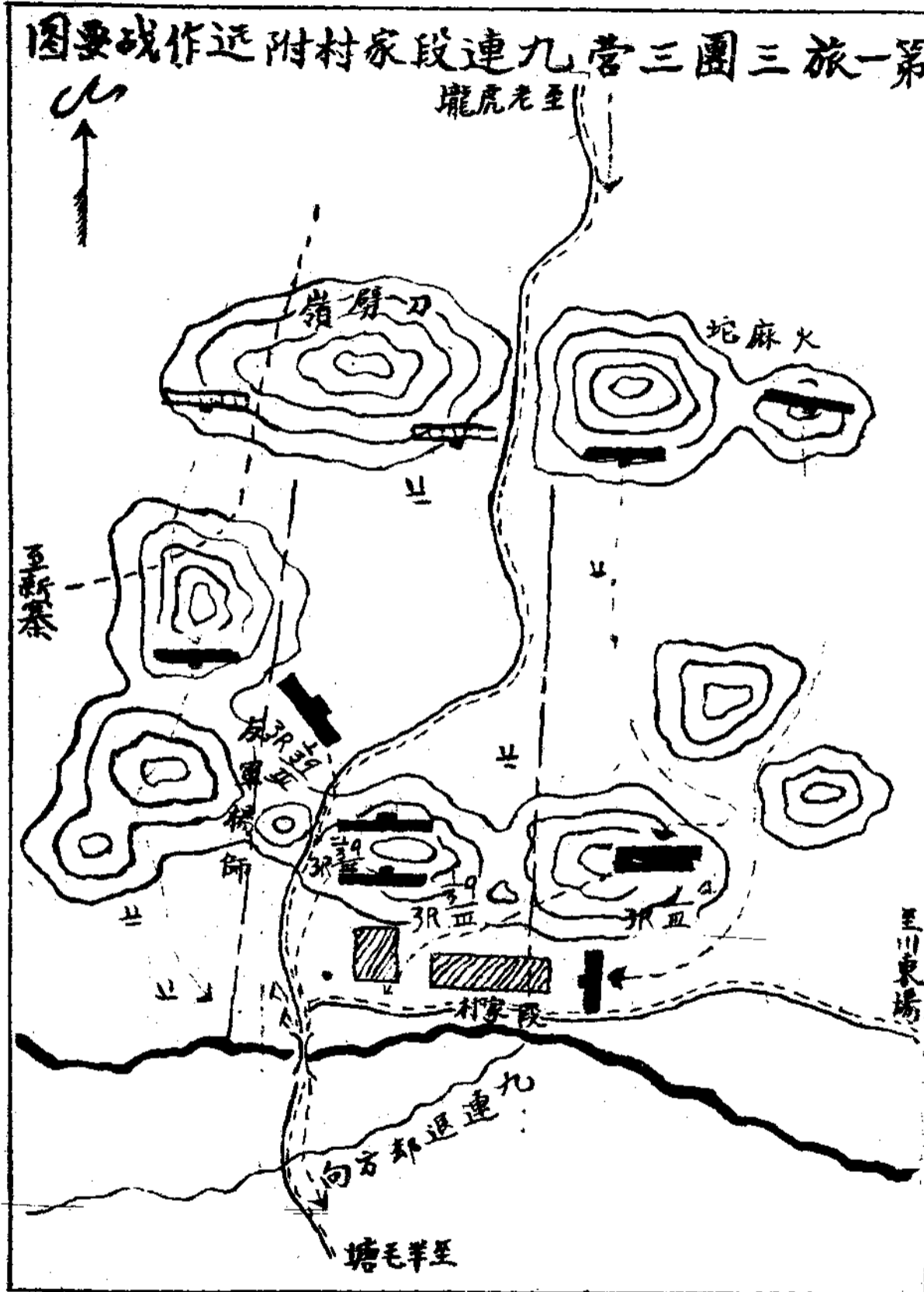
2 八月二十七日，午前七時，奉團長命：派兵一連，增加於段家後山左側，向火輪坨方向攻擊前進。當派第七連全部。

3 午前八時，奉團長命令，派兵一連，增加於段家後山左側，向老虎壩攻擊前進，並令對我兩軍切取連絡。當派第九連全部。

4 午前十一時三十分，我團長接奉旅長全部撤退命令後，營長奉團長命令，率第八連佔領新寨之線，為團之收容隊，友我兩軍，完全退却後，有敵千餘，分途追擊，至段家院子，及上茶山塘之間，距我約三四百米遠，經我各種班施行阻止射擊，敵傷亡頗衆，至十二時三十分，始令分班撤退，至格老坡集中，全營逐次佔領收容陣地，敵雖追來，受我火力制壓，前進遲滯，到達楊馬後，改為後衛，向白水洞前進。

附圖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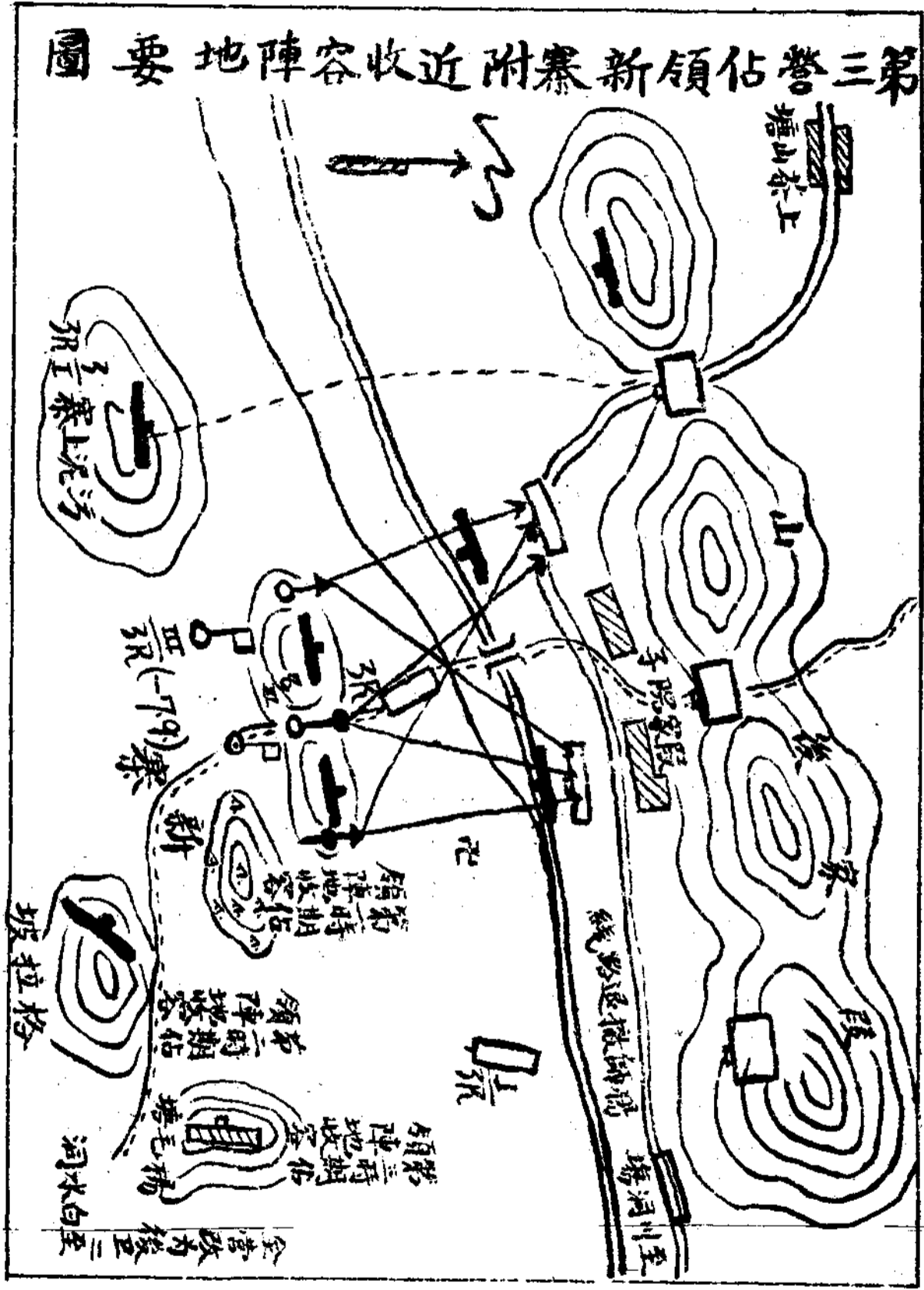
第一旅三團三營九連段家村附近作戰要圖



軍興月刊 第十八期軍事

一 十 圖 附

圖 要 地 陣 容 收 近 附 寨 新 領 佔 營 三 第



軍事月刊 第十八卷 軍事

(十二) 第三團第四營十連火麻坨附近戰鬥日記之一則

連長胡海清

1 八月二十七日，午前四時，奉營長令，着本連（缺第二排）增援我馬鞍山第六連，向當面之敵攻擊前進。連長遵即率一三兩排馳至任務地，令第一排增加我第六連第一線，第二排爲預備隊，位置於後方，約二百米遠之高地。激戰約三小時，敵頑強抵抗連長即商同我楊連長，以一部以極強之力火制壓敵人，以一部向敵衝鋒敵始不支，向左側方之高地潰退，特險仍頑強抵抗，相持約二小時，敵乘我左翼羅旅放棄陣地之時機，以強大之兵力，（約千餘人）佔領羅旅放棄之陣地，向我猛攻，已進佔我左後方高地，同時正面之敵，約二千人，亦向我軍猛撲，本連與我第六連，幾陷於包圍中，連長與我楊連長，令各兵以手榴彈向敵轟炸敵死傷數十名，繼則短兵相接，肉搏十餘分鐘敵被我大力手殺傷三十餘名，本連得我第六連之掩護，乃退至後方三百米遠之高地佔領陣地，收容我第六連退却，俟第六連到達後，繼續撤退段家院附近，集結整理。

2 我連退至段家院子附近後，即將隊勢恢復，旋奉令反攻。激戰約一小時，將段家後山，及火麻坨左側一帶高地奪回，復向敵猛攻，至十一時三十分，奉命向新寨方撤退。

(十三) 第三團機關連火麻坨附近戰鬥日記之一則（附圖第十二）

連長舒宗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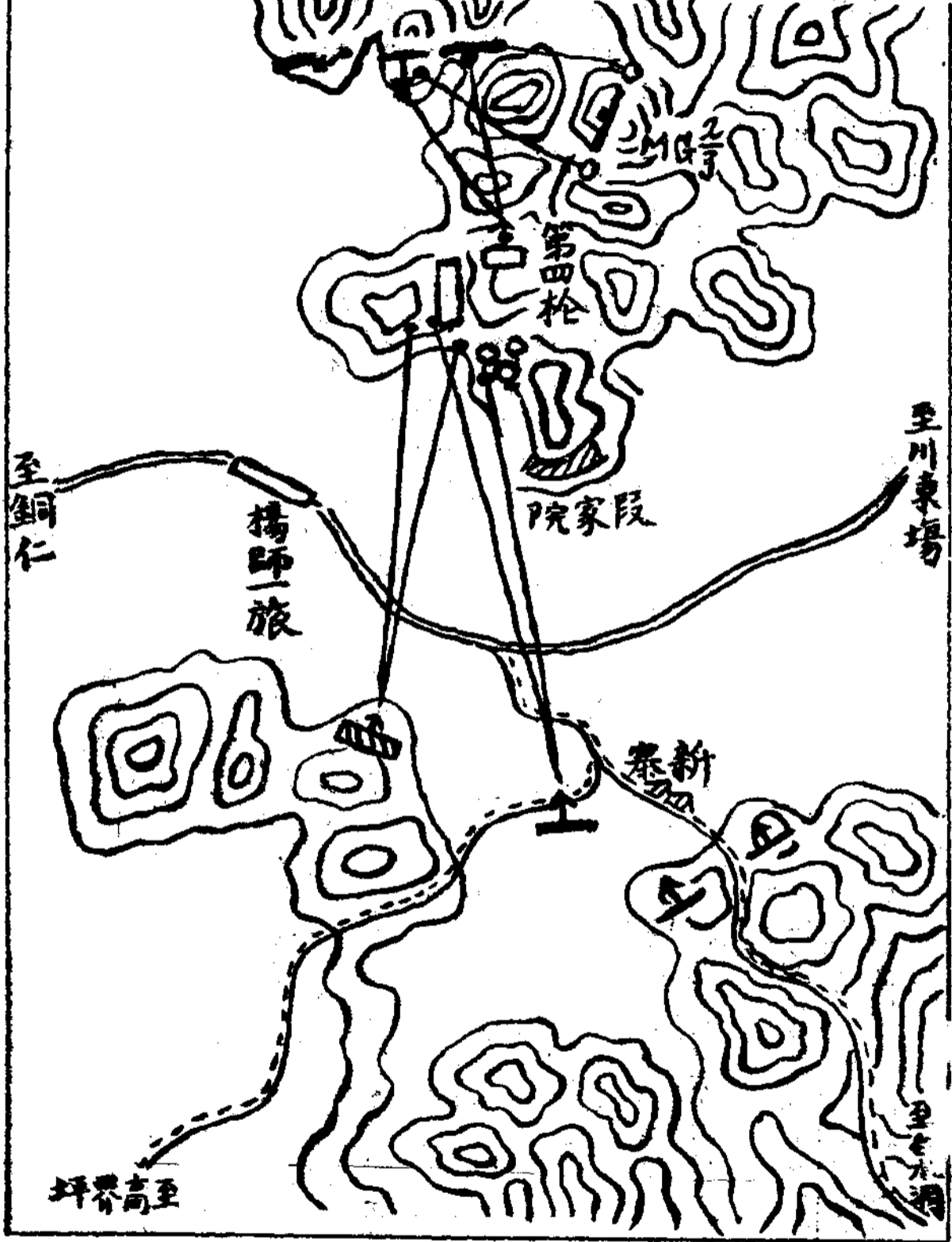
1 八月二十七日，午前二時，我二營在火麻坨附近，已與敵接觸，我連奉令，附屬我第二營第一排附屬我第一營作戰。我第二營與敵激戰，約六小時，友軍羅旅，將陣地放棄，致敵得佔領我左翼高地，向我行迂迴攻擊我軍不特已，繼退至段家後山之線。

3 本連第四排由周連附率領，在段家後山佔領陣地，向敵施行猛烈射擊，敵受我各種班火力之制壓，傷亡甚多，向火麻坨段家院子高山一帶潰退。

4 本連第四排隨團長及特務排與我第二營佔領段家山之高，與兵力約三營附重機槍三挺之敵，自八時起，激戰至十一時許。我四排隨團長退至格老坡附近，佔領陣地，掩護我軍撤退。

二十圖附

第三團機炮連火麻坨附近作戰要圖



軍農月刊 第十八期 軍事

三〇

第二團各營連戰鬥日記之一則

(一) 第二團第一營川崗場附近戰鬥日記之一則(附圖第十三)

連長張建秋

1 八月二十七日午前三時，我第三團在火麻坨與敵接觸，戰鬥甚激烈，本連于本日上午六時，奉命進佔老洞坡，援助我第三團，向火麻坨攻擊前進。

2 本連佔領老洞坡後，正值我第三團由火麻坨後山，向牛腦坡撤退。敵乘機猛追，連長乃令各種班向敵行猛烈之射擊，敵傷亡約百餘人，前進遲滯，我第三團，遂得安全撤退。

3 敵以全力攻我臘洞坪之第二第三兩營，本連奉命增援我第三營。連長遵即率部到達任務地，派一二兩排向敵左翼迂迴佔領朝天蕩左側之高地，以手榴彈向敵轟炸；令第三排增加我第三營之第一線，以輕機關槍及曲射槍，向敵猛烈射擊，敵受重大之損害，陣地遂行動搖，我第三營，由右翼向敵挺進，我一二兩排，向敵猛衝遂向小江敵傷亡更巨遂口方向潰退，狀極狼狽朝天蕩之陣地，遂為我佔領。

4 午後二時，因友軍楊師全部退却，本連奉命隨同我第三營撤退至川洞場。午後五時許，敵仍佔領朝天蕩一帶，我軍奉命反攻，我連隨營遂佔領老洞坡之陣地，掩護我二三營，由左翼迂迴，攻擊牛鼻嶺之敵，敵不支，退守朝天蕩，頑強抵抗，死守陣地，天已昏黑，我軍遂就地露宿，對敵警戒。

5 八月二十八日我軍取大包圍勢施行拂曉攻擊，敵死傷遍野，始潰退，我第一團任追擊隊，我團奉命在原地停止待命。

(二)第二區第一營第二連臘洞坡近戰鬥日記之一則(附圖第十四)

連長姚海雲

八月二十七日午前四時，我二營四連。在東公坡，被敵迂迴部隊猛烈射擊，本連奉命增援。到達時，連長即命第一排佔領車公坡右翼山地，與我第三營切取連絡，向敵攻擊，二三兩排爲預備隊，位置於臘洞坪。旋因臘洞坡之敵，與我三營激戰甚烈，本連復奉命調赴臘洞坡後方一百五十米遠之高地待命。

午前七時，敵向我老洞坡之三營七連陣地猛攻，本連奉命增援，到達後，我七連即向右前方攻擊前進。連長即區分火線班，與預備隊，並派兵與我左翼之第一連切取連絡，適正前方與左前方，有敵兵約一團，同時向我攻擊前進，連長即令輕機槍，曲射槍，向敵猛射，約三十分鐘，敵軍別動隊，向車公坡迂迴，本連復奉命馳赴車公坡迎擊此敵，敵不支，敗退，本連奉命撤至川洞場待命。

午後四時，敵軍復佔領翻天溝，我軍奉命反攻，本連隨營佔領老洞坡之線，掩護我二三兩營，迂迴攻擊，敵頑強抗戰，時天已夜，遂就地露宿，向敵警戒。

八月二十二日，我軍拂曉行猛烈之攻擊，敵死傷尤重，始不支狼狽向大江口方向潰竄，我第一團，任追擊隊，我團奉命停止待命。

(三) 第二團第一營第三連川洞場附近戰鬥日記之一則(附圖第十五)

連長楊再榮

1 本連於八月二十七日午前三時三十分，奉命担任守護川洞場左翼呆英董之營防禦陣地，向正面之敵警戒。

2 本日午後四時，敵軍復進佔翻天蕩，我軍奉命反攻，本連隨營佔領老洞坡，掩護我二三兩營迂迴攻擊，敵特險固守，頑強抗戰天已深夜，遂就地露宿，向敵警戒。

3 八月二十八日，我軍拂曉攻擊，敵受我新武器火力之制壓，潰不成軍，狼狽向小江口方向逃走我第一團任追擊隊，

我團奉命就地停止待命。

(四) 第二團第一營川洞場附近戰鬥日記之一則(附圖第十六)

營長田 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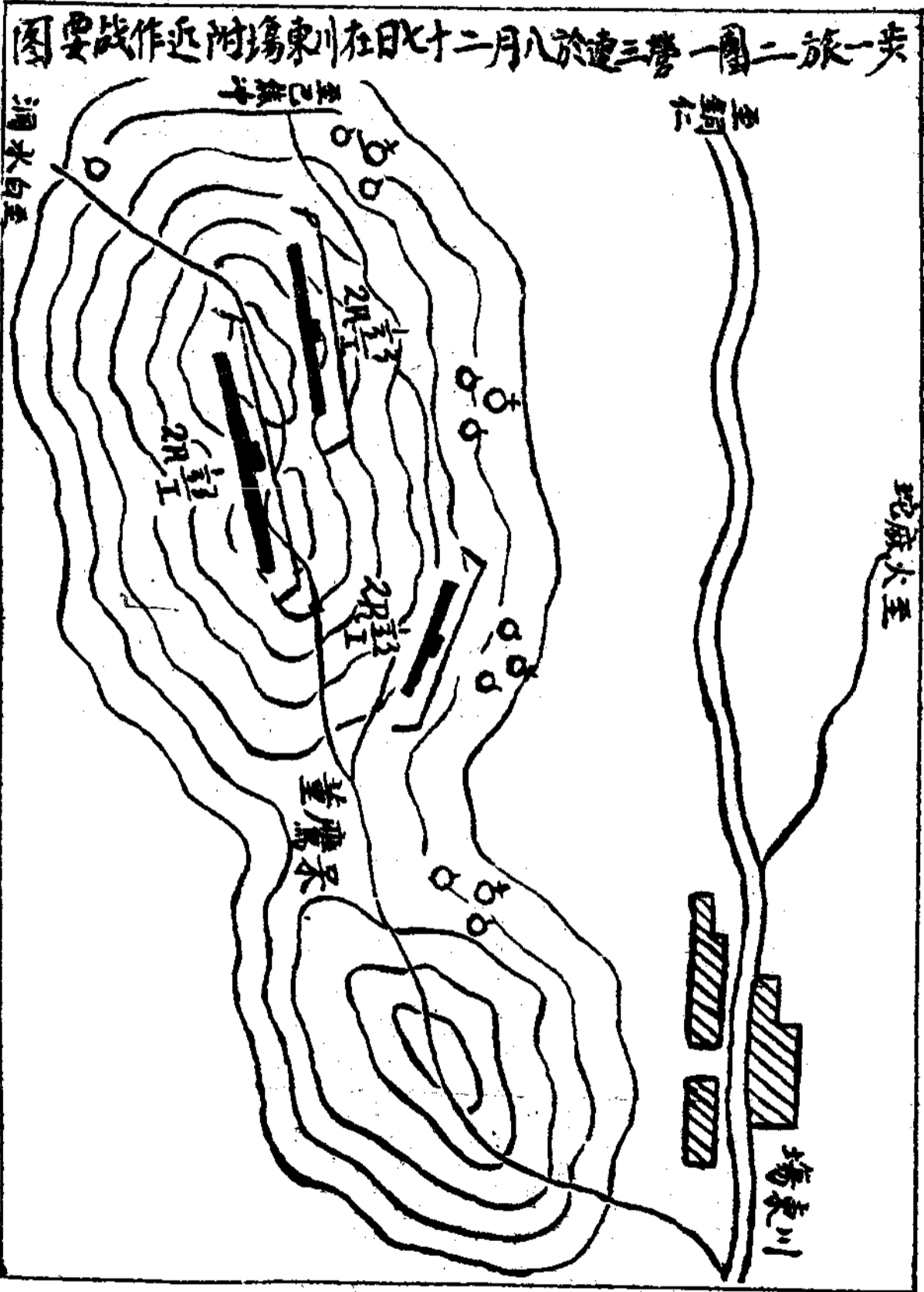
1 八月二十七日午前三時三十分許，敵已與我第三團接觸，至午前四時半，據第一連之第一排哨報告：有敵軍約二三百人佔領川洞場之右前方約二千米遠處之翻天蕩。營長當即報告團長，並令我第一連迅速佔領牛廬坡，構成火線阻止敵軍同時川洞場右前方之車公坡，我第四連受敵迂迴隊之壓迫，奉命派兵一連增援，並協同攻擊我第四連正面之敵，比派我第二連全部。

2 午前六時，友軍羅旅放棄陣地，敵遂乘機向我第三團及我團猛烈攻擊，營長奉命，派第一連，由牛廬坡，進佔老洞坡，援助我第三團，向火麻坨之敵攻擊前進。令第二連由車公坡，進佔牛鼻嶺，掩護我七九兩連，向翻天蕩之敵攻擊前進。我七九兩連進至翻天蕩之山腹，悉陷於敵火包圍，營長奉命，派我老洞坡之第一連增援七九兩連，我第一連到達翻天蕩山腹後，即派一排協同我七九兩連，用火力壓制敵人，派兩排之兵力，由右側迂迴攻擊，敵不支，向後潰退，翻天蕩之陣地，我第一連及七九兩連，遂佔領之。午後二時許，友軍全團全部背進，我軍奉命撤退至川洞場待命。

3 敵軍因我撤退，仍進佔翻天蕩，牛鼻嶺之線，兵力約兩團，午後五時許，我軍奉命反攻，本營遂佔領老洞坡一帶，使各種砲極力發揚最大之火力，制壓敵人，掩護我二三兩營，由左翼迂迴攻擊牛鼻嶺之敵，敵不支，退守翻天蕩，特險固守時已入夜，我軍遂就地警戒。

4 八月二十八日，我軍拂曉，向敵包圍攻擊，敵大敗狼狽向小江口潰退，我軍遂佔領翻天蕩，我第一團為追擊隊，我團奉命停止待命。

五 十 圖 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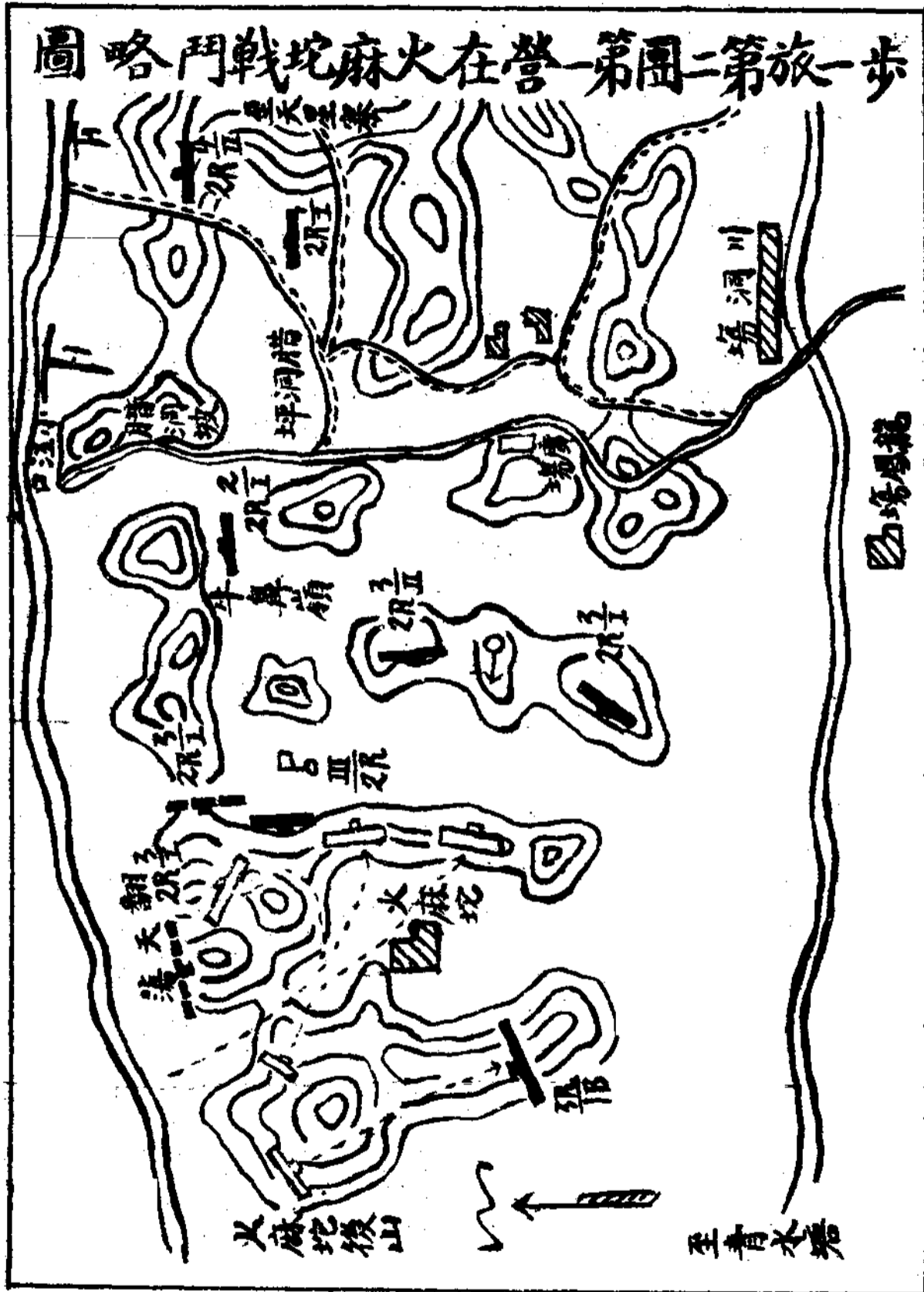


軍 團 月 刊 第 十 八 期 第 三 頁

三 六

六十圖附

圖略門戰坨麻火在營一第團二第旅一步



軍農月刊 第十八期軍事

(五) 第二團第四連臘洞坪附近戰鬥日記之一則 (附圖第十七)

1 八月二十五日本連奉命任車公坡佔領防禦陣地，向敵警戒，本夜敵我交襲兩次，均被我擊退，死亡頗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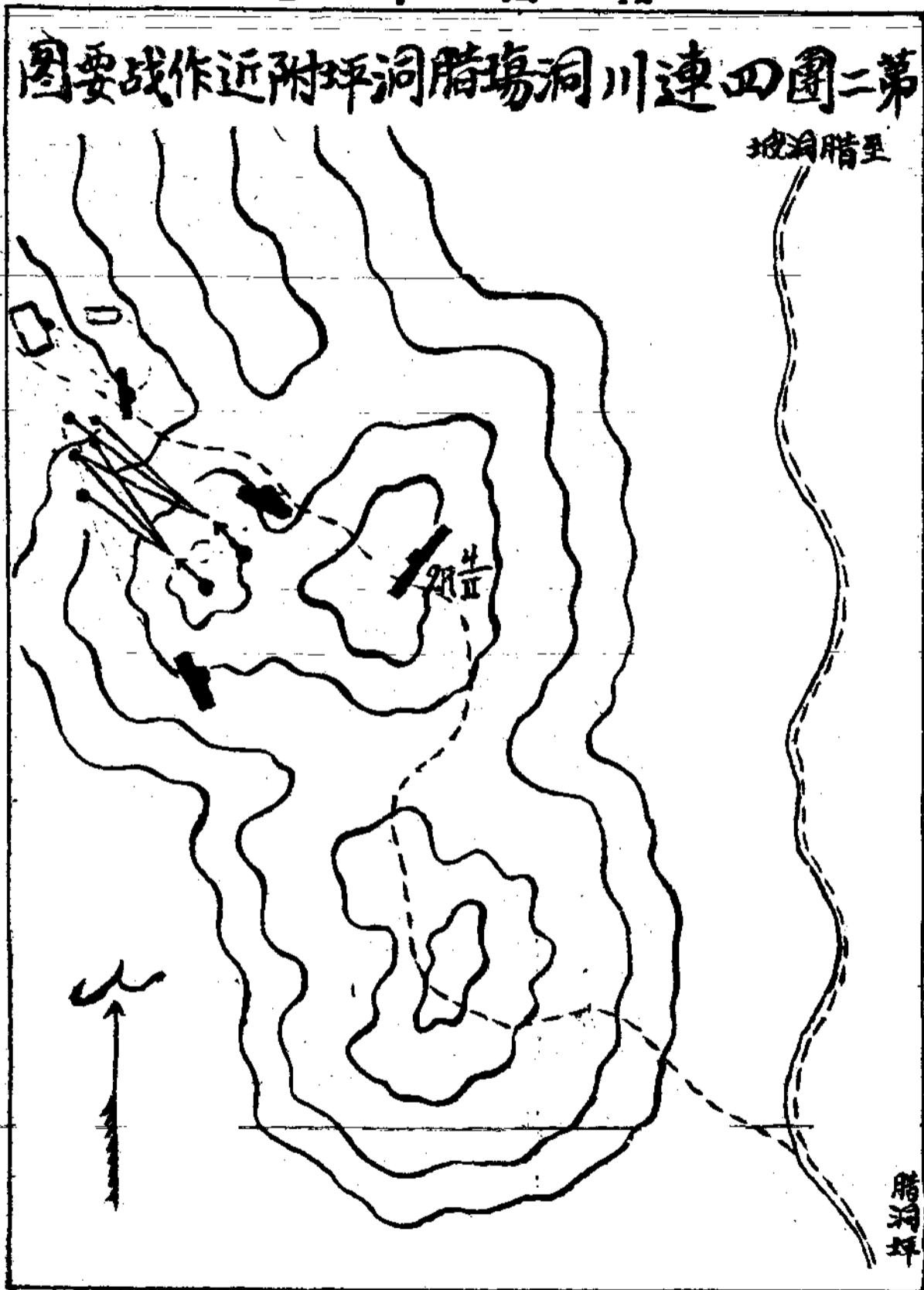
2 八月二十七日，午前四時三十分，敵兵力約二營，在我陣地前約三百米遠之田冲坪附近，佔領陣地，向我攻擊。適我第二連奉命增援，到達後，旋行猛烈射擊，敵稍退，旋奉營長命令，着第六連接替我車公坡陣地，四五兩連爲攻擊隊，在臘洞坪附近，佔領陣地，向田冲坪之敵攻擊前進。連長奉命，到達臘洞坪後乃派第一排佔領右翼高地；第三排佔領左側小高地，向敵開始射擊；第三排爲預備隊，位置於後方小高地。并以輕機關槍，曲射槍，向敵猛烈發射，敵損害頗大，乃傾全力向我衝鋒，連長乃令預備隊增加第一線，激戰約二小時，衝鋒肉搏四五次，敵傷亡數十名我士兵亦傷亡十四名相持約二小時，我第三營營長率第九連奉命增援，在我右翼佔領陣地。

3 我第九連佔領陣地後，敵又迫近我陣地，連長乃令各兵以手榴彈投擲，繼以肉搏，連長身受重傷，末幾我九連陣地動搖，適我增援隊第七連到達，加入戰鬥敵不得逞，我與敵仍相持於原陣地。

4 午前十一時許，本連協同九連，奉命由左翼，向敵攻擊前進，因敵陣地前方傾斜急峻，仰攻不易奏功，相持約一小時，我增援隊第一連到達，由左翼迂迴攻擊敵人之側背，敵受我新武器火力之制壓，傷亡約百名，遂不支，始潰退，本連及一五七五連，同時佔領敵之陣地，行戰場內追擊射擊，旋因戰事關係遂奉命退回川洞場待命。

附圖十七

第一團四連川洞場腊洞坪附近作戰要圖



軍事月刊 第十八期

三九

腊洞坪

(六) 第二團第二營第五連臘洞坪附近戰鬥日記之一則(附圖第十八)

連長吳勝魁

八月二十七日，午前六時，奉命佔領臘洞坪左翼小高地，協同我四連，向正面之敵攻擊前進。本連奉命後，即在臘洞坪左翼小高地佔領陣地，始構成火線，敵即向我前進，連長乃以輕機關槍，及曲射槍，對敵施行猛烈之射擊，敵傷亡甚多，傾巢仍向我陣地挺進，激戰約二小時，敵已迫進我陣地，本連遂協同我四連衝鋒肉搏，凡五次，敵受我手榴彈之轟炸，及大刀手砍殺，傷亡三四十名，我亦傷士兵二十餘名，相持約二小時，我增援隊第三營九連到達，在我連右翼，佔領陣地，向敵猛烈射擊，敵稍退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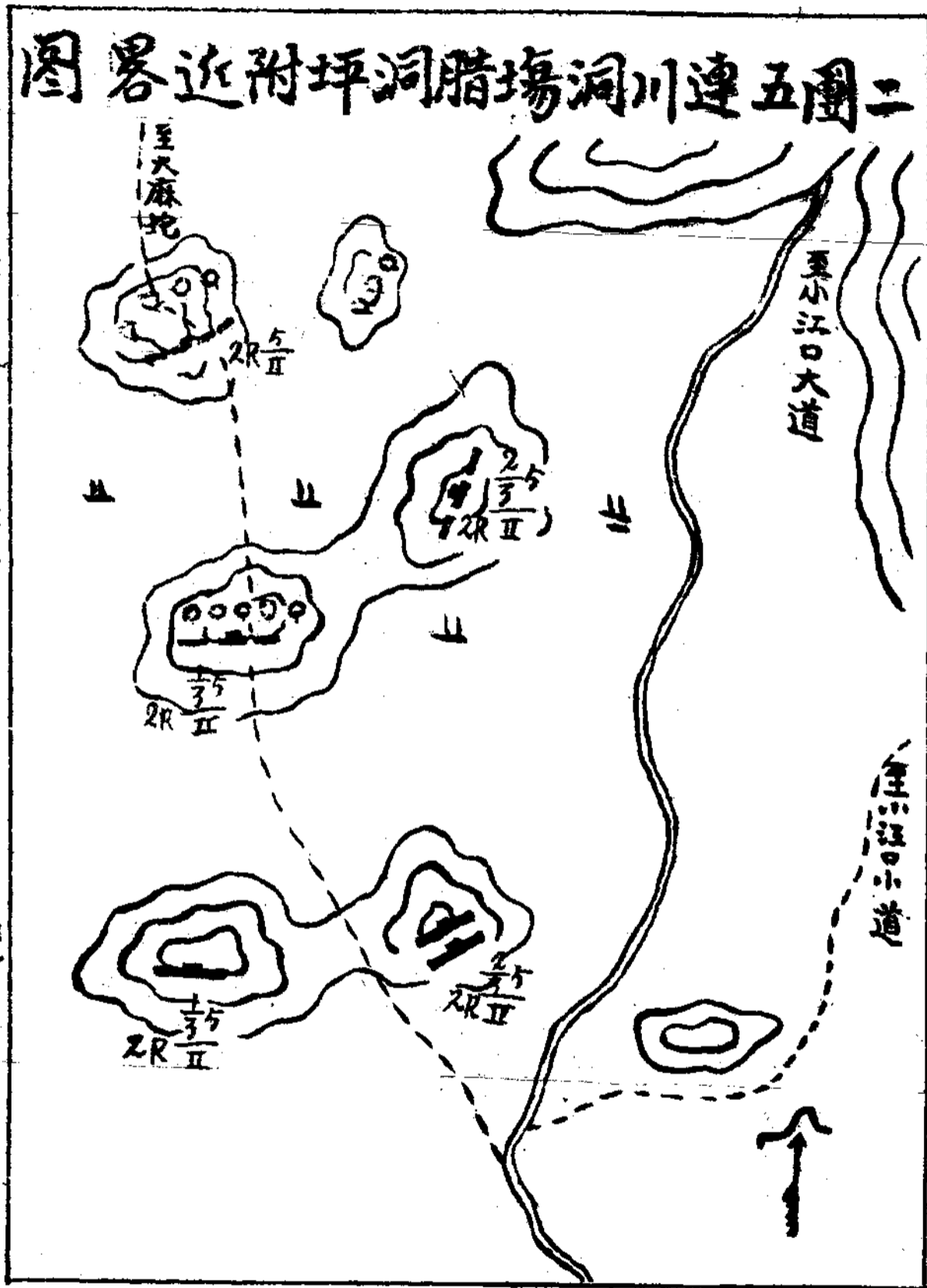
敵軍旋又迫近我陣地，本連與敵肉搏之際，我九連陣地動搖，得我七連之援助，仍將敵驅逐於我陣地之外，我軍遂仍扼守原陣地。

午前十一時許，本連奉命掩護我四九兩連，由左翼迂迴攻擊翻天蕩之敵。連長乃以熾盛之火力的制壓敵人，適我增援隊第一連奉命由左翼迂迴，已佔領敵之右側高地，以曲射鎗，輕機槍，向敵猛烈射擊，敵受我新武器熾盛火力之制壓，傷亡枕藉陣地動搖連長乃乘此機率全連向敵衝鋒，敵遂不支，狼狽潰退，我軍遂佔領翻天蕩之陣地施行猛烈戰場內之追擊射擊。

我連與我四七九一各連，佔領翻天蕩後，因戰累度更，奉命撤退至川洞場待命。午後五時許，奉命協同我一三營反攻，我連隨營佔領牛鼻嶺敵退集翻天蕩，兵力約兩團，特險固守，因天夜，奉命就地嚴密警戒。二十八日拂曉，協同各連擊翻天蕩之敵擊散後，奉命在原地停止待命。

附圖十八

二圍五連川洞場腊洞坪附近畧圖



軍用月刊 第十八期 軍事

圖一

(七)第二團第六連臘洞坪附近戰鬥日記之一則(附圖第十九)

連長張昌榮

1 八月二十六日上午十二時，奉命接替我第五連臘洞坪之警戒勤務，午後一時，奉營長命令，小江口約敵兵一營，有向我攻擊之企圖。

2 八日二十七日午前一時，據第一排哨報告；我警戒區域前方，有火光出沒，似為敵軍夜襲模樣。連長當即報告營長並令全連進入陣地，以防夜襲，迨至拂曉時，與我接觸。

3 午前四時三十分許，敵兵約兩營，向我攻擊前進，本連奉命接守我四連軍公之陣地，並掩護我四五兩連，向敵攻擊前進，我四五兩連，先後得我一七九連之增援，遂將翻天蕩之敵擊潰，後奉命隨營撤退至尖岩山附近時，已午後三時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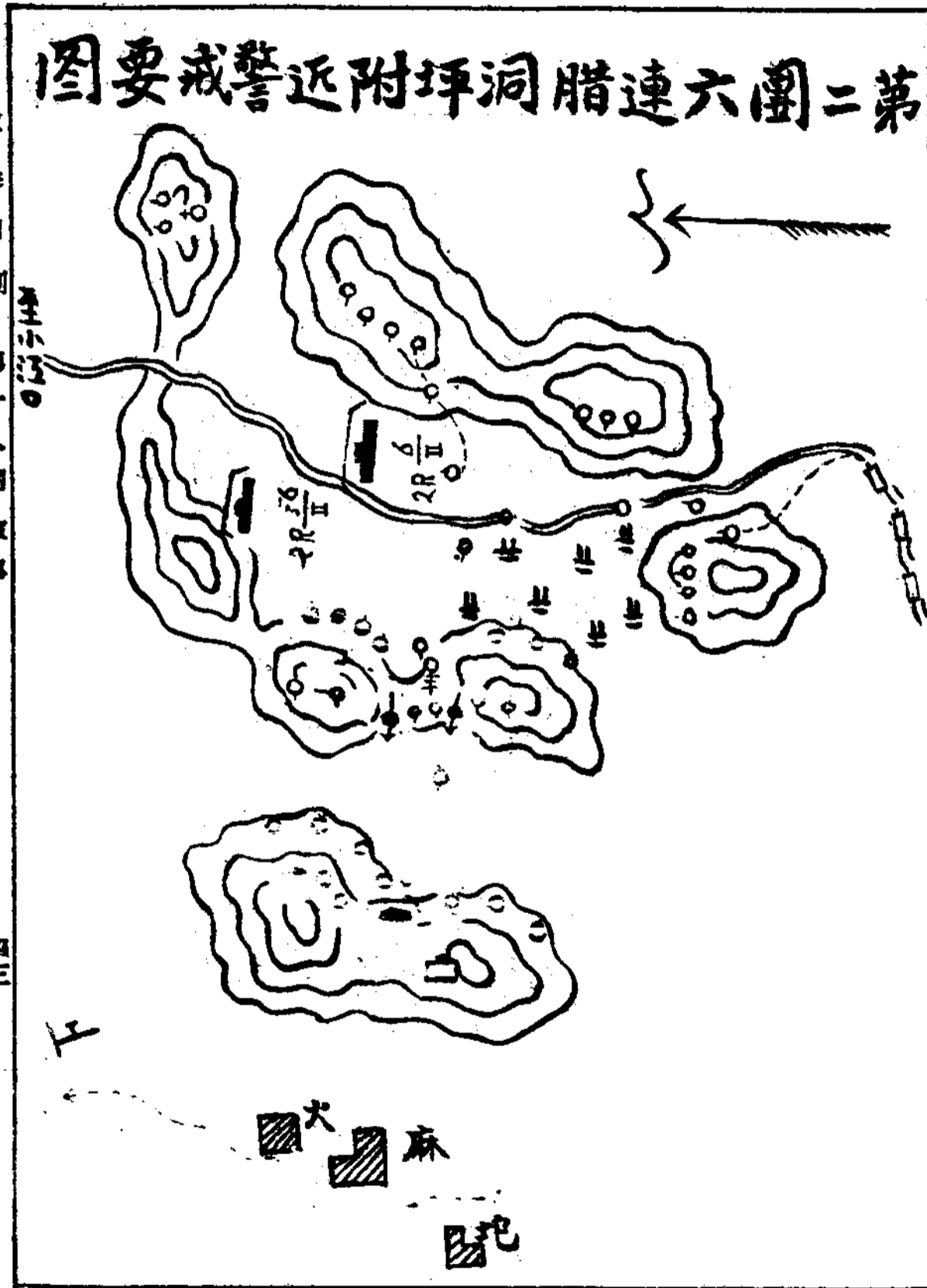
4 午後五時，我軍奉命反攻，本連隨營先後佔領臘洞坪，牛鼻嶺之敵陣地，敵退集翻天蕩，兵力約兩團，恃險固守，因天夜，就原地警戒，八月二十日拂曉以前，我軍使用新武器，對敵猛烈射擊，敵受莫大之損害，死傷枕藉，遂不支，狼狽逃竄，我軍將敵陣地佔領後，奉命停止待命。

附圖十九

第二團六連附近警戒要圖

軍事月刊 第十八期軍事

四三



(八) 第二團第二營臘洞坪車公坡之線戰鬥日記之一則 (附圖第二十)

營長陳 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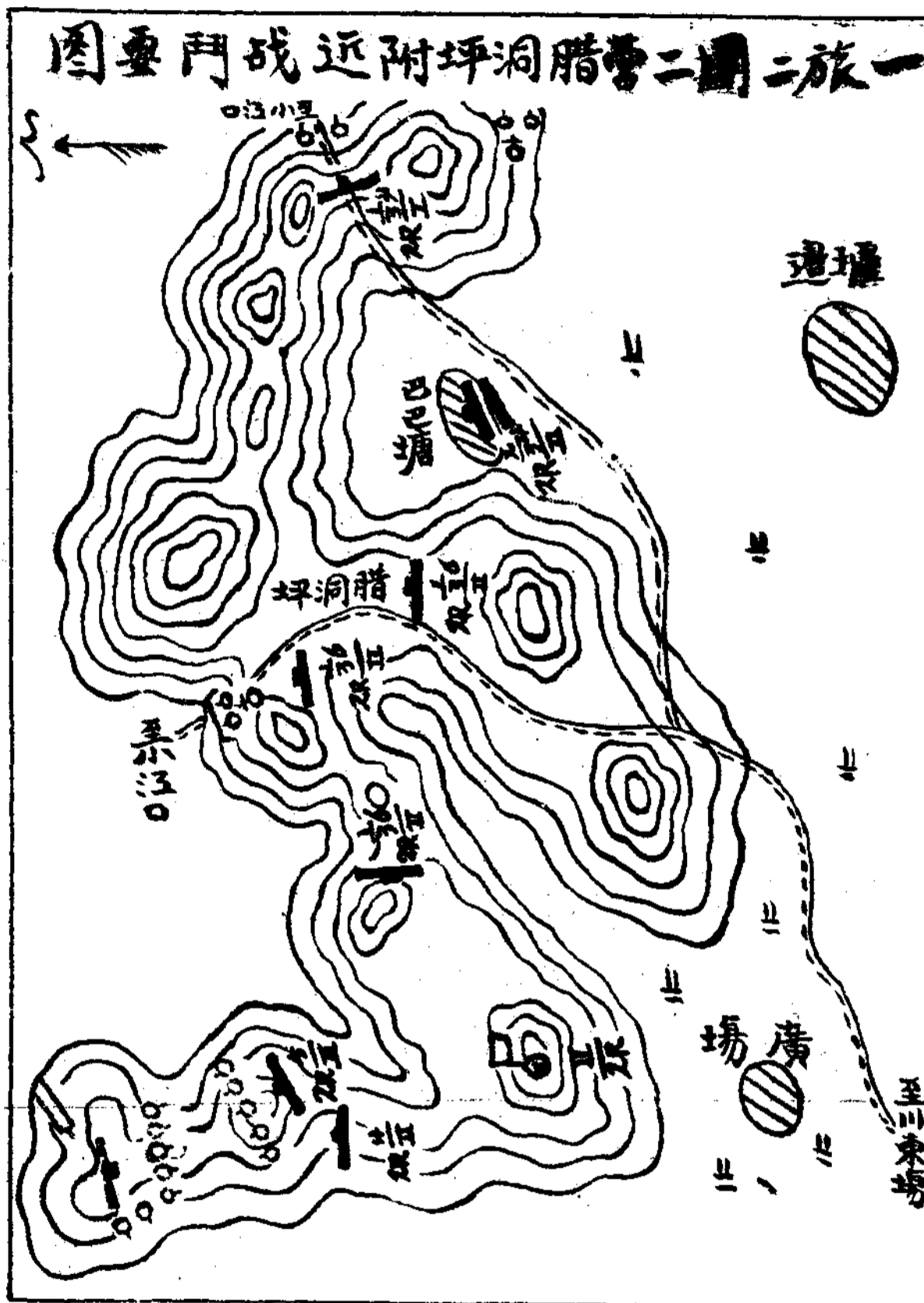
本營奉命駐紮礦廠，及堰塘邊一帶，担任臘洞坪，車公坡，天生橋，各地警戒，遵即派一連担任臘洞坪之警戒，派一連担任車公坡及天生橋間之警戒，以一連控置於堰邊策應各連。

八月二十七日午前四時許，我車公坡之第四連，與敵激戰甚烈，團長派我第二連馳往增援。

午前四時二十分許，敵兵約四連，向我臘洞坪第六連之陣地攻擊，營長乃令我第五連，佔領臘洞坪左翼之高地，與敵對抗，並令我第六連，接守我車公坡第四連陣地，令我第四連，速至臘洞坪待命，未幾，我第三團第五連由我第五連陣地前方背進，營長乃令我第四連全連增加於第一線，與敵以猛烈之射擊，並令我第六連之一排，佔領臘洞坪之高地掩護我四五兩連，攻擊前進，激戰約一小時，敵不支向後潰退，我營戰況，稍有進展，敵得強大之增援兵力，(約兩營)復反攻，與我營衝鋒肉搏，凡四五次，我營傷亡官兵約四五十名，敵被我新武器之射擊，死傷以百計，戰鬥正慘酷之際，我第三營營長，率第九連，向我右翼增加，敵仍頑強抗戰，并迫近我九連陣地，時我第七連奉命增援，到達，即與敵以猛烈之射擊，敵氣稍沮喪，我軍與敵遂仍相持于原陣地之間。未幾，我增援隊第一連奉命由左翼迂迴攻擊，已佔領敵右側之高地即以曲射槍，輕機槍，向敵猛烈射擊我四五七九各連，復向敵挺進，敵不支，始潰退，我軍各連遂佔領翻天蕩之敵陣地，施行猛烈戰場內之追射擊，旋因戰事關係，我軍遂奉命向川洞場撤退。午後五時許，復奉命反攻，我四連將車公坡之陣地奪回，我五連仍佔領臘洞坪之線，并協同我一兩營，將牛鼻嶺之敵擊潰，敵退至翻天蕩，集結固守，因天黑我軍均就原地警戒，翌日拂曉，我軍協同向該敵包圍猛烈攻擊敵被我新武器火力之壓迫傷亡過半遂潰退不成軍襲向小江口方向逃去，我營奉命在原地停止待命。

十二圖附

第一旅二團二營附近戰鬥要圖



軍事月刊 第十八卷

四五

(九) 第二團第三營第七連亞山嶺附近戰鬥日記之一則(附圖第二十一)

連長安永康

1 八月二十七日午前三時，第三團與敵在火麻坨激戰中，午前五時，本連奉命在臘洞坡附近佔領陣地，向亞山坡之敵攻擊前進。連長奉命後，即率全連於五時二十分，到達臘洞坡，佔領前方一帶山地，令一二兩排，構成火線，第三排爲預備隊，我右翼有我營八九兩連，五時三十分許，敵兵約一團，已進佔田洞沖之線，向我猛攻。

2 午前六時許，本連協同我八九兩連，向敵左翼猛攻，敵受我輕機關槍，曲射槍之射擊，死傷極多，六時三十分許，本連將田洞沖之敵陣地佔領，敵向亞山嶺退却。

3 本日午前八時許，我連迫近亞山嶺，本連與敵銜鋒肉搏，短命相接約十餘次，敵被我手榴彈炸傷及大刀砍傷，約五六十名之多，仍頑強抵抗，經我八九兩連之迂迴攻擊，遂向火麻坨方向潰退。本連遂於十一時許，佔領亞山嶺陣地，午後二時，本連奉命向川洞場撤退，敵乘我撤退之機，仍佔領臘洞坡二劍坡一帶。

4 本日午後五時許，我軍奉命反攻，本連隨營先後將臘洞坪，田洞沖，亞山嶺，等處收復。敵大敗向小江口方向竄去，本連隨營即在原地露宿。

(十) 第二團第三營第八連川洞場附近戰鬥日記之一則(附圖第二十二)

連長金遠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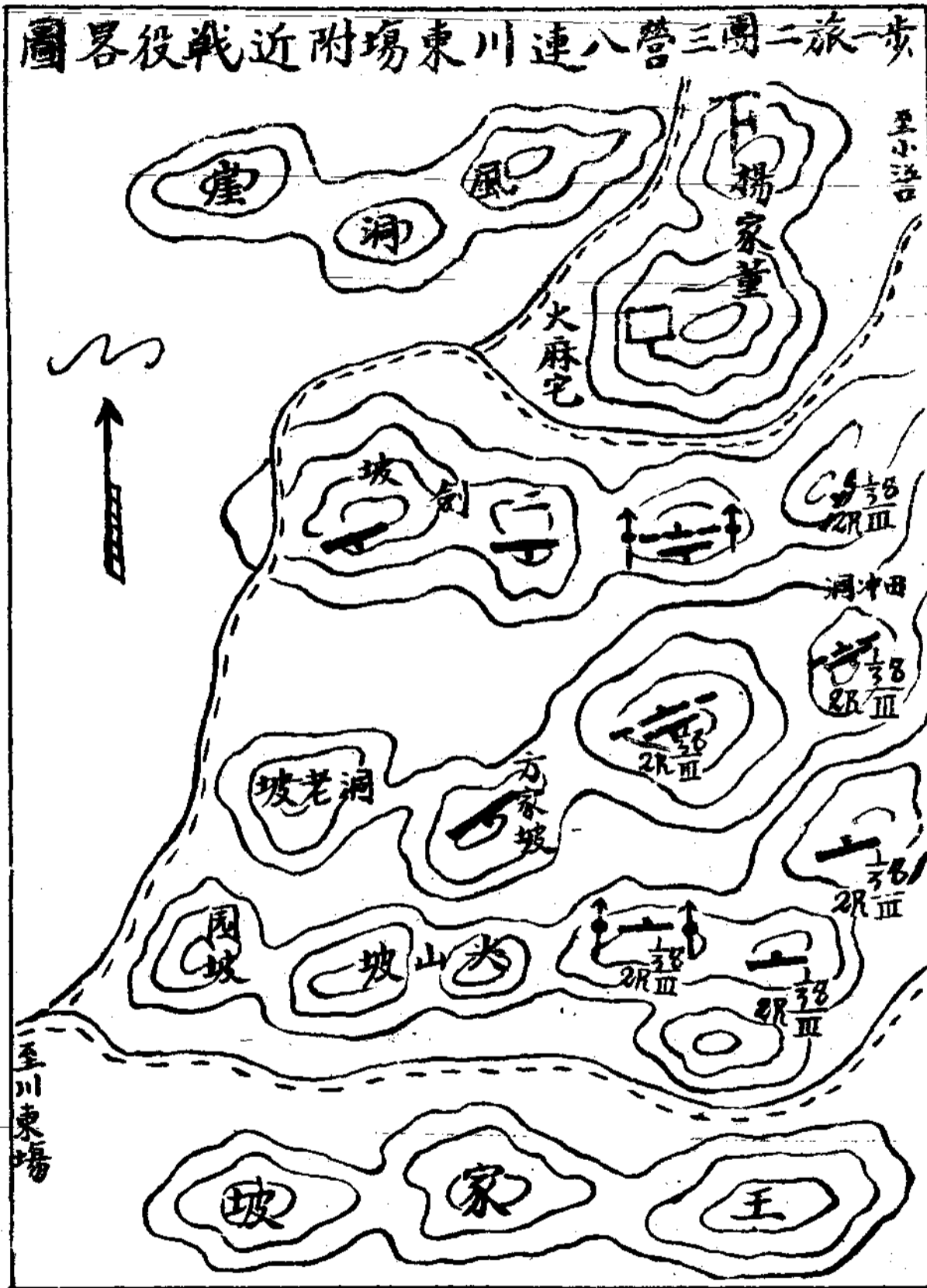
1 八月二十七日午前五時本連奉命向田洞沖，亞山嶺，之敵攻擊前進，行抵臘洞坡時，與佔領田洞沖一帶兵力約一團之敵接觸，激戰約一時三十分，被我敵輕機槍，曲射槍，火力之壓迫，死傷甚衆，向後潰退，本連遂於六時三十分，將田洞沖方家坡線之敵陣地佔領。

2 本日午前八時許，本連協同我七九兩連，迫近亞山嶺，敵頑強死戰，連長乃派第一排向敵之左翼迂迴敵受我之側射，傷亡甚多遂潰退。同時我二三兩排，將三劍坡之敵擊潰，敵向火麻坨，江小口，方向逃竄。亞山嶺，三劍坡之敵陣地，于十一時許，遂完全爲本連及我七九兩連佔領矣。

3 本日午後二時許，我軍奉命撤退至川洞場，敵乘我軍，撤退後，復進至臘洞坡，田洞沖一帶，午後五時許，我軍奉命反攻，本連協同我友軍，將臘洞坡，田洞沖，三劍坡，亞山嶺，等處完全收復。午後八時，奉命在三劍坡停止，向敵警戒。

二十二圖附

一步旅二團三營八連川東場附近戰役略圖



軍興月刊 第十八期軍事

(十一) 第二團第三營九連川洞場附近戰鬥日記之一則(附圖第二十二)

連長楊鑑誠

八月二十七日午前五時，本連奉命攻擊佔領田洞沖，方家坡一帶之敵，連長奉命後，率部進襲洞坡，即區分火線班，與預備隊，令火線班在臘洞坡前方山地構成火綫；預備隊在山後停止待命。五時三十分，佔領田洞沖，方家坡之敵兵力約一團，向我猛撲，被本連協同我七八連，將其擊潰，并將其陣地佔領之，敵向亞山坡退却；集結兵力約二團，憑險抗戰。

本連於午前八時許，協同我七八兩連，迫近亞山嶺，該嶺地勢險要，敵復有優勢之兵力，本連衝鋒肉搏，往復十餘次，連我之張連附受重傷，士兵死亡二十餘名，敵被我之新武器擊殺，及手榴彈炸傷者，約二百名，相持至正午十二時許，我第一連奉命增援，由右翼向敵迂迴攻擊，敵不支，始向家董方向潰退，我軍遂完全佔領其陣地，旋因戰路變更我軍奉命遂退至川洞場待命。

敵見我軍撤退，仍將臘洞坡，田洞沖三劍坪一帶佔領，午後五時許，我軍奉命反攻，本連奉命為預備隊，敵因受我新武器火力之制壓，士氣久已沮喪，經二三小時之戰鬥，我軍即將臘洞坪，三劍坡，田洞沖，亞山嶺等處完全克復。敵狼狽向小江口方向竄走。因黑夜未予窮追，我軍奉命在原地向敵警戒。

(十二) 第二團第三營亞山嶺附近戰鬥日記之一則(附圖第二十四)

營長陳 範

本營於八月二十七日午前五時，於距敵約千米遠之尖坡左麓，奉團長命令，向老洞坡方向推進，不一時，復奉團長命令，着本營向敵攻擊前進。營長奉命後，以地形關係，乃決心令各連由右尖山坡，向敵運動前進，各連抵臘洞坪時，前方約六百米遠之田洞冲，有約一團兵力以上之敵，已先我佔領陣地，營長乃令我第九連，佔領臘洞坡左側高地，用熾盛之火力，制壓敵人，令我第七八連，向敵迂迴攻擊，約戰二小時，我營迫近敵陣地，敵遂動搖，田洞冲遂爲我營佔領，敵退亞山嶺，集結兵力約兩團，憑險固守，頑強抵抗。

敵退亞山嶺後，仍恃險抗戰，營長乃令七八九連，向其猛攻，始以新武器之最大火力制壓，繼以手榴彈轟炸；終之以白兵相接，血肉橫飛，極爲慘酷之際，我第一連奉命增援到達，與敵以極猛烈之射擊，敵始不支，紛紛向小江口方向潰退，我營遂佔領亞山嶺一帶陣地。是役我營死傷官兵約八九十名，敵傷亡約二百餘名，午後二時許，我營奉命撤退至川洞場待命。蓋誘敵故也。

敵乘我撤退之機，又進佔臘洞坡，三劍坡，田洞坪，亞山嶺等處。午後五時許，我軍奉命取大包圍反攻，營長乃令我七八連爲攻擊隊，我第九連爲預備隊，敵胆先寒，不三小時，即將臘洞坡，田洞冲，三劍坡，亞山嶺等處陣地佔領。敵傷亡過多，紛紛向小江口方向逃竄，天已昏黑，奉命在原地警戒。

第一團各營連戰鬥日記之一則

(一)第一團第一營第一連天子坡附近戰鬥日記之一則(附圖第二十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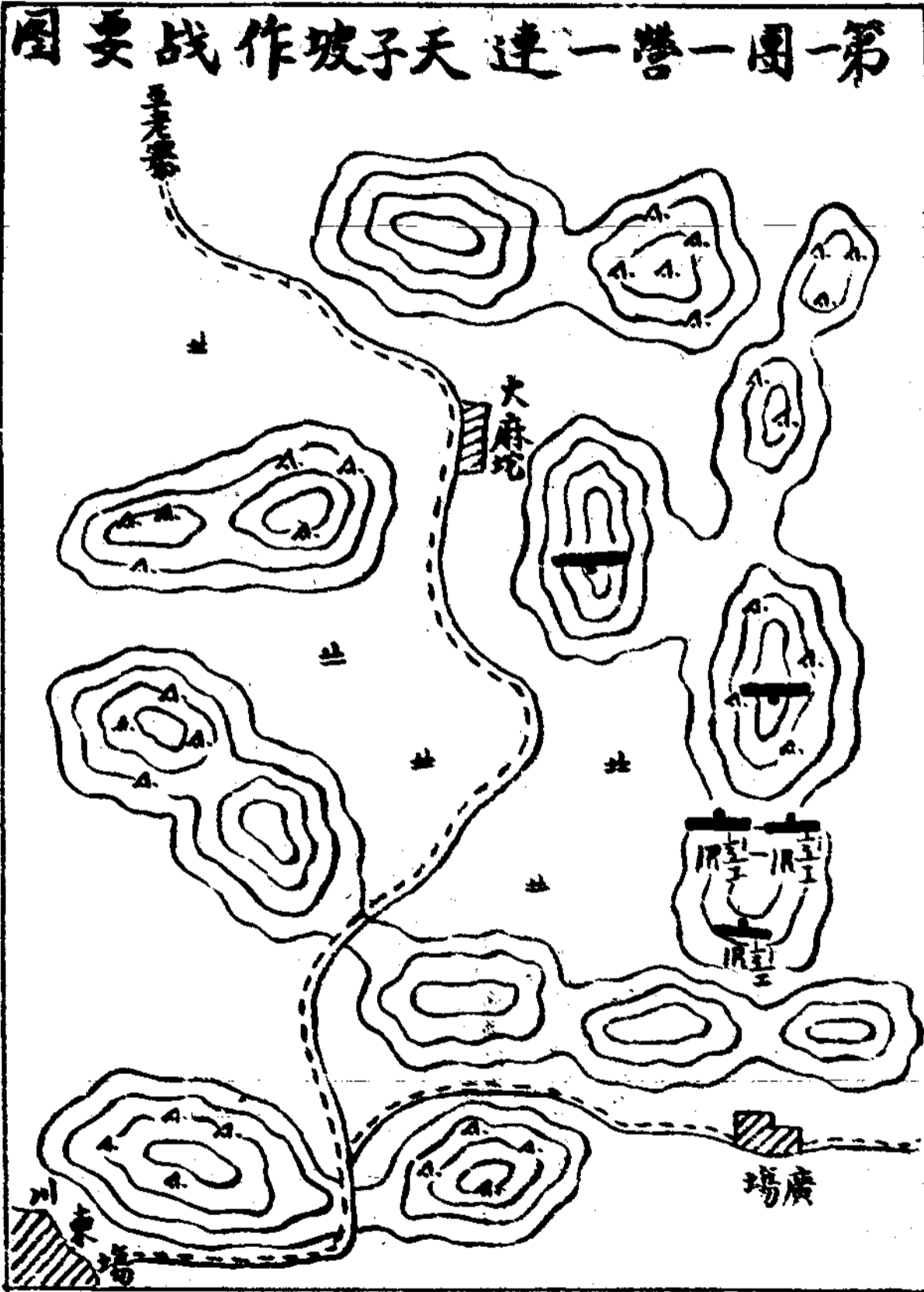
連長許樹煊

于八月二十七日午後十時，本連奉命襲擊天子坡敵人之陣地。連長將襲擊諸項準備完竣後，即令第一班班長率兵五名爲路上偵探，向敵陣地搜索前進，因遍地盡爲荆棘，至距敵約數十米遠之處，即爲敵所覺，向我對擊，連長即命第一排爲一線，二三排爲預備隊，向敵猛撲，距敵陣地前方傾斜甚急，銜衝不易奏巧。

2-與敵相持之際，敵得後方增援隊加入戰鬥，火力異常猛烈我兵傷亡五六名，連長乃令預備隊派兵一班加入第一線，同時敵以少數兵力襲我側背，由我預備隊派兵將其擊退。

3-敵陣地傾斜甚急，銜銜殊難奏功，連長偵察敵右側高地傾斜頗緩，并偵察敵兵有向左翼移動之模樣，連長乃決由敵右側向其襲擊，乃令我第三班於正面佯作銜銜，連長則率全連實行襲擊，到達敵右側高地，將防守之少數敵兵擊潰，敵向左翼退却。本連佔領敵右側高地後，旋仍向敵進攻，敵兵力雄厚，陣地險要，銜銜數次，均難收功，遂就地向敵警戒，與本營切取連絡，準備拂曉攻擊。

五十二圖附



軍興月刊 第十八期 軍事

(二)第一團第一營火線附近戰事日記之一則(附圖第二十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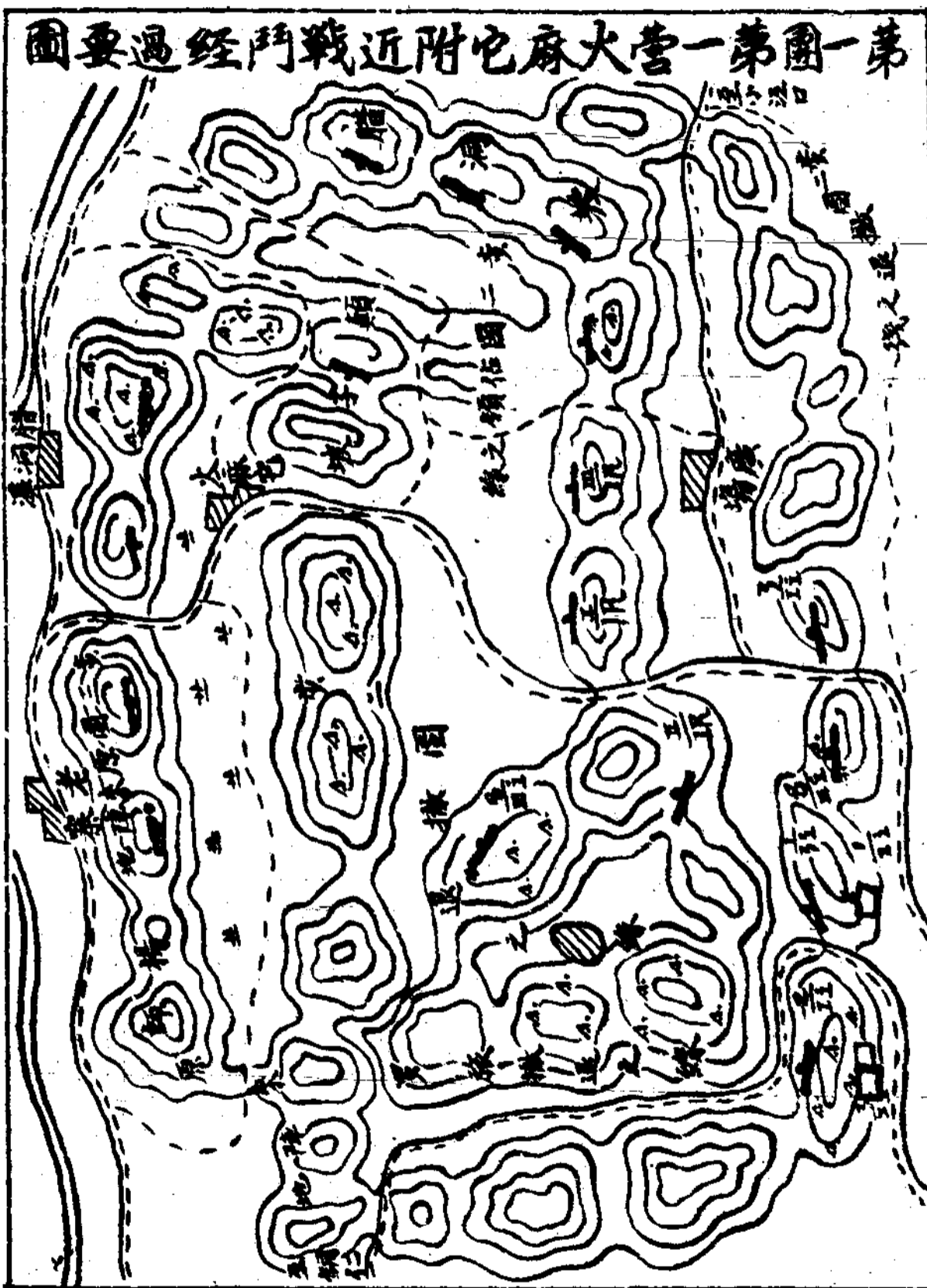
營長陳運武

1 八月二十八日午前八時，奉團長電令：我二一團，已在火線與敵激戰，着本營開赴川洞場待命，營長奉命後，連即率部於午前九時到達川洞場，斯時我左翼友軍羅旅前進，奉團長命令：着本營爲收容隊，佔領川洞場之左側高地，收容我第三團及友軍羅旅任務，達到後，開赴尖岩山集台，營長奉命後，乃將隊伍展開於川洞場左側高地之線，命我第一二兩連爲第一線，第三連爲二線，位置於左翼後約五百米遠處之高地。

午前十時三十分許，奉旅長命令，着營長率我第三連，及第三營第八連連赴前線增加着伴攻，掩護我二團及我一團之七九兩連撤退後，即赴尖岩山集中，營長奉命後，即率我三八兩連，馳赴廣場前方之高地，佔領陣地尙未開始射擊我二團官兵見援隊到達士氣激振向敵猛攻，敵不支，向火線北方開退却營長正擬協同我第二團向敵追擊，距我二團奉命撤退於川洞場營長以機不可失乃令三八兩連佔領我二團之原陣地，並調本營之第一二兩連，歸還建制。復派員將敵情報告旅長，請示辦法，奉諭：着本營仍在原地待命，俟後方部隊整頓後，再行攻擊。

3 本日午後五時三十分，我軍奉命反攻，本團之二三營，亦加入戰鬥，將原有陣地次第恢復，天已昏黑，停止攻擊，至午後七時，奉團長命令，着本營派兵一連，協同我三營九連夜襲敵陣，營長奉命後，即派我第一連協同九連施行夜襲，猛攻數次，佔領敵之右翼小高地，營長乃率我二三連，向敵右翼推進，與我一連切取聯絡，即就原地向敵警戒。

附圖二十六



(三) 第一團第三營第七連趙家腦天子坡附近戰鬥日記之一則 (附圖第二十七)

連長邱 澤

1 八月二十七日午前六時，我營奉命增援第二團。六時十分，由尖岩山出發，經川洞場，於六時五十分，達到趙家腦。

2 我營到達趙家腦時，敵之兵力約一團，已佔領天子坡之線，乘我火線未構成，即向我攻擊。營長即令各連就趙家腦之線，迅速構成火線，迎擊該敵。

3 本連奉命爲營之左翼連，連長遵即區分本連爲火線班，與預備隊，向我正面約二連之敵，施行射擊。

4 敵向我攻擊前進，連長乃以輕機槍、曲射槍，施行猛烈射擊，敵於瞬間，受我熾盛火力之制壓，死傷極多，仍退守天子坡陣地，相持約三小時，奉命向川洞場撤退。

(四) 第一團第三營第八連火麻坨附近戰鬥日記之一則 (附圖第二十八)

連長莫 真

1 八月二十七日，午前六時，奉營長命令，增援我第二團，連長奉命，遵即將楊家坡之排哨撤回，即率同向川洞場前進，至川洞場奉旅長命令，本連爲收容隊，遵即於黃土坡附近，佔領陣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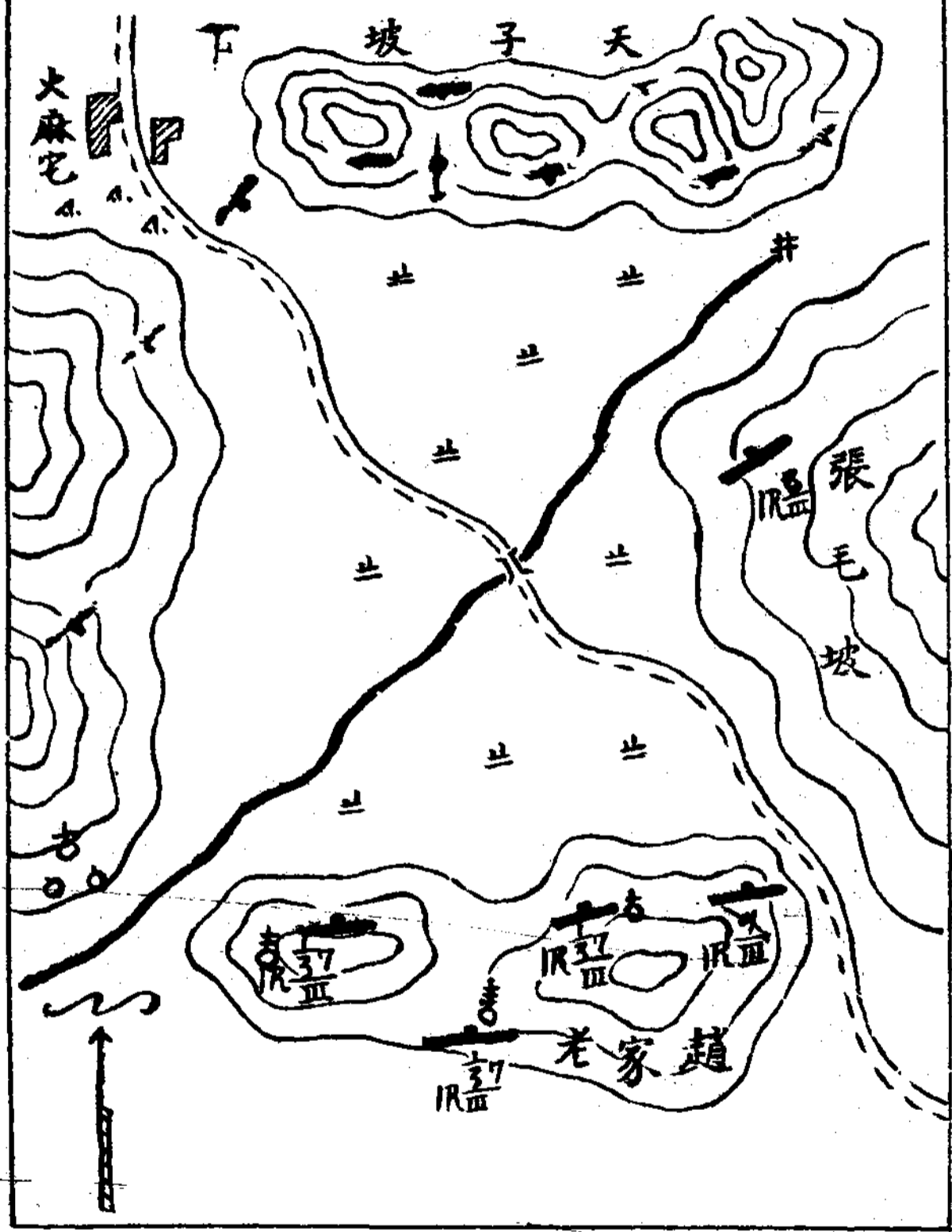
2 午前十時四十分，奉旅長命令，本連暫歸我第一營營長指揮，協同第一營，增援我二團，到達趙家腦時，敵已向楊家腦方向退却，我二團奉命亦已撤退，本連奉第一營營長命令，在趙家腦左翼之線，佔領陣地，旋奉第一營營長命令，本營暫在原地待命。

3 本日午後五時三十分，我軍奉命反攻，先後將臘洞坡、田洞坪等處克復，敵退守天子坡。七時許，我一九兩連奉命向天子坡之敵夜襲，本連奉命向天子坡左側村落之敵襲擊，因地勢險要，尚未奏功，于九時許，奉命調回趙家腦，張毛坡之線警戒。

4 二十八日午前七時，本連奉命爲追擊隊追擊至楊家腦時，奉命爲連哨，向萬家寨方向警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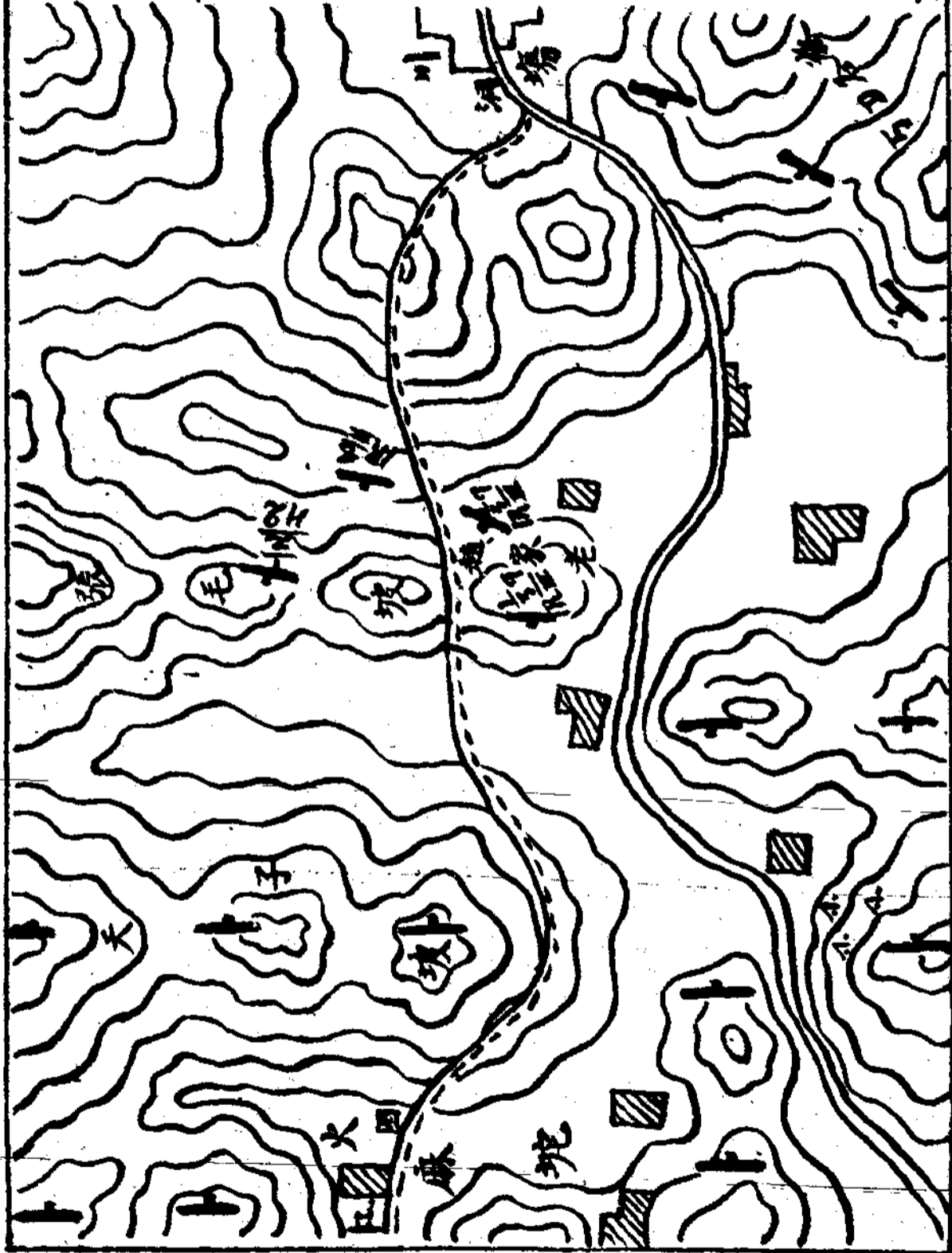
七 十 二 圖 附

圖要戰作帶一坡子天老家趙連七營三團一旅一步



八十二圖附

第一團八連八日七在火麻坨附近作戰要圖



軍報月刊 第十八期軍事

(五)第一團第三營九連趙家腦張毛坡之綫戰鬥日記之一時(附圖第二十九)

連長歐陽富

I 八月二十七日午前六時，我營奉命增援我第二團，本連奉命後，即率全連由尖岩山出發，經川洞場，於六時五十分，到達趙家腦。

2 到達趙家腦時，我營火綫尚未構成，敵兵約一團，即向我衝擊，本連奉命就趙家腦之右，佔領陣地，迎擊該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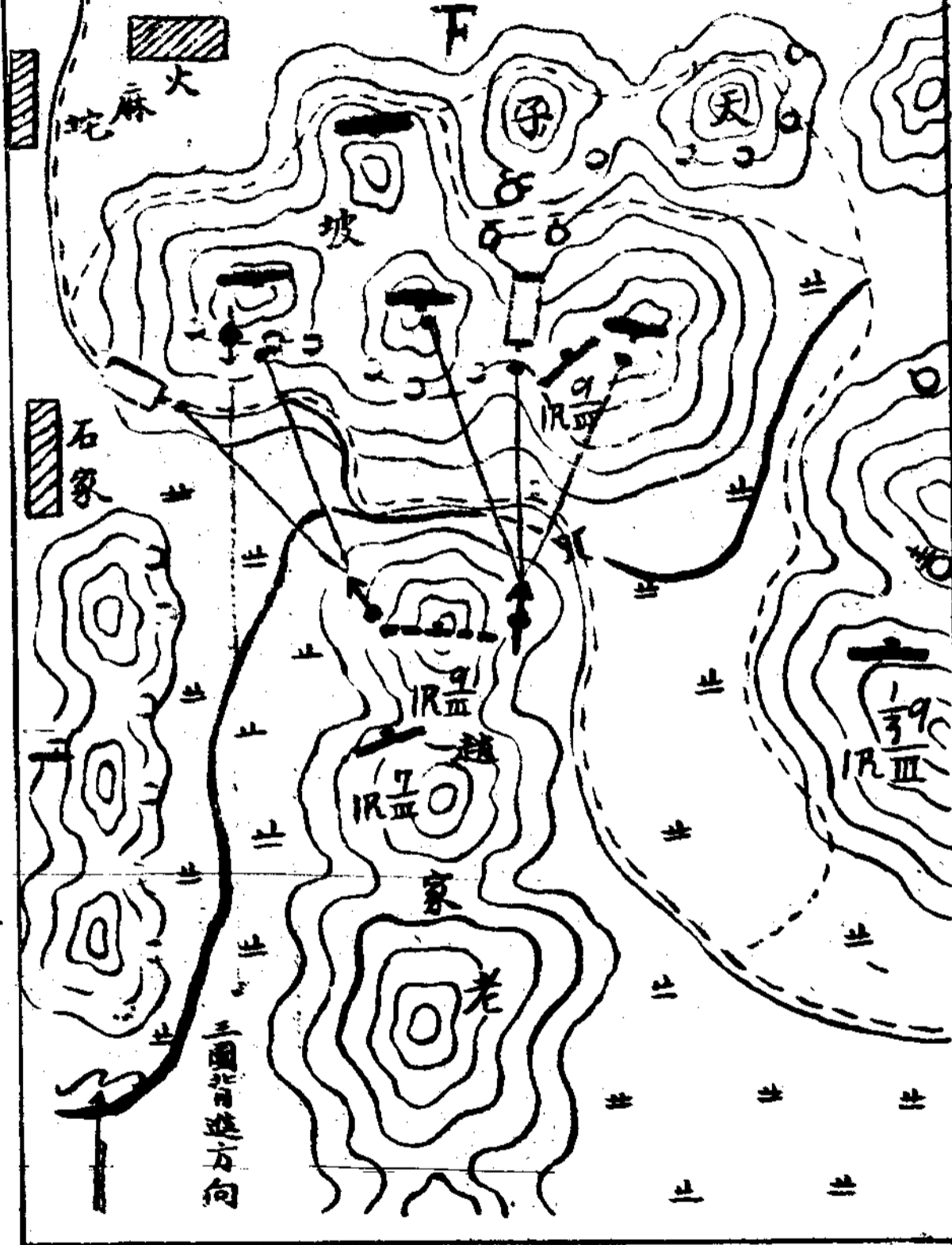
3 新時敵以我爲少數掩護隊，乃以密集隊向我衝鋒，連長乃以輕機槍，曲射槍，同時施行猛烈之射擊，敵死傷數十名，退守天子坡，張毛坡遂爲我佔領，旋奉命撤退。

4 敵乘我撤退之機。仍進佔我張毛坡一帶，午後五時，我軍奉命反攻。敵不支，我軍將張毛坡一帶陣地完全佔領，時天已入夜，本連奉命在張毛坡停止，向敵警戒。

九十二圖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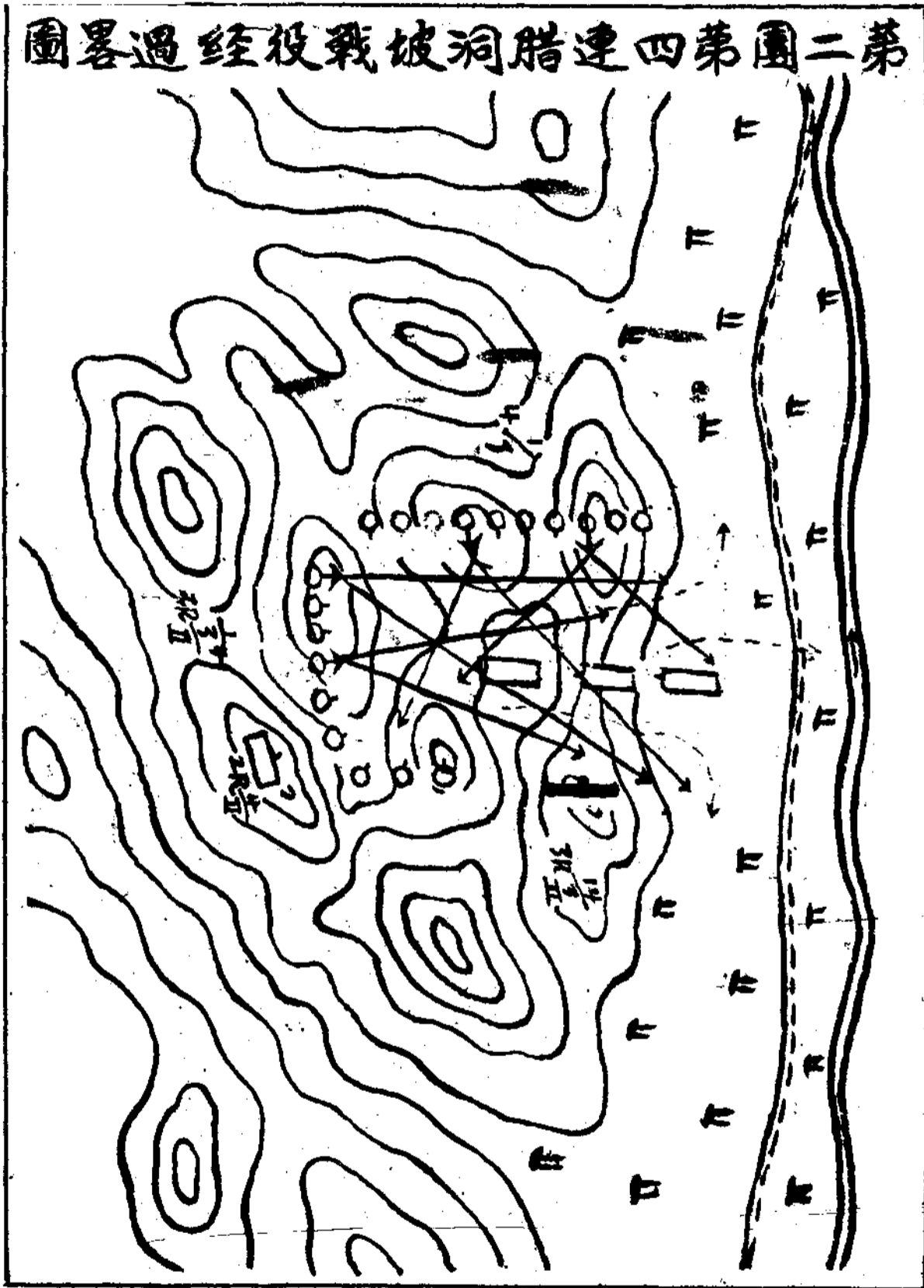
圖界之抗敵敵之山子天與坡毛張及老家趙在連九營三團一旅一師

軍農月刊 第十八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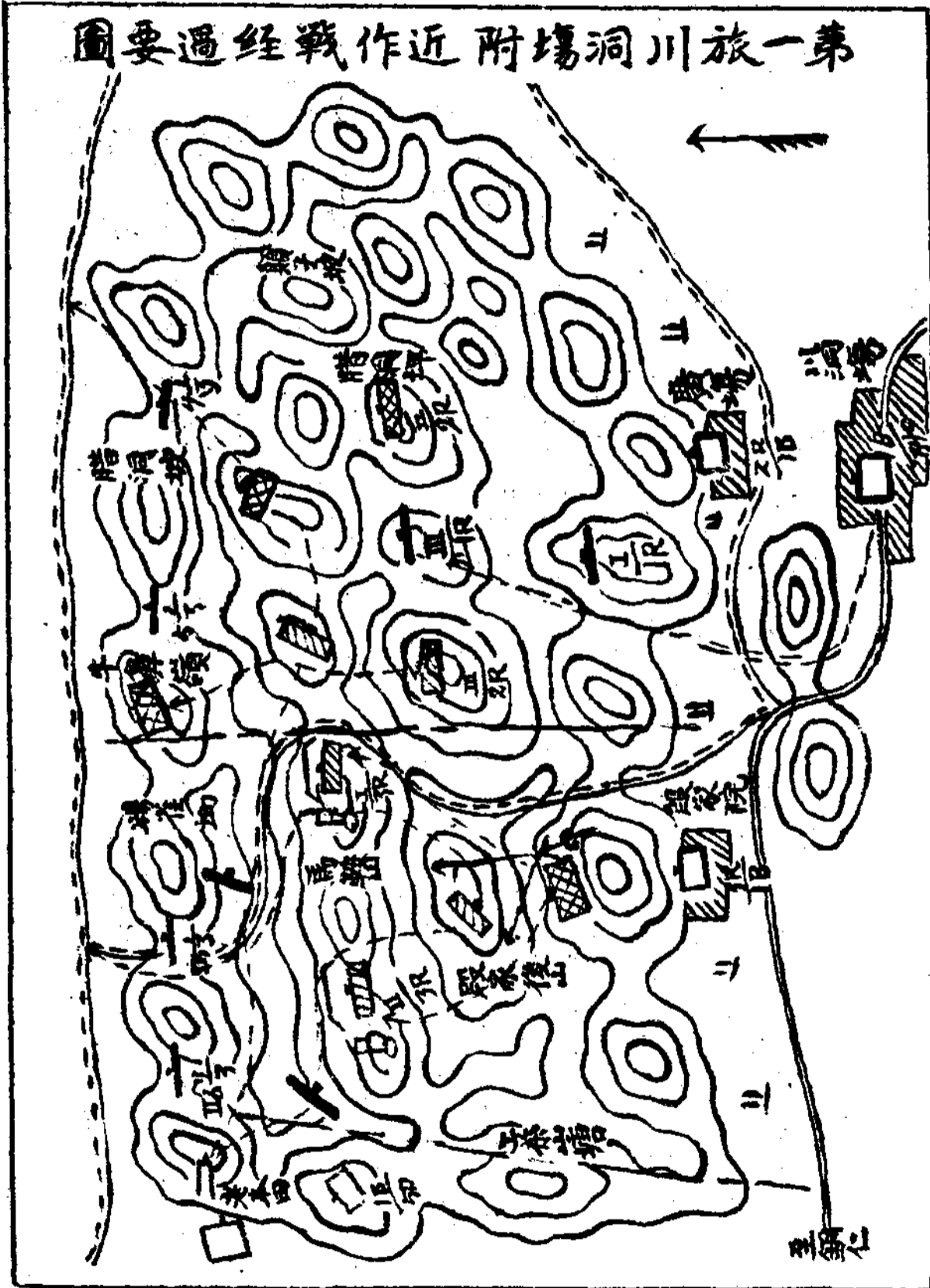
十三圖附

第二團第四連洞坡戰役經過圖



一 十 三 圖 附

圖 要 過 經 戰 作 近 附 場 洞 川 旅 一 第



按此次戰役，敵初以全力來犯，經我第三團猛力迎擊，敵固已氣盡力竭，後我第三團向格老坡撤退，蓋我指揮官之欲勝敵深入，然後以我第一第二兩團之生力軍，取大包圍形式，以手榴彈，曲射槍，輕機關槍極猛烈之火力投擲與掃射，則敵固已再而衰，三而竭，且前此我湘西迭遭川黔軍之蹂躪與擾亂，人民至今思之，猶有餘痛，敵此次以八九千人來圍擾我湘境，蓋欲滿足其佔領慾以肆其敵詐。故我湘西各縣之民衆，居今日痛定思痛之餘，再聞黔敵寇邊之消息，皆自動紛紛起而組織民衆慰勞委員會盡力輸將；在士兵方面，以生命財產祖宗邱墓之所在，爲保境衛民寧以自衛計，自然勇氣百倍，敵愾同仇；而各縣之民團，其請纓加入前綫之文電日必數起，皆磨拳擦掌，枕戈待命。以民氣與士氣觀之彼竭而我盈，彼屈而我直，其勝負之數，已決於未戰之前矣。

▲ 外方消息

● 二十九軍抗日實戰之經過

張君紹淵，永順人，曾任陸軍第二十九軍第十八師第一百二十二旅第二百二十五團第三營營附。九一八事變以後，東北失陷，日軍進逼熱河，承德失守，敵復長驅南下，第二十九軍馳赴喜峯口，與敵抗戰。張君躬與此役臨陣先驅，出死入生者屢矣。今張君歸省，因事到風凰，上其所記二十九軍抗日實戰記於本師師長

陳公，命亟披覽之，俾衛國禦侮之軍人，有所觀感焉編者唐仲銓識

東北軍第一團，與日軍交戰數日，死傷甚衆，官兵多畏戰，無力抵抗，遂實行撤退。當退却時不得時機要領，及驅盡敵火之殘敵，故受敵砲火轟擊，不獨毫無秩序，抑且損失浩大。後不得已，退至喜峯口，欲藉長城之保障，與敵決最後之勝利。殊意官兵胆寒已久，遂長城之險，亦不能守，乃電請我二十九軍前往增援。

二十九軍軍長接電後，立命我三十八師即刻出發，并限於當晚到達喜峯口，我師長張自忠奉命後，令我旅爲前衛，按戰時行軍之配備，搜索前進，于拂曉時，我尖兵忽遇敵之少數騎兵，向我方偵察，當被我尖兵驅逐，故我本隊仍未停止行進。移時忽據土民報稱：喜峯口業被敵佔領，但所到兵力，不過五千之譜，察悉我軍前來援助，預先于關內十餘里之溱東汽車道上，佔領陣地各情我前衛于接到情況後，一面告後方，一面偵察敵情地形，佔據要點，掩護本隊開進。我師長于接到前衛情況後，立即佈置一切，令我旅爲主攻，一一三旅爲總預備隊，并當場指示各部應佔領之地區，及應設警戒之要地。後復編制彈藥隊，橋樑隊。及衛生隊等。

我旅長董繼剛受命後，復令二二四團二營担任正面，三營担任左翼，一營爲預備隊，我團一營爲預備隊，二營連同二二四團二營担任正翼，三營担任右翼，由營附率領十一十二兩連利用右翼小溪，繞至敵人左翼後方，潛伏偵察，待機而動，九時前進，由營長率領預備隊，隨十一二連推進，都署甫畢，我二二四團即作主攻模樣，開始進攻，敵

見我進攻士氣勇猛不能支持，乃派一騎兵飛馳喜峰城內請援，因其兵力僅有三營，其餘均在城中。我營長亦同時下令進攻將衝至敵陣後背，敵之援兵忽至，遂將我營包圍，幸賴二三四團勇猛射擊，我團預備隊亦前來增加，始將敵之前鋒散兵擊潰，而敵之援隊雖在我後包圍，但因時機關係，多未得展開，見前鋒退走，亦不敢久戰，乃退守喜峰城防，死力抵抗，血戰至黃昏後，我團始將喜峰城之東關突破，敵不支，遂退出城外五里之地，勉強因戰。我團跟進至敵陣前，因天已晚，不敢穹追，即于當晚在陣前構築簡易工事，防敵反攻，後相持直達三日，雙方時有接觸，互有損傷。我師長見無進展，甚為奮激，即限令我旅于三日內，務將敵陣奪回。我旅奉命後，于第四日拂曉，奮勇猛攻，始將敵陣衝破，敵倉皇撤退。我旅正跟追間，適我師部派出之遊擊隊，亦到達截擊，斷其歸路。雙方包圍，殺敵約近三千之多，其餘少數敵兵，均紛紛四竄，潰不成軍矣。我旅將敵擊潰後，探悉敵派出大部隊兵跑步聯合趕來援助，當探悉情況後，即于佔領地，構築堅固工事，以防敵反攻。且于工事之外，遍施偽裝，藉迷惑敵方偵察。次日敵之前兵，忽與我連哨接觸，約數十分鐘，即自行退走，以後亦無部隊來攻，僅時有飛機盤旋天空，偵察陣地，于前綫配備少數兵力，偽作攻擊模樣，而實則轉持大炮轟擊，步兵終不進前一步。我方在此情況之下，亦逐日派遣便衣隊，梭巡敵陣前，上面偵察，一面擾亂。

後探悉敵之指揮官，係日本木鈴師團，率有唐克車九輛，裝甲汽車十五輛，大炮六十餘門，督同韓兵前來馳援。我方又於陣地之內，加築蓋溝添深外壕，變換炮兵陣地，安置地雷等，並將我三十七師移進澈河橋，每日由朝至晚，用炮轟擊敵陣，敵亦不敢前進，僅陣地前，雙方時有小接觸耳。

忽一日敵飛機增多，飛程速度，較前低緩，來我陣地上偵察數次，次日敵炮兵忽集全力向我陣前轟擊，約十餘分鐘，又忽發現少數步兵，掩護唐克車，裝甲車各一輛，向我陣地猛攻，我第一線步兵死力抵抗，掩護我營右翼前之一排撤退，敵視我一排撤退後，愈加猛進，適觸我地雷炸發，雖未見大受損壞，然敵亦即停止前進矣。

我團長見敵車被地雷爆炸，立令我營所有武器集中，向敵車猛烈射擊，同時敵方亦用全力掩護，至使我境內敵兵，不能抬頭進擊。我團長因顧慮損失，即命止發射，靜守勿動，暗中準備手榴彈大刀，與敵施行肉搏。

敵見我方靜若無人，疑我退走，乃集炮兵全力，毀壞我工事，掩護步兵前進，我工事幾盡被毀，官兵傷亡行將過半，但終難從命令，沉着不還槍，敵見工事已毀，又未還槍，遂派隊欣然而來，利用我前面地形，勇躍前進。

我團長見敵已近，一面將預備隊加於前線；一面派遣逆襲部隊，包圍敵之前進部隊，并規定以我營營長之手槍為號去訖。少頃，敵仍未偵明我之情況，竟直達我陣地前十餘步之處。我營長見敵已接近，即連射手槍數發，我官兵一聞槍聲，均一致跳出壕外，遠拋榴彈，近揮大刀，殺聲震天，氣壯山岳，我逆襲部隊，亦響應出擊，前後夾攻，使敵忙無措，徒以雙手遮眼，受我軍之大刀手榴彈砍殺炸擊，結果擊斃敵人二百餘，奪獲槍枝數略等。

我軍將此敵殲滅後，所有官兵仍回伏壕內，越兩小時，敵方亦停止炮轟，戰局因之亦稍沉寂。我後方衛生隊，始將所有傷亡官兵，運往後方，分別醫治掩埋。迨至黃昏時，彼此又互相砲擊，各無進展，如長十四日，敵見我軍戰鬥力強，未敢輕犯，乃增派大批飛機，來我陣地上轟炸示威，但我方早有防空工事，飛機雖多，亦不足為我之大害矣。五日拂曉，敵又以砲兵向我陣地猛攻，砲彈如雨，工事毀壞過半，而我方官兵，仍沉着不還槍，僅砲兵以迫擊砲還擊，敵因鑒於上次之覆轍，亦不敢過於猛進，祇以少數兵力，向我牽制，一面以主力猛攻我右翼之二二六團，該團亦沉着不還擊，故敵終未得逞，僅用大砲終日轟擊而已，我一二三團團長於黃昏時見敵砲兵停止轟擊，料係敵兵已疲，乃選派遊擊隊多班，迂迴繞道襲擊敵之砲兵陣地，及至陣前，果為所料。竟奪獲山砲六門，毀壞野砲數門，殺敵數十名，由此以後，每日總有一二次猛攻，但我方終不還擊，每夜除派游擊隊襲擊外，餘則利用夜間，修理被毀之溝壘，並派工兵於陣地前，加設地雷雷裝等，防敵反攻。結果共奪獲敵之大砲二十六門，步槍三百餘支，輕機槍五百餘支，裝甲車乙架，餘數難以贅述，此係與日韓兵作戰之情形也。

日軍因見韓兵與我軍作戰，傷亡過多，戰鬥力薄弱，乃於數日後，另派日本生力軍一師團，由武藤率領前來換防，當換防之夜，一面以韓兵假作進攻之模樣。一面派遣夜間轟擊機多架，盤旋我陣地之上示威，更用探照燈探視我陣地數次，然後以所有大砲，向我集中射擊，其砲彈之稠密，乃前此所未有，我方不明敵情，以為今晚必有巨戰，即一面增加哨兵，一面將後方所有之預備隊，掃數開進前綫備戰，殊至天明，仍未見敵前進，後據偵探回報，始知敵已換防，我方反受其騙矣。武藤子接防後，即將其所有全力向我正面突貫攻擊，對左右兩翼，僅派少數牽制部隊，希圖衝破我防線，雖其攻擊精神較韓兵為強；但我官兵沉着應戰，敵終未得寸進。僅有飛機一架，忽來，施以重計之炸彈，兼以機槍向下掃射，飛機方回，隆隆大砲之聲又復轟動陣前，但官兵終不暴露目標敵無奈，乃以少數步兵，來我陣前誘戰候我一出壕外，將與肉搏，彼即後退，在地臥下，以其後方之機槍，向我掃射，我方中此類計，已經數次死亡官兵數亦不少，我國長見敵如此狡猾，乃下令改變戰術以誘若見敵兵前進，不許出外肉搏，只候其近至我有効射擊地區內，一律施以猛烈之射擊，因此敵之死亡。殆亦不少，彼此衝突，倏經廿餘日，敵雖未得寸進，而我方官兵亦將死傷過半，兩旅旅長亦均負傷，我軍長遂命三十七師前來換防，我奉命回山休養。我亦奉命回平接領新兵，此後前方戰況，不得其詳，僅聞卅七師奪獲敵之大砲三十餘門，機鎗頗多，我方亦陣亡團長一員，受傷旅長一員，傷亡下級官兵數亦不少云云。

我師換防數日，因古北口之敵，已進佔南天門。同時榆關之敵，亦進至距慶安約十里之地，於西邊模樣。中央令派韓我羅文哈防之蕭之楚部，又已被敵摧破，我部行將陷於包圍危險。我軍長乃一面令新編二師一旅前往防堵榆關之敵；一面將三十七師撤退喜峰口，欲利用長城之險，阻止敵軍前進。因復將我師調駐喜峯城內，加入戰綫。適時我已由率運部，亦隨之調往，參加作戰，敵軍見我三十七師撤退，不知因戰略關係，以為長已，遂乘我三十七師撤退時，向我猛攻，我三十七師官兵雖能沉着應戰，但因撤退關係，未得工事之保障，而死傷損失，實不堪以言狀。

撤退次晨，敵已追進至喜峰城外，與我一一三旅肉搏三次，最後我團一營，亦增加上前，用大刀與敵死拚，敵始受重創而回不敢復出，乃另換生力軍，日與我來肉搏，因我軍官兵，均長於大刀技術，故敵屢次前來，靡不帶創而回，如是，越四五日。我團長見敵如此兇頑，未可力鬥，即令我營挑選步兵七十名，連長一員，連附二員，由營附率領，雇請土人五名作嚮導，協同師部便衣偵探，利用夜間黑暗，由右翼繞道前進，襲敵砲兵陣地。殊料將至陣前，逢着敵之鐵絲網，我官兵不知有電，越而過，士兵中電死者十餘名，我亦被電擊傷，幸賴各官兵抬回，送往後方醫治，半日方告痊癒。

旋轉回前線，見敵砲兵陣地，仍未變換，乃復請令，以我死後餘生，率帶工兵七名，步兵七十餘，奔取上次敵砲兵陣地，頭電網前，先將敵之哨兵捕殺，後再令工兵破壞電網，魚貫衝入，直達敵陣，而敵人多在睡夢中，雖有醒者，見我軍猛勇，亦忙無措，多被撲滅，幸免逃脫者，為數甚少，一面即將不能搬運之重砲二門，機件毀壞，其餘山砲四門，奪回營中，從此以後，我軍無夜不派襲擊部隊，與敵周旋，如是數日，敵畏我軍夜襲之利害，乃退出喜峰口城外百餘里之地，與我相持，僅日來飛機數架，偵察我方情況而已，但我方亦因戰略關係，未便前往攻擊，竟至對持一月有奇，後因檢閱之敵已佔遼安，遼東半部，皆為敵有，我軍不得已，擬退至灤西沿岸，防守灤河橋之綫，以距敵甚遠，遂於白晝撤退。殊料日軍演習精速，竟當我撤退時，乘隙來攻，時我團已退過灤河，在灤河橋之南白塔寨地方休息，未得加入戰鬥，僅我二十七師及一一三旅與敵死拚，前後肉搏格鬥共九次，結果我方得佔優勢，奪獲唐克車五架，裝甲車一輛，敵受重傷而回。

我三十七師即於當晚渡過灤河，後防僅留二二六團掩護，與敵相持，將近五日，忽奉命調回山屯營休養，令我團前往換防，我團於連令接防後。次日拂曉，敵即乘我地形不熟傾全力向我猛攻，以主力專向我九連所守之山頭攻擊，其陣地受敵砲火之轟炸，幾無全土，我九連連長見陣地如此危險，不能久持，又無命令，不敢撤退，在此徒受無味之犧牲。

，不如與敵一拚，遂將所餘之殘兵，分爲數組，乘敵炮火間斷之際，利用地物隱蔽，潛至敵山之腹，以手榴彈及手鎗向上拋射，斃敵不少，然終以人數過少，不敢前進敵陣，仍退回陣前，利用地物隱匿，如是往來共計九次，殺敵固屬不少，而我九連官兵，亦將死亡殆盡矣，至黃昏，僅餘士兵十九名，司務長一員而已，但人數雖少，該司務長猶能奮不顧身，率所餘之十九名士兵，衝入敵陣，作最後之決戰，及至陣前僅餘士兵三名，同該司務長一人，因該司務長挺刀上前，竟爲敵槍一終，該三名士兵將其奪回僅受重傷得免其死亦云幸矣。

我團長見九連全連覆沒，陣地已爲敵有，遂命我所守之陣地，交團部手槍兵接替，率十一十二兩連，前往奪取九連山頭。率命前往，甫至第二個山頭，忽逢我第一營營長杜國邦，即以手鎗迫我由山右而下，促奪回九連陣地，我即率隊而下殊未走二十步，連死傷已達五十餘人，我意欲于山腹抵抗，避免無味之犧牲，而杜營長不明戰況，又前來迫迫我，不料言猶未已，敵彈而亡，我遂退回山頂，抵抗一小時之久，以無溝壑及死角可以利用，死傷又近百人，忽乘敵停止射擊之際，令士兵退守後而高山，以其居高臨下，便于隱蔽觀察。及至後山，我營長亦率十連前來同守高山。直達次日，敵機後進攻凡十五次，皆被我榴彈擊退，殺敵將近三百餘，奪獲步機鎗共百數十枝。但我營官兵，所餘亦不過百名餘，非被機鎗射或週身窟窿，即被炮彈炸爲泥醬。當斯時也，我營長及我，亦均負傷，幸可支持抵抗，直至黃昏，我師部命手鎗團前來接防。我團奉命調回遵化整理。前方戰況，告一段落，僅至在薊縣練兵補充損失而已。

月餘後，因古北口友軍徐庭瑤部。已撤退至三河縣，榆關友軍商震部，亦退至唐山縣，山海關友軍于學忠部。退至天津。我軍亦奉命撤退，集中通縣休養。

我軍長于奉命後，即命所部于五日內到達通縣，兼程行軍之苦，固不必言，惟敵軍飛機廿餘架，隨我撤退部隊擲炸。一面又以唐克軍在後跟追，更使我軍避免飛機無補，抵禦唐克軍無法，倉惶失措，死亡枕藉，雖後面派有我二三四團于遵化地方掩護退却，但時已全被包圍，幾乎全軍覆沒。僅衝出五百餘人，亦無多力抵抗，經此最後之損失後，幸

得四十軍應炳助部，于蘇口蕪縣邦筠二河一帶掩護，始退抵蕪縣，陳兵運河西岸，與敵相持，後因中央與敵議和，不復再戰，自此戰事遂告結束。

日我兩軍此次作戰各有所長，亦各有所短，茲特即管見所及附錄于後以資參攷

日軍之優點

- (一) 兵種俱備，武器精良，步炮空軍聯合作戰，最為確實。
- (二) 輸運靈便補充換防最為敏捷
- (三) 整理迅速遺棄易於集合
- (四) 善于利用地形不易為窺見
- (五) 遠戰沉着臨陣精確炮兵觀測得力，遠達亦能命中，
- (六) 騎兵能獨立作戰

日軍之缺點

- (一) 攻勢精神缺乏最畏接近肉搏
- (二) 警戒不嚴容易夜襲

我軍之優點

- (一) 能忍受耐勞服從到底
- (二) 長于夜戰善于肉搏
- (三) 團結力好不易突破
- (四) 犧牲性大不顧生死

(五)長於山戰進退敏捷

我軍之缺點

(一)武器不良各兵種不能協同作戰

(二)觀測力欠砲兵聯軍不確實

(三)輸運遲緩接濟困難

(四)通訊不靈敵情傳遞遲緩

(五)奮勇過度易被敵入引誘

嗚呼東北四省既已淪亡，回憶數月間與暴日銜鋒肉搏之事實，猶宛然如在目前，彼日軍之所長，即我軍之所短也，取法他人之長，生聚教訓，戰勝暴日，以雪歷年來之國耻，凡屬軍人，均與有責焉，陸軍新編第三十四師師長陳公玉奎，軍界之泰斗，治軍湘西十餘年，所轄有世外桃源之稱紹洲以虎口餘生，趨而晉謁，談及中日之戰，公若不勝其憤者，故將此次抗日實戰之經過，詳為筆述，深冀公以其所以救湘西者進而一援手於積弱之中國也，其可乎？前任陸軍二十九軍第三十八師第一百二十二旅第二百二十五團第三營營附張紹洲謹述

邊情

▲赤匪竄川及川軍剿赤軍力之配備

重慶十月三日通訊：二十一軍與二十四軍戰役業已結束兩軍剿無問題。在返統一期中，赤匪四方漫擾，北道赤匪，已將廣瀘城口儀隴巴州瀘江一帶，以及榮遂等縣佔領，現張國燾匪部，盤踞貴門關一帶，時時東擾快界。丁長壽匪部盤踞空山壩兩河壩長坪一帶，搜索糧秣，阻塞各要隘。該匪各部，運糧積南江，並謀向外區直擾，川西新雙等縣地方圍攻，前改爲抗捐軍者，及劉文輝潰散部隊，均受赤匪運動。上川南之大冶，亦有赤匪擾害，下東施利赤匪，漫擾黔石邊界，已由五師連隊孟劉担任分頭進剿。現劉湘督辦，在蓉正會議剿赤計劃，定於十月四日親赴黔，對剿赤各軍所派兵力，鄧錫候廿團楊森十五團，劉存厚五團李其相羅澤洲共九團，田頌堯全部。劉督辦除付特科飛機外，抽調卅六團。劉督辦，概由劉督辦負責，鄧田各任三路指揮，定於十月上旬出關進剿。

▲川中將領之實力

重慶十月三日通訊：劉湘兵力現計百廿餘團，鄧錫候現計五十餘團，李羅共計卅餘團，田頌堯現計卅餘團之譜，楊森現計廿七團劉文輝現計廿餘團劉存厚現計十餘團，北道赤匪，約計萬人以上，新雙大冶赤匪，不過千人，匪難猖獗，鮮難成事。

▲其他情況

重慶十月三日通訊：鄂軍前線收編劉文輝殘部計廿五團，李羅兩部亦收十餘團，劉湘計收廿五團楊森剿赤，損失

兵力一團失去，遂經兩縣，田軍則亦，損失兵力約計一師，失去順屬五縣。川戰未結束之先，赤匪猖獗者，係以司令子伯陶化明等部，將軍團中，尙未入城，欲買外卒，因警戒嚴密，赤匪不易得逞，陝邊赤匪尚有入川之謀，因戰事結束，今未敢犯，新雙赤匪，勾結地方抗捐軍，潰軍等活動。大冶赤匪，在鄂鎮擾害，現各要地正派隊查緝中。

▲ 川戰結束各將領一致剿赤

重慶十月十日通訊：現湘督辦，坐鎮成都，唐世遵師長，定十月中旬回渝鎮守，代行地方督辦職務，二十軍楊漢忠旅，在渠縣三區失利，廣元一帶赤匪未肅，新雙大邑三縣赤匪，諒難肅清，下東石黔邊匪，連旅正進擊中，川省之二十軍劉文輝，自失敗後，因駐越南一帶，欲經營西康，苦無糧精，欲回雅安，亦無辦法，只得電請冷寅冬師長，向劉督辦表示，願將所有部隊，抽撥歸同剿赤，並請劉督辦以相當接濟，自北道赤匪得逞以來，二十一軍已令范紹儀，王治島兩師進剿，並調四師周紹軒，廖國華兩旅全部，開闢大合助剿，張華封旅助防二十軍成區，現進軍渠縣，二十軍以漢忠部，運渠，三區之匪，混竄蒼水，沿河赤匪，雖被擊潰，楊旅部傷團長二員，官兵百許，南都軍團，兼中查區嚴防。現二十一軍劉湘督辦，欲剿北道赤匪，已分六路總指揮，省方鄧錫候任第一路總指揮，瀘川由嚴覺，任二路總指揮，軍事學家任，任三路總指揮，羅澤洲副之，廣安楊森任四路。指揮，省縣王德基，任五路總指揮，范紹儀副之，嚴宏烈存厚，任六路總指揮，各率勁旅正取道協助中，現二十軍，又調第一師全部，指往江巴待命，北道赤匪計約萬人以上，前次軍以楊田兩旅任防務兵力外，餘則對該赤匪配備未盡完善，現川中諸將領協同一致剿赤，共抽調兵力八十餘團外，劉督辦令所有飛機，調往東方，作助赤應用，此次以六路總指揮，率領勁旅，分六路進剿，取大包圍形勢，北道赤匪，可與驅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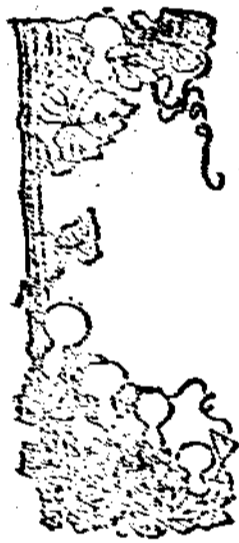
▲ 西秀之防務

重慶十月十日通訊：西秀彭彭有失意之軍人及黔江縣聯英匪首在松桃一帶聯絡，現田旅除秀城駐兵一營外，餘則分

駐石堤，西屬興隆坪，老寨，龍溪等，二十一軍對西秀黔彭蔣派協防，劉已調委第一師九團團附羅英，爲西秀黔彭聯軍大隊長。

▲近來之川局

重慶十一月八日通訊：四川匪禍，將成燎原之勢。察其藏結所在，川民受惡政治壓迫榨取歷十數年，人心盡憤，乘情浮動，爲共產思想易於侵入之區；而地大物博，又爲最易滋育休養之地。在赤匪徐向前去年底，初窺通江之時，不滿三千人，自興田領受，一再掙觸，半年之間，驟增至三倍之衆。本年八月漾日，攻昭儀隴，南向堆進，次窺嘉陵江左岸，完全佔據，九月漾日，復中儀、龍側面，猛撲楊森防地之營山渠縣。楊由廣安退順慶，損失槍械不少。匪既得手於營渠，乃轉而東向綏宜，先以六十便衣隊，遠投綏定，大部跟至，劉存厚倉惶棄其根據地而走，於十月號日，距楊森之退，不到一月耳。川軍田頌三部，均已受重大損失匪勢益張，且綏定修械廠入於匪手所增實力，更不可量。今後人數較多，實力較厚者，惟劉湘及郭錫候兩部，在赤匪戰界，向保避實盡虛，劉湘比較有力，故又轉而向肥田之田都壓迫，據十月卅日成都電訊匪軍陷綏宜後，又擬奪取蒼溪閬中有據河澗險阻止大軍進剿之企圖，而郭錫之賀龍匪部，方由利川直援川省之黔江其勢頗欲與向開江方面南竄之川匪相呼應，因是激萬之聞。實爲可慮，劉湘方將索因其激萬根據地，在勢不能以全力分援田劉，而郭錫候則川西在所必保，亦斷無餘力顧及他人，由此觀察川局前途，實不可樂觀，假使徐匪輩得渡越嘉陵，分攻順潼，則蓉渝危殆全川變色，更進而興陝遠侵甘肅；下鄂西，擾漢黔，據川省之富源，得漢渠之便利，其勢恐更非今日江西之瑞金比也。



文藝

● 玉璽將軍歌

乾嘉以來數精兵。鍊軍士馬趨幽并。縱橫造決若風雨。牌刀身手揚天聲。湘軍突起道咸際。鄂田並負益將名。南疆和衣歸血戰。寶水橫刀突重營。如今歷歷在人口。令人慷慨思長城。長城萬里今誰固。湘西半壁悲凋瘵。玉璽將軍出將家。虎頭燕頰何精銳。投筆思從班仲升。名理遠躋鍾士季。聯縣深惟自治謀。儲兵更振屯田制。西疆靖妥戩樂郊。東兩股勳延國士。桃蹊難犬正嬉娛。不道人間更何世。中興將帥登清時。湖南天下繫安危。百年元會關天運。九塞淪胥情國戚。五嶺風雲人禍急。大江日夜客心悲。巴渝迢遞驚烽火。貴筑延遲劇鼓鼙。東海共探秦帝耻。西方爭寄美人思。禮闈玩芷香空谷。山樓隈茗託芳園。故國行吟憶屈平。舊都結契懷秦穆。乾淨攬留片土來。蒼茫豈畏滄於澗。談笑終看展赤眉。指揮若定收青嶺。鶴峯遺子拜旌旗。龍山黎庶安松菊。愚民保境苦心殷。孰長親仁垂教裕。但期貞諒全始終。豈計玄黃多翻覆。九澧無波啓太平。三湘如鏡同枯菀。六月樓戎上將臺。十年舊地我重來。執鞭喜覩宗盟長。仗節欣隨蓋世才。清風鈴閣花千樹。明月西園酒百杯。荆蠻尚留餘烈在。英雄須換倒流回。忠勤八德翔誠護。杞梓千章作意培。身臂舒翅百無礙。精神凝結萬龍裁。襄歌勉舞裂金石。衝嶽陰靈徹地開。

右玉璽將軍歌。本區副司令安化陳浴新公所作也。余於友人於梅橋處見之。反覆誦咏不置。意其於詩學必九折臂。始有是鏗鏘流麗之什。非假吟風以飭聲貌者所能馳新。兩冠之本刊文藝門。俾凡籍國學者有所尋焉。唐仲益謹識

● 陳浴新軍人修省學弁言

陳渠珍

內國大亂之肇結，胚孕於約嚴振振者之不修省。不修省。故乘森之良虧蝕。擢權利。構內戰。不恤以其所以捍國者。國。所以衛民者。殃民。私竊心焉。謂非賦流吾先民輝燭之九經八德。究不能祛其習而反於初。則日討士兵。詔以良心之不可死。且勸爲成書。憲作師律。屬宗子洛新以其所著軍人修省學見示。爲綱凡十有四。爲目凡三十有七。都十餘萬言。吾始於修身齊家之綱。而推之於治國平天下之大。有與余之軍人良心相互發者。而枚舉九十年來之喪地失權辱國。沉痛淋漓。足作國人敢憤殺賊之氣。則又過於余之良心論焉。於戲。洛新今年始奉檄來爲余貳。而其學說乃不謀而與余曠隱相契合。余於是固然於余之軍人良心一論之無獨有偶。而致愾於國家歲糜百千萬帑以養兵。人民盡賦租庸調課以餵餉。果非欲其盡吾國而殃吾民也。洛新末復援記禮者之言。謂德治國平天下。爲世界主義所自昉。規管世界於大同。則軍人修省一書。又不徒爲內國約服振振之袍澤同志發。佛放眉間白毫相光。照東方大千世界。吾洛新應天閔人之慈仁。實爲近是。彼視眈眈欲逐逐已爲刀俎而以他民族爲魚肉者。袖釋此書。其亦可以反矣。

● 第四路軍幹部教導總隊新闢樂園題辭

陳渠珍

哀英才而教育之。樂也。樂園即以樂名。嶺相山社。墨石爲山。崑崙崑崙。取材飯。不舍梧楸。引水作池。一曲一瀉。藝練杞天。於焉宛寫。樂樂必先以忍。忍必先乎天下。麗天王良方策馬。人間何世。羣龍戰野。三島魚窟。仍歲志拊夏。虛紈我邊陲。租闢我堂。腰短及處無全瓦。一炬阿房十猶緒。鉢鑄遺子神遊。同袍好身手。急起莫欲。母爲愛新賜羅之冥話。毋師習到田賦之輕餘。推希騰凱未備起我。靡鄰封齊誓。瑞飲指東京。一酒胡兒。舉國賦此歡。攜此作康。恬嬉安可。此樂亦權且。岌岌岌岌。持此此教者。

● 次均昌江陳倜志鈞石蓮閣辟暑二首

谷梅喬

勢目金剛浪作威。人心危殆道心微。蓮能化石緣慈法。松一充根似成。東漢主深漸。西征記又新。京機。雲霧虛

洪天君素。注視風幡不動飛。

清才端合開生面。一首詩齊古大家。剛喜談天送玉嘴。忽驚飛電掣金蛇。人無風趣官多貴。座有醜蘭酒不賒。目擊道存交臂失。恨同溟海魚無涯。

● 晚秋堂續詩

鳳凰田興奎星六

過譚長公墓上同者黃君嵩濂邵君次蘭

長陵分路入深松。萬軸開書一碧重。靈谷讖書餘卓錫。公書靈谷寺聯，對句曰錫鍾山大氣此蟠龍。因依水石多臺榭。

點刺功名上鼎鐘。時事豈關吾輩在。且凌高處望衡峯。山向開遙對衡嶽云

晤洞庭旋別去

一見渾如故。英雄王仲宣。意窺千載上。詩和十年前。國事那堪問。文人容自憐。片言說余訝。姑看破山川。

泛玄武湖

新荷浮水葉初圓。滌冷湖光四月天。雙槳但教輕盪去。有鷗呼處一停船。

留次蘭所十餘日別後賦寄兼證况松東史恕齋吉甫諸君

孤抱廿年憂憤極。舉杯傾共對床談。一官元亮貧如故。七事嵇康懶不堪。車馬戰塵驚塞北。關山哀淚賦江南。功名漫數鄉會左。自辦漁竿過釣潭。

留別亞子申江

神交十餘載。每繞夢邊思。攜手喜君健。掉頭知國危。霸才終有縣。市隱此相宜。癡笑迂頑老。江山浪自賤。

暨華劉君，治大同學，甚唱非戰說，主以人消救國，始相晤普陀山中，談甚洽，歸遂有慈航畫報之刊。賦寄一律，即次題晚秋堂詩約。

民何日少爾多才，怪事年年戰內開，當局豈慮江左望，看山同話海南來，難云殺却非機器甘肅劉果齋君，痛言機器殺流血，殺盡天下人，漫執禪心比鏡臺，歸且桃源深處隱，紫松千萬倚雲栽。人，不流血名機器起，余謂

蕉香館續詞

鳳皇田與奎星六

齊天樂

寄懷次灼三詞

屠人學說炮天下，更教技翻淫巧，蔓摘瓜稀，其煎豆急，風景河山空好。全盤錯了，話滄海桑田，眼中垂老，却偏紅羊，一羣獲大坐當道，山狐夜連鬼嘯，怎吹燃秦火，書又殘燒，蟹蟹橫行，蟲蟲腐化，爭尙漢朝唐誦，開門入盜，但肉酒歡場，翠情紅悼，血墨沈沈，夕陽憑汝吊。

前調 次前韻

輕輕春送神州去，又爭賣奸儂巧，地斷珠崖，山圍鐵甕，依舊夕陽樓好，棋輸定了，問荆棘銅蛇，淚邊人老，驚起戈聲，其傳博博戲爭道，風翻一天火嘯，怕崑岡石玉，同捲紅燒，未造明爭，偏安宋守，多事不堪評語，爾東大盜，算盡血沙場，死還堪悼，遼鶴飛來，一拚詞客吊。

風流子

感時寄海上友人

蒼虬翻海水，黃雲起，斜日射潮紅，怪三寸鐵剛，爭談稷下，一九泥小，不寒關中，暮回首，野處驚亂角，沙血照邊烽，寒雨入吳，江鱸血滿，殘旗歸馬，遼鶴煙空，聲聲仍呼急，金人南下矣，哈徧胡風，思使諸君痛飲，遙隔黃龍，問臨洮不過，將軍安在，匈奴可斷，飛將無功，問了銅琶鐵板，愁了江東。

金縷曲

●登四佳樓眺遠樓在鳳凰西城上

淡柳烟低綠。上重城。層樓更上。萬山青目。二水合流峰四挺。中有一峰高獨。豈米董名家畫軸。我在卜頭狂發笑。聽風鳴便有雲生足。塵離外。颯雙鬢。憑欄話古傷今局。奈塵塵水揚東海。龍蛇起陸。寒雲陰山飛渡也。胡馬中原爭戰。兀覆地邊愁千斛。打碎唾壺呼雜酒。好男兒莫更新亭哭。歌一闕。出國曲。

如此江山

劉君約真。屬李行我居士。以船山老人。滿湘十景圖詞寄。補爲圖。出示行題。爲賦此解。

湖南萬古壁消絕。有人潤阿曲。雲斷蒼梧。月明空瑟。騷意九歌重讀。黃昏夾讀。比瘦江雨。總多哀曲。流怨翠潭。晚煙空影溢茶綠。片帆湘濶六六。到七二峰巔。乍開朝旭。故國愁心。曩臣遺恨。搖落荒江老木。詩排畫日。算秦火燒殘。尚餘湘竹。仙羨劉晨。采菽香一掬。

●補裘

幼穉之手

晏子儉且廉。一裘三十年。我裘幾兩載。卽敝不可穿。盛寒謀新置。青袂招不前。北風何凜烈。呵凍寫吟箋。人情無快曠。對裘亦自憐。呼妻開舊篋。持裘索藏焉。拙妻聞言笑。雖敝莫棄捐。待作裘湯畢。爲君密密縫。不慚三英燦。何妨百結聯。力倦裘乃補。更關人未眠。隔晨起著之。不覺色怡然。依舊裘不敝。差可耐雪天。服雖非楚楚。公子尙翩翩。國亂思良將。家貧賴妻賢。人生誰無過。所貴能自檢。我賦亦有缺。補之卽可全。

買花

買花應過市。香送惹人憐。惜花千古事。莫惜買花錢。

星期日

一日初晴大有忙。催人薪水費思量。吟詩且喜無羈絆。睡到人家午飯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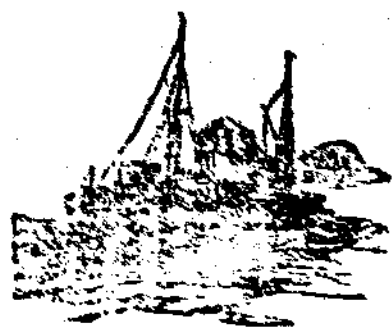
草履聲喧報客來。昨宵有約不須催。何如八角登山去。探遍蠻花緝草回。
游罷歸來興未休。相將飲宴雜觥籌。此間當作桃源地，專不關心不解憂。



雜記

● 考查湘西苗族紀錄目次

- 一，弁言
- 二，苗字之意義及苗族古時之發明
- 三，苗族之附屬
- 四，苗族之區域及人口
- 五，苗族之種類及語言
- 六，苗族之生活及職業
- 七，苗族之婚喪及服飾
- 八，苗族之技藝及醫藥
- 九，苗族之政法及教育
- 十，苗族之鬼神及娛樂
- 十一，苗鄉之景物及氣候
- 十二，清季乾嘉間苗變之始末及苗族之英雄
- 十三，結論



● 考察湘西苗族紀要

石宏規

一、前言

余家世居水鏡，與苗苗相距不一里，關於苗族之生活，習慣，風俗，語言，地理洞悉；惟自幼入塾就傅，鮮有接近機會，稍長復負笈外遊，相去益遠，十七年，得遊歸來有志從事苗族之考察，且進而求實現總理國內民族一律平等之主張，本因事牽，順其之遂。今夏中央研究院，特派考察湘西苗族專員凌純聲。研究員芮逸夫，助理員勇士衡，前來考察，相約結伴借往，欣然許之，計自六月四日，由鳳凰出發，道經麻家橋，樂家，鴨拉營，鳳凰營，岩板橋，老洞，石灰壩，龍興，大馬，烏巢河，新寨，斗沙龍，魚洞，鴨保寨，陸朋村甲，大龍洞，高岩河岩坎坡，大新寨燒寨，牛浪，飲橋，黃溪，乾城營，草子坪，三拱橋，得勝營，清溪哨，黃土凹，香樓橋，兩運原地。進行九日，休息於新寨，與乾城，亦九日。同行者，除凌芮勇三人外，尚有新編陸軍三十四師獨立旅副旅長戴季相湘西屯政處副處長羅子雲鳳凰縣政府秘書王悅岩乾城三縣邊境警備處副處長曹文雲鳳凰苗族代表吳文群乾城苗族代表石岩山水鏡苗族代表羅謙章及苗疆各縣士紳左唯一陳少輝，陳子光，陳慶生，田人文，劉祖平，諸君茲將考察所得，撮要紀之。

二、苗字之意義及苗族古時之發明

漢族入主尋夏，靡然自奪，自謂為神明之裔而於異族復以夷狄蠻貊狃狃狃狃稱之不指其好亂逞兵，即目為蠢如犬豕，關於苗族則不然，世傳苗族為炎帝子孫，或謂為黃帝曾孫卜明之後，究竟苗與漢，係同一祖先抑係別種，實不可考，姑置不論然按說文草生於田故曰苗又云植物初生亦曰苗，則以苗字名族之義，實顯示其民族躬耕力田，以農業為生活之根本並無鄙視及階級畛域之見存乎其即今人昧於古義常以苗字謾人而苗族亦以為不美之名，諒莫如漢吁何其謬也。苗族乃中國之主人世界最古之民族，洪荒之世披荆斬棘以辟山林，實大有功於中國，今僅就其發明試言之；中國農業，畜牧，其始發明者，實無不稱神農，然實與苗族有莫大之關係，蓋苗族為中國之原始民族，其原始生活，亦

爲農業生活，漢族來自中亞細亞，沿黃河而東。其生活純恃遊牧，與今之蒙古民族相類，後因代出明君，漸向南侵，遂因氣候環境之關係，由遊牧進而農業，其農具及耕種之方全係取法於苗族，而加以改良焉。漢族誇大喜功，拔苗入之美而爲己之發明，湮沒至今，無人道及，此苗族有功於中國者一也。中國古代戰爭之器，皆極精劣，及蚩尤興，乃有利器，史稱蚩尤好功喜亂，作刀戟大弩。又山海經云，蚩尤作兵伐黃帝，管子地數篇云，蚩尤受金作兵，由上觀之，則刀戟大弩與戈皆作自蚩尤，又史記五帝紀正義引龍魚河圖曰：「蚩尤兄弟八十一人，皆銅頭鐵額，」使蚩尤爾果銅頭鐵額也，黃帝安能擒而殺之，蓋其時，蚩尤必戴甲冑，而後族因未見此物，驟見蚩尤之甲冑，遂疑其銅頭鐵額也。治乎蚩尤敗亡，此等武器，歸於我族，我族遂亦無仿造，以爲後日戰爭之利器，此其有功於中國者二也。上古之世，吾族之教重術數，苗族之教重鬼神，楚語曰：「少皞之衰，九黎亂德，」按九黎蚩尤皆屬苗族，「民神雜糅，不可方物，夫人作享，家爲巫史，無有要質，民匹於肥。」由是觀之，當時苗族，蓋以奉神信巫爲其教義，而吾族因重術數而輕鬼神，故嘗思撲滅其教義。呂氏春秋召類篇云：「堯戰於丹水之浦，以服南蠻，舜却苗民。更爲其俗，禹攻曹魏，屈楚有愿以行其教，」此蓋欲更其俗而從吾族之教也。然虞夏以前，吾族先哲，不信鬼神，及周以降，則術數與鬼神並重。夫迷信神道，由今觀之，固無足取，然在上古之世，民無知識，藉之以勸善懲惡，未嘗無所裨焉，此其有功於中國者三也。夫苗族之在中國，既有此三大功，吾人豈可食其惠而鄙視之，豈隨之，不齒苗之子孫，又豈可不自尊其祖，重其族，甘效數典而忘其祖乎？

三、苗族 南遷

苗族初居黃河沿岸，其勢甚盛，迨漢族由帕米爾高原東徙，逐之而據其地。史稱黃帝戰蚩尤於涿鹿之野，舜置三苗於三危，該族力不能敵，乃由抵抗而屈服。故虞書有云：「舞干羽於兩階，七旬有苗格，」自斯以還，苗族南遷，與漢鮮有衝突，何以知之？史記周宣王二年，荆楚蠻王命方叔討平之，按荆楚即今湘鄂皖贛諸省也。吳起曰：「三苗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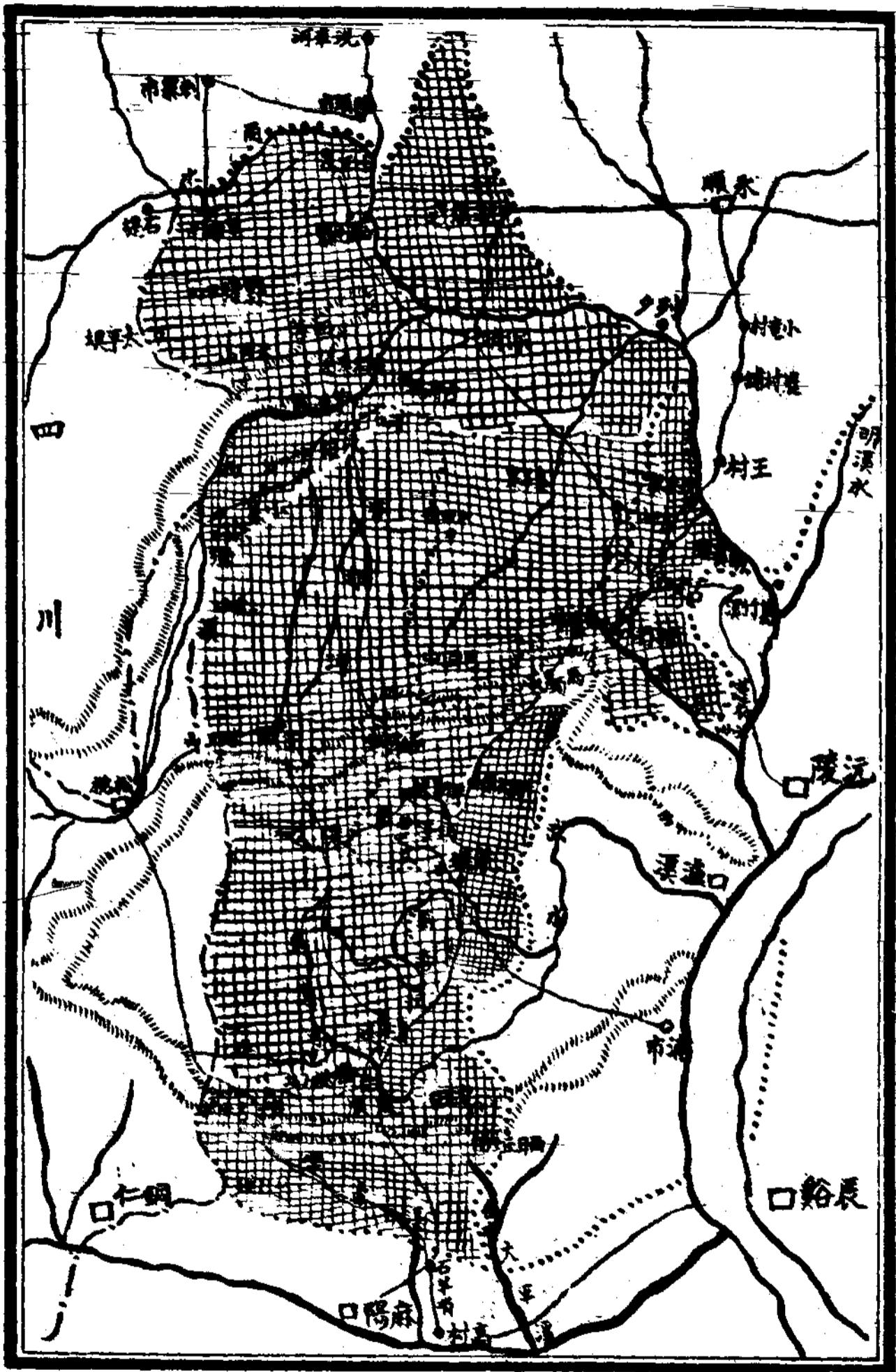
國，左洞庭而右彭蠡，「洞庭彭蠡，亦為荆楚之地，即當時苗蠻之混合地也。又漢武帝時，武陵五溪蠻叛，帝命劉向馬援先後討之。按武陵五溪今之常桃以上及黔東各縣也。故自周以後，苗族由洞庭彭蠡間，復分竄而入湘西廣西雲貴及蜀之東南。今湘西苗人醉舞演戲，其神之出路，係由桃源縣之桃源洞為出發點，中經新店界亭馬底辰陽臨澧而達於關神之家，是徵湘黔之苗，古時皆由武陵而來，蓋徵今之曰苗，昔時統稱曰蠻，然言蠻實可以概苗，言苗未足以概蠻也。東漢而後，苗漢相安，史少記載，直至明季，苗亂始萌，至清乾嘉，而禍益烈，始則苗人受制於蠻，繼則離蠻而獨樹一幟，苗蠻之分，自明始矣。

四、苗族之區域及人口

苗族南遷之地。上文已詳言之，此間所指之區域，係以此次所考據者為限，即鳳凰乾城水澗古丈保靖五縣是也，此五縣位處湘西邊陲，東接瀘沅，西界黔蜀，南連辰麻，北毗水龍，山水險阻，素為苗族負隅之區，總計面積約四萬方里，苗族棲息之地半之，人口約六十萬，（據湖南省民國二十一年人口統計，上列五縣，共計人口五十五萬二千七百九十三人，）苗族則佔三分之一而強，（附五縣苗漢分佈簡圖於後，）以此推之，苗族散居滇桂黔等省者，不下千萬也五縣中苗族之最多而最兇悍者，首為水澗鳳凰，次為乾城保靖，至古丈則苗僅佔一隅，為數不及二萬耳。

鳳乾綏保古五縣簡略形勢及漢苗分佈區域圖

附記 紅色表示苗區
藍色表示漢區



五、苗族之種類及語言

苗族僻處西南林谷，自成風尚，鮮與外族往還，而中國政治，向以漢人私入苗地，懸參例禁。有明以前，苗族內幕，罕有知者，清季乾嘉後，此禁稍弛，惜國人漠視，記載不詳。以致對於苗族，僅以其所尚衣帶首飾之色而別之曰紅苗青苗花苗白苗等名稱；然其生理上是否有別，未可知也。其語言呼嘯嗚舌，亘古不變，但該族散處各地，語言亦略有不同。古無之類，如茶烟槍燉火柴煤油之類，仍探漢音，其捲舌重濁，今猶昔也。茲擇其普通基本語言，分類彙譯於左，並附苗歌一首於後。

1 衣帽類 單衣曰窩鴨，夾衣曰窩夾，棉衣曰窩機盤，青衣曰窩脫，藍衣曰窩揆，長棉衣曰窩機盤斗，短棉衣曰窩

機盤類，褲子曰果帽，鞋子曰耐配，靴子曰果靴，裏脚曰果處，衣領曰果朵，袴子曰備角窩，

2 動植物類 馬曰大美，牛曰大欲，羊曰大戎，雞曰大戒，犬曰大規，豬曰大獵，犛子曰大雞，蛇曰大能，猴曰大交，魚曰大謀，虎曰大脚，鵝曰奴，鴨曰奴安竹曰個老，桃曰被怪，梨曰神茶，李曰被李，柿曰被蠻，果曰被若，豆曰斗，谷曰流，包谷曰波若，麥曰高目，稻草曰梅流，銅曰銅，鐵曰卵，金曰硬，銀曰惹，錫曰將是。

3 身體類 身曰過丟，頭曰高卑，面曰美，眼曰撈界，耳曰懂認，鼻曰巴留，口曰屏卵，頸曰惹空，肩曰勝際，手曰過頭，腹曰過遞，舌曰過忙，齒曰過鮮，鼻曰過寬，如曰嘴柱，股曰架碑，脚板曰板搭，脚趾曰被大搭，人高曰維乃，矮曰啞，貌美曰惹催貌劣曰身佳。

4 數目類 一曰阿，二曰偶，三曰補，四曰彼，五曰是，六曰左，七曰中，八曰德，九曰脚，十曰谷，百曰阿搵，千曰阿串，萬曰阿萬。

5 器物類 寶鏡曰果箕箱曰果袋，鼓曰播儀，鑼曰果金，銀曰果雲，銅曰硬聽，秤曰告且，烏鐵曰歐，刀曰果膝，柴曰果寧，一曰碗果者，升曰果寧，斗曰果斗，杯曰阿杯，碗曰阿嘴號曰喇叭，書曰諾，柱曰記北，椅曰阿椅。

鑽曰果嘴，憲曰阿憲，鑽子曰阿憲，三脚阿紅，鑽子曰阿走，鑽鑽曰厚盤，面盆曰白沾美，脚盆曰阿白沾鑽，帕子曰贊美，鑽曰料，油曰綫，茶油曰綫務，桐油曰綫多約，小米曰精僕，大米曰精粘糯米曰精奴

稱呼親祖父曰阿爾，祖母曰阿娘，父曰阿爸，母曰阿媽，(米)伯父曰阿扯，叔父曰阿么，兄曰阿那，弟曰代濟

，姐曰阿雅，妹曰阿菊，子曰代代，女曰代帕，姑曰阿猛，姨曰龍龍，外公曰阿大，外婆曰阿達，舅曰阿勸，媳曰龍，孫曰龍，夫曰抱，妻曰扒，養舅曰補舅，親家曰巴注，客人曰果乍，苗人曰果雄，大官曰猛貴，小官曰秀貴，兵曰連，雲飛曰出連。

7 自然界：天曰大霜，地曰大豆，日曰奈，月曰納，雲曰納左斗，風曰箕，雨曰龍，雪曰美，火曰老斗，水曰露，浴，天晴曰魯，天雨曰達爾，天晚曰茫內，天明曰們。

飲食起居及通常語 吃飯曰噃利，吃菜曰噃東有，早餐曰噃利朝，中餐曰噃利暮，晚餐曰噃利非，飲酒曰呼酒，飲茶曰呼茶，吸煙曰呼煙，睡覺曰保月，起來曰銷勞，大曰遠，小曰削，哭曰宜，笑曰遠，看見曰在日，講話曰佈騰，解小便曰格茶，解大便曰格極，肥曰服，瘦曰磨，洗澡曰載務，讀書曰親話，上山曰扯採，趕場曰趕場，冷曰權，熱曰確，欠債曰該降，還債曰畢降，公道曰佈理，不公道曰屈佈理，是曰寧，不是曰魯寧，坐曰登，起曰鑽，嫁女曰送代帕，完婚曰堂扒，有禮曰達內，葬曰涼內，祭曰楚怪，殺人曰打乃，打人曰打乃，耕田曰疏那，敬土曰疏由，開路曰了乃溝，知曰嚴，不知曰屈嚴，多謝曰騰霖。

以上所譯，乃本城乾綫三縣之苗話，雖各地方調略有區別，然於動詞，則以大字冠之，稱呼則以阿字冠之，名物則以果阿窩被等字冠之則皆相同，且其音或與多與漢語相類者，究不知苗學漢，抑漢學苗耶。

贊揚苗歌

敬胆慈紐部當出。底舍底妍慈使天。噫嘴多慈怕大元。二層多去蘭芬了。不挑奈胆作東出。

蕪元多玉九連寶。金花多蕊銀花紅。天成佳偶同到老，有緣沙多龍配鳳。白虎青龍沙的轉。

蕪神總管缸買封。補仙老豆發告老。

滇譯

良辰吉日結了婚。歡天喜地樂融融，一賀嬌妻如甜美。二慶嘉賓滿座中。好比旭日東方湧。龍騰至寶喜無窮。金花銀花交輝映。佳偶天成偕老終，有緣才得配鳳凰。白虎必須合青龍，神仙下凡賜吉語。坐看他年受聘封。

六、苗族之生活及職業

苗族初窺湘西，多居山峒故有棚苗之稱。嗣後結草為廬，以蔽風雨，今也貧者仍如其舊，富者大設祭壇，雙以磚樓。不喜開窗以致室內暗黑空氣阻滯宅之左右或設火床高二三尺長寬不一宛如大榻中設火爐炊爨坐臥其上正堂無神龕相傳火床上之中柱下即為其祖先所在地忌客坐之室內多無間壁翁姑子婦兄弟妯娌羣處不避登其堂則一目瞭然牛馬猪羊糞穢一室污穢不堪其所衣者純為布質由棉自紡而自織者間用土絹質居少數至於舶來品未嘗見焉其所食者多包谷蕎麥番薯豆類等雜糧米則市之大賣至則宰牛羊猪以享之每塊大至二三兩除油鹽外別無香料漢人食之鮮能下咽彼輩雖飲大嚼饒有味也其職業百分九十九業農田則種稻山野則斬其榛蕪火焚後再行開墾播以雜糧以開刀耕火種是也邇來生齒日繁創墾區廣墾闢殆盡終歲胼手胝足猶不免於飢寒誠可憫也男婦亦足裹頭俱勤耕作腰繫火鏈背負竹籠不畏雨雪不避風霜披星戴月備極勞苦雖竹木鐵石等匠亦自任之苗境內山嶺重疊交通不便無大市集常於適中之地定期交易名曰趕場日期為一六二七三八四九五十不等各隨其場之便而定每五日一場屆期男女各携其所出之品如米糧家畜布疋花帶斗笠農具等出售而為鹽及其所需之物以歸，場之大而較繁盛者，為鳳凰之得勝營，算子坪，鴨保寨，鴉拉營，乾城之大興寨，永綏之術城，龍潭，麻栗場等處，其他無足述也。苗人樸實無文，不尚虛浮，勤勞節儉乃其美德，好訟仇殺，為其惡習非交易不入市，非訴訟不濟城，甚有終身未離鄉井數十里者，其保守頑強安土重遷可知也。

七、苗族之婚喪及服飾

苗族，婚姻極爲自由，古無同姓不婚之嫌。歸化後，此風漸息，今其嫁娶亦由父母主持，媒妁相通，酒肉以作聘禮，嫁之日，鑼馬鼓吹，儼同漢禮，貧者婦自挈兩傘步行，兄弟親屬負衾枕送之，迄抵夫家，無合香花燭之儀，無祭祖謁親之禮，往賀者，各携酒肉置對或土產以進。酒酣耳熱，互唱苗歌，以示賀意，新郎之親族必各招待酒食，餐前之吃排家飯。初婚三日，夫婦不能同宿，須待送婚者將所贈之衣物照價索值，名曰取娘錢以去後，乃成爲配偶。其俗處女外遇，父母不禁；若犯其妻妾，則革刃相向，不稍寬宥。夫妻不睦，隨時可以脫離，如係男方主動，須給女方贖費之費；如係女方主動，則當與男方另娶之資，經憑中證，立字毀婚，不必經法庭正式手續，今所謂結婚離婚極趨絕對自由者苗族行之久矣。喪葬之禮，古無衣衾棺槨之殮，衰經帶之服，人死以筭卜之，隨其所卜之地，掘窟三四尺，讓以木板，置尸其中，以王封之。後三日，割牲覆墓，邀親戚食飲；初喪之日，家人哭泣，親友各以土物吊之，主人則推牛設飲，爾之送哭，今則多採漢制，幾無區別。其服飾，則男衣滿襟青藍布衣，頭纏青花帕，手帶銀釧，腰束以帶，頸環項圈，跣足跣履，狀頗雄武；其婦人耳帶銀環，辨髮盤頭，外裹大帕，項圈手釧，重疊佩帶，有重至數十兩者。衣較男子稍長，斜領處上，富者扣紐均以銀製，衣袴裙鞋之選錄，刺繡花卉、深合圖案，紅綠輝映，鮮艷可觀。女子未嫁者，額髮中分，示與婦別也。

八、苗族之技藝及醫藥

苗族礦悍，曠自古昔，被迫南遷實不獲已，舍中原之故居而入山巒瘴癘之地，爲自衛計，倉適合羣處計，於技藝醫藥二端，當各有其特長。今試簡略言之；凡苗族富厚之家，對於國術，世延專師以課其子弟；貧者必聯合隣舍以爲之，拳術刀棍梭鏢棍叉鐵錫諸項，逐一習之，農暇輒以鳥銃獵取禽獸，每射必獲能跨怒馬奔馳峻阪，以故身體強壯，力敵數人，勇者負百斤以上，越山履險，疾如奔馬；女者赤足天成，負重任勞，不亞男子。產後能飲冷水，藉使污血

速清，其身體之健強可知也，病者常請巫師祈禱，畫符水以祛鬼怪，間亦有以藥療者，其藥皆採之附近山谷，名色詭異，非方書所載，謂之草藥，或吞或敷，奏效甚捷，往往有槍傷刀砍，痛不可支，一經化水，血痛立止，腫脹漸消，不數日而愈者，亦奇事也。

九、苗族之政治及教育

苗族知圖魯鈍，幾無政治組織，然聚族而居，不免外族侵陵，於是孔武有力者，羣聚而為之長，受制土司。清初改土歸流，乃設官直接以轄之。嘉慶苗亂平，更於鳳乾綏保古五縣，先後共設苗守備三十二員，千總六十五員，把總一百二十六員外委二百六十三員，苗兵五千名，選苗族中優秀而明達者任之官，層層約束，分管散苗，凡苗人格鬥竊盜口角，悉由緝拿調處，相沿日久。流弊漸生，今充斯職者，多不能興利除害，縱我賢明政府，慎選而善取之可也。又苗族向無文字，自無教育之可言，歸化後，率多慕化讀書，嘉慶時，辰沅永靖澧博州，乃於五縣苗巢中，分設義館七十，按館地入苗鄉之淺深，年授谷十六石，或二十四石不等，選品行端正文字清通之生童，充任館師，專課苗民子弟，另於每縣中，酌定新籍（苗民）附生名額，猶恐苗識文風命陋，與通省士子較藝，難於角勝，故請於鄉試中規定鳳乾永保四縣苗民，另編田字號，增加額外舉人一名，以示鼓勵而堅其向上之心，從此苗民解教日隆，舉人秀才輩出，而以知縣教諭之官於外者，頗不乏人。科舉廢，學校興，而苗民負笈於長常京滬者，時有所聞。民十陳統領（渠珍）駐防保靖，整軍之暇，竭力提倡教育，除資送苗民優秀子弟遊學外，更於苗鄉中每鄉規定設立小學五所，已達學齡之兒童，勒令就學，違者罪其父兄，當時絃歌之聲，遍及苗疆，設非川黔軍兩次破壞，則漢苗同化工作，早已完成，年來黔省內戰不息，散槍敗卒，夥同苗匪蟻聚鳳乾綏毗連之松銅邊境，殺人越貨，無所不用其極，夕費黔境，朝掠楚民以歸，苗鄉學校，或因經費支絀，或因地方糜爛，相率停頓，富者遷徙一空，貧者流離失所，夫苗民之生計日蹙，今更遑居無教，設校者豈感而利用之廷而走險，其禍曷可勝言。溯自嘉慶以來，百餘年，漢苗相安無事者，純賴傳重

(名籍)觀察既督規對於前，凡三廳古保及接新苗疆之瀉麻相度險要，建立碉卡，安設營寨，計口屯田，分兵防戍，可耕守，兵事肅劇，於是民安其業，兵足於食，更以官舉新舉官贖捐贖諸田以爲獎賞祭祀興學育材養濟育嬰之費，教撫兼施，恩威並用，流風善政，卒以維持百年治安。入民國又賴今三十四師陳師長渠珍苦心治理，念年坐鎮，緣陳氏生長鳳凰，出身湖南將弁學校，歷充四十九標隊官，及川邊大臣趙爾豐部下管帶，駐藏有年，頗著勳勞，鼎革歸來，充任湘西鎮守使田鳳丹之參謀長，及團長等職，民九田公倦勤，陳氏繼統其業，時吾湘爲南北軍事上之焦點，陳氏不顧內爭，首以保境惠民爲職志，繼以自著良心論，調其軍，剿匪撫民，竭盡心力，以故地方安樂，我有世外桃源之稱，民十四五兩年，川黔軍各以數萬之衆，不克摧毀陳氏者，乃軍民合作之效也。陳氏對於苗民一體同仁，凡有一技之長，靡不量才錄用，以是苗衆歸之，近以黔匪跳梁，邊區備受蹂躪乃積極以謀補救之方，貧者資其財以復耕種，富者勸興學以廣教育，恐土匪之出沒無定，專遣軍農大隊，常駐苗寨，實行開墾，兼資保衛，又慮苗民無組織無訓練也，乃於五千苗寨中，調集三分之一，組織成黑旗大隊，教以技擊及軍事常識，更番訓練，增其自衛能力，藉圖永久治安。是陳氏治理苗疆，可與傅爾後先比美矣。

十、苗族之鬼神及娛樂

苗人亦爲信奉多神教之民族，凡天地日月風雲雷雨山川怪異，靡不尊之爲神，而鬼信巫，今昔無異，尤爲他族所罕見，人病則曰有鬼，延巫占之，或祭天王，或祀祖先，或推牛，或接龍，或贖魂，或酬謝或以巫師一言以爲斷，虔誠叩許，擇期舉行，其祭祖先，須用自製花頭花尾大獐猪一隻，又稍小者一隻，醃燒蜜蠟(代香)杯盛以酒，巫師手搖銅鈴，口唸苗語，另置長約三尺之大竹筒，(巫師素備爲做鬼必不可少之物)於一旁，擊之茫然有聲，求農事大猪之左肘，置於篋筐，筐之左右，各立男女一人，新時衣長衫，有衣個及蓄髮者(暗指漢人)不能接近，且不能觸犯之，觸驚其鬼，必動憤所費，復祭如前，筐內之內必遺之屍骸，家人及同姓，均不能食，否則必爲狂獸所傷，苗人屢試

而屢應，未敢稍犯，若遇暴病，即祭天王，（即三王此地土神）宰大黑水牛一隻，取腑臟雜煮以祀神，肉則分給親友；祭太后（三王之母）不用牛而用猪，置紫茅人，張傘覆之，服飾皆如苗婦。蓋像其形而祭之，每歲於小暑前，由辰日起，己日止，謂爲三王忌日，禁屠宰忌釣獵，不衣赤，不作樂，稍不謹，則災異降臨，其虔誠如此，遇冤抑爭執，必告廟誓神，刺縮血滴酒中飲以盟心，謂之喫血；常有官不能判之案，一經入廟喫血，遂即了事，按三王廟僅於湘西及貴州有之，尤以乾州之鴨溪者爲最大，最靈效；但三王事蹟傳說紛紜，有謂爲漢時竹王三郎神者，有謂爲馬伏波昔乘白馬征苗，土人祀之者；有謂爲靖州土人平苗有功者；有謂爲南宋時鴨溪有楊姓處女，浣於溪，有感而孕，生三子，依母爲姓，及長英武有神力，以三十六人殺苗九千，事聞於朝，天子召之，歸賜鳩酒行至桃源白馬渡，開樽飲之，均毒死，故苗人畏而敬之。以上諸說，概不足信，究竟三王係漢係苗，抑係土人，生於何時何地，莫由考證，要之其與苗族有密切關係，可以斷言，若謂爲平苗有功，苗民敬畏，而何於近代之傳籍，獨不敬畏乎？其接龍即客民謝土之意，用白水大母猪花獺猪各一頭，小獺猪二頭，白雞一隻，堂中遍懸綵紙，巫度請五方之神，鼓鑼齊鳴，炮聲震天，親友來賀必盛服從事，日當午，主婦戴銀質莖冠（重數十兩，專爲接龍而戴），衣錦繡及百摺花裙，借巫師赴井接龍，衆客隨之，主人恭候門外，待其歸，以吉語與主婦互相問對，事畢，以硃與酒盛碗中，另以碗覆之，應於堂中，以安龍神。至椎牛誠爲苗族最大祀典古時極爲盛行，自傅鼎嚴禁後，僅於邊遠僻俗之家行之，十月農畢，先以小獺猪二頭，祭財神，十三日後，復以花頭花尾黃牯一頭，祭大財神，然後以白黑水牯各一，黃牯一自撰大母猪一，小猪二，擇日宰殺，約會親友鄉鄰，屆期男女畢至，少長咸集，結構於寨外，主客皆盛服治容，鄭重購事，賓至互然炮以示賀意，祭時繫黃牯於花柱上，主人揖其肩而授以矛，鼠還拜受之，揖四方後，舉矛刺牛，餘以序刺，旁一人持水隨所刺而灑，不使血淋於地，牛仆，視其首之所向以下休咎，向其室，則談笑相慶以鬼來飲否則衆皆愀然不樂苗巫鳴鑼誦咒，各敲鼓鳴金吹角擊號燒柴以祭祭畢，以一腿避先鬼者，謂之神腿，餘皆懸於室內，另烹他牛，置酒款客，使男女美

而善歌者，衣華服，戴折角巾，擊鼓爲戲，名曰跳猴兒鼓。其法一人執木棒擊鼓，男女各執短杆，左右旋繞跳擊而歌，其名有美女梳頭，霸王舉鼎，古樹盤根，及挖耳等。舉手頓足，疾徐靡節，今之歐西摩登跳舞，苗族行之數千年也。歌罷，男女雜坐，歡呼牛飲，喜譁笑嬉，無所不至，甚有相悅而爲桑中之行，亦不之禁，蓋樂甚則流於無禮耳。每逢農曆正月初，釀金玩龍，或耍獅子，豎方棹十餘張，高至數丈，最上係四脚朝天，舞獅土者，由卑而高，環繞旋轉，或俯或仰，或臥或興，諸態畢現，酒環上下，若履坦途非精練國術者鮮能之。又成廣梅建立報國，四人或八人同於一軸上旋轉，男女雜坐，唱和苗歌，亦娛樂而兼運動之法也。苗鄉除鑼鼓大號喇叭木葉外，無他特別樂器，故不費過。

十一·苗鄉之景物及氣候

苗鄉山嶺重疊，森林濃密，水寒氣濕，烟霧迷濛，溫度夏季常在攝氏六十度左右，冬季一降至零下四度者，惟永綏之衝城，風嵐之新寨，爲苗鄉中之高原，氣候尤爲特別，盛夏不覺炎熱，冬常積雪數尺，冷刺肌膚，故苗民終年裹頭不去首帕，蓋不如是，不足以禦外界之山嵐瘴氣也。苗鄉之風景足爲吾人注意者，爲鳳凰之大龍洞，乾城之小龍洞，最奇利溥，洵堪探索，按大小龍洞，位於鳳乾綏三縣之交，爲武水上游，相距二十餘里，高原之水，皆以流由二洞而出，直瀉而下，聲若奔雷，居民敬畏，故以龍名之，數里之外即震耳欲聾，對山遠望，則見水花四濺，白霧迷濛，絕壁千尺，飛簾懸空，亦奇觀也，測其水溫，高度均爲七百餘尺，每秒水流之量，爲一百立方尺，乃吾國有數之大瀑布，苟善用，以發電流可抵數十萬匹之馬力，政府能注意而發展之，則苗民生活實業咸利賴無窮。他如永綏之石欄杆岩柱矗立，直入雲霄，數多形怪，遙視如一時竹林乾城之天門山，峭壁千丈，羊腸蜿蜒，有類蜀道。乃因交通梗阻，湘中瑞士乏人遊歷，遂致湮沒不彰，誠可慨也。苗鄉產物動物除普通家畜外，頗多野產，如鳥類中之鸚鵡雉鷄，寒鷄班鳩，獸類中之烏雞，白兔毛兔，野狗，以及虎豹豺狼之屬；植物有稻麥菽蕎高粱玉蜀黍薯蕷松柏杉檉漆樟等；礦產以永綏之鉛，鳳凰之硃砂水銀爲最著名，而天門山山峯之硝土，可以肥田，每至夏季，乾風旋農民前往採掘者，絡繹於途，亦堪

稱爲湘中之智利雄也。

十二、清季乾嘉間苗變之始末及苗族之英雄

我國自東漢以來，對於苗人，純採籠絡政策，該族缺乏國家思想，且無政治能力，據西南荒僻之區，恃山水險阻以爲固，人稀地廣，饑寒無虞，故步自封，無志競進，故得相安無事者，互二千年。迨乎明季，苗亂始萌，及於乾嘉，卒成燎原之禍。昔苗人好亂嗜性，抑別有原因在耶？考明季鳳凰原爲五寨司，與軍子嗣長官司，均隸保靖宣慰使，鎮溪千戶所，則隸於永順宣慰使，司使各職，咸擇土人夙有智勇爲苗蠻所信服者任之。迨後以職者恣肆暴戾，苗民不堪其擾，幾患以興。清自入主中國，削平三藩，統一宇內，對於苗疆經營不遺餘力，設治置官，分兵戍守，急欲限制苗族勢力發展，時永綏舊城，孤懸苗巢，城外土地，皆爲苗有，不肖客民，重利盤剝，或以物易地，附郭原野，客民佔據日廣，該族生齒日衆繁殖，生活愈趨困頓，官吏不加撫綏，反多方壓迫剝削，於是桀驁者，倡言逐客民，復故地，乾隆五十九年，歐血於鴨保寨吳爾登家，適松桃大寨苗石柳邪妖煽其黨，銅仁知府會營弁捕之，遇人楚製遂糾衆攻陷大塘汛焚掠松桃正大營，正月十八日，永綏黃瓜寨苗石三保，焚掠永綏，鴨保汛副將伊薩納同知彭鳳堯率兵六百前往捕剿，鎮軍總兵明安圖亦領兵軍於新寨以防亂，二十一日，往會永綏兵於鴨西汛，是夜三保等集衆萬餘，圍鴨西，焚民居，鳳凰鴨保寨苗吳爾登，蘇麻寨苗吳半生，乾城平陸苗吳八月，同時蠢動，清軍乘晝接應，二十三日，伊薩納等被戕於永綏之排打扣，苗衆遂圍綏城，攻鎮軍一次日乾州三岔等吳廷舉，亦率衆陷乾州，同知宋如楮巡檢江瑤死之，旋出瀘溪燒浦市，遠及麻陽永順等縣，秀山苗聞訊，亦傾巢出攻石隄等處，清廷聞警，二月急命貴州總督福康安率雲南總兵花連布，（後陞提督）督兵征討四川總督和琳率地督穆克登阿，總兵袁國瑛等統兵會勦，領侍衛額勒登保德楞泰參贊軍務，閏二月師會松桃，破石柳邪於大寨，燬其巢，留貴州提督彭廷棟駐正大營，乃合兵入湖南，三月總兵花連布、湖南提督劉君輔，宜昌總兵張廷彥，會攻永綏之花岡隆鴨保汛，解永綏圍，四月大營分五路會攻黃瓜寨，蘇

寨等處，破之，石三保吳半生遁走，馳任兩江湖廣總督羅憲欲疏通鎮守糧道，率兵由狗扒岩進，苗衆扼險敗之，比時湖廣總督畢沅駐劄辰州，專理軍儲餉糈，聞兵潰，苦不能救，五月劉君輔兵敗於永綏鴨堡汛，退守隆園，綏城復被圍，同時苗衆，猛撲鎮遠城，清廷乃增調四川將軍觀成，荊州將軍公興榮，各率兵重鎮守，與永州總兵蘇盛，協力禦却之，七月大兵與苗衆激戰於大烏巢河，九月隨營知縣傅鼎，生擒苗目龍喬六龍入會於馬鞍山斬之，旋合攻高斗寨，擒苗首吳半生，獻俘京師，十月克大天星寨，石鴨保，苗首吳開登降，並誘擒吳八月以獻，八月子廷禮延義益科衆肆擾，自十二月順嘉慶元年四月，屢戰於鳳凰之標木營火麻營等處，謀吳八月於軍，綏調兩廣雲南四川兵六萬前來協剿，五月貝子福康安奉於軍，和琳督領其衆，提督劉君輔誘擒石三保於劫溪，獻京師，六月，和琳親統大軍，連破馬鞍山，尖雲山，黃連坡，田頭冲，至三廠寨，盡燬乾州城外木城石卡，移師入城，八月大軍由乾州攻平陸，激戰於強虎哨後破麻里灣墨斗溪大塘鋪等地，同時總兵袁國瑛，於北路之花園橋石柳郭之黨羽石代噶解軍降示，是月，和琳卒於軍，領侍衛內大臣額勒登保代總軍務，九月大軍以次攻克黃土坡，杏口洞等處，進營大壩角北路，駐永綏提督程克登攻剿永綏附近之補林洞口各寨，斬苗首龍三車石老寨等，駐兵隆園，總兵袁國瑛，擒苗目石必文送大營斬之，十月欽差廣州將軍明亮，新授湖廣提督鄂輝，同來苗寨分兵五路，會攻平陸，破之，於吳八月廬舍，戮其子廷禮之屍，是月提督程克登兩剿破塘夷苗寨，擒斬頗多，永綏六七里苗寨均降，未幾復破田家坡，打子坡，岩板鋪，木知耳等苗寨，總兵蘇盛張廷彦，擒獲苗石八戶石七月，李二劉七官等解營獻之苗勢漸衰，十二月初三日，大軍攻克黃魚坡，兩義灣等險要，初五日，額勒登保等分兵四路會攻石陸，其地接平陸峻山，山勢險峻，烏泔打迺，寨寨棋布，實爲首亂者之巢穴，額勒登保備給布春等，督兵從坡下仰攻於前，明亮由兩溪河繞出猛擊於後，大破之陣斬苗首石柳郭，生擒其妻孥老喬其黨羽無算，是月吳爾登復擒石三保幼子老宜，吳八月月之姪廷梁復擒八月之次子廷義，石柳郭之子老賈老二石三保之子滿宜老有以獻，二年二月分兵剿攻苗苗，疏通乾綏道路，三月苗亂底定，大軍撤移，是役起自乾隆乙卯

，迄嘉慶丁巳，清廷傾七省之兵十餘萬以討之，大小百戰，死亡相枕藉，考其禍之起因，不在苗而在爲虎作倀之清廷官吏，重施壓迫，以激成之，漢苗同受其害，苗衆原無仇漢之心，因憤清廷之暴而間接及於漢人之爲清廷爪牙者，余此次道經鴨綠保寨鄉老輩先聲傳說以相告，謂吳爾登當起事之日，不徒不加害漢人，且特別保護，故鴨保寨至今成爲苗漢綢繆繁盛市場，又據苗防衛覽所載，當時百戶百總禦案，苗民不堪其苦，乃羣起倡亂，書曰，撫我則后，虐我則仇，由此觀之，石柳鄂石三保吳八月吳半生等，純爲自救以抗滿清亂命，可謂苗族英雄，死亦榮也，百餘年來，國人偏於專制淫威，諱不敢言，致以苗逆目之，豈不冤哉，今也滿族餘孽，竊據東北，甘作倭奴傀儡，死灰復燃，禍亂方殷，吾人倘不急起圖之，則嘉定揚州之屠殺，事實俱在抑不知苗族中尙有如石柳鄂等與吾人共起以撲滅者乎？

十三，結論

苗族者，中國之主人，世界最古之民族也。觀其上古時代之發明，實大有功於中國，苟以崇德報功之典論之，其位置當在滿蒙回藏諸族之上，乃於清季則以卑下奴隸之民族目之，鼎革以還，號曰共和，而苗族又不得列於五族之列，所謂民族平等者，果如是乎？今僞滿建國東北，甘作倭奴傀儡，西藏僻處西南，明英引狼入室，內蒙高倡自治，回疆變亂紛乘，塞上敵騎，縱橫自若，漠北千里，名存實亡，曠野各謀鯨吞中國以自肥，五族已兆分崩離析之現象，獨爲人排棄棄伍之苗族，而能與漢族休戚與共，親若弟兄，此豈人之意料所及哉，愚意共和之上，冠以種族範圍甚隘，殊不適宜，中國固不止五族，舍苗而外，尙有他種，即以人口多者爲代表，而苗亦不亞於滿，僅以五族稱，反足以亂國民之心志，譬諸家庭焉，有子六人，未者尙存襁褓中，人間有子若干，必當以六子應之，不能以其稚而不與於數焉，又若長者均成立授室，各藉外援以求分業，惟襁褓者安問無擾，時以笑顏相承，而家庭間可不厚遇之乎？念餘年來，秉政諸公，日爲權利黨氣之爭，爭城爭地以戰，對於民族之團結，情感之融和，珍域之消泯，以及籌邊固圉雪耻圖強諸端，從未計及，本邦姓生，授外人挑撥利用之機，致釀目前之亂，不但清季失地，不能恢復，不平等條約，未能廢棄

，近且版圖日削，隱患四伏，倘不速後懲前，急圖補救，幾何其不為印度朝鮮之續，夫苗族既無負於中國，且僻居西南林谷，勤儉力作，守法奉公，可稱良民，近以天災人禍，交相逼迫，農村經濟，宣告破產，自給自足之家，百無二三，糧無隔宿者，比比皆是，苗族之整個生活問題，已瀕險境，孟子曰，無恆產而有恆心者，惟士為能，語云，衣食足而後禮義興，今苗族無衣無食無教，責其循規蹈矩勉為順民豈可能乎？為未雨綢繆為防患未萌計，特就管見所及，草擬發展苗疆辦法於後，甚盼黨政諸公，教育當局，一注意焉。

1 建築苗疆堡壘

湘黔邊境，為苗族棲息之所，其中高山叢結，道路崎嶇，民俗犷悍，匪盜猖獗，大兵清剿此輩，彼輩，澈底肅清，殊非易事，溯自清代苗亂勘定以後，傳藉於苗疆各屬設守建築碉堡，分兵駐守，百餘年來，相安無事，惟今昔情勢不同，地形之夷險亦因之變遷，昔日以防苗為主要，今日以安苗為急務，欲求苗民安定，當師傅邦陳法於苗巢大寨擇要建築堡壘，平日各安生業，有警足資捍衛，庶免遷徙奔避，致失生業，即無重兵鎮懾，而衆志成城，亦可安如磐石。

2 調節苗族經濟

苗族生活，純賴農業，第以所處區域山多田少，土質瘠瘠，終歲辛勤不獲一飽，最近外界經濟勢力，侵及苗疆，苗族生活益形困難，此次考察所到之地，村寨凋敝，不堪入目，苗民窮蹙，無力自救，長此不圖，則良儒者日削月剝勢必輾轉滯整成爲餓殍，狡黠者呼羣引類，難免不挺而走險，是則苗族經濟之調節，實為目前切要工作，至進行步驟，第一應組織苗族農村銀行調查苗民之無力耕種者，實行信用借款，俾苗民不受高利貸之盤剝，其次則組織生產消費合作社以團體力量，抵制外來經濟勢力之壓迫經濟充裕以後，關於農業之改良礦產之開發，交通之建設，森林之培植，均可按步實行。

3 發展苗族文化

苗族僻處深山之中，交通梗阻，知識鋼鐵，向無文化可言，清代苗亂平後，始設官興學，當時文化逐日進展，絃誦之聲，幾遍苗巢，但昔日讀書識字者，僅限於少數富苗，多數貧苦者，仍屬懵懵昧昧，民智

以邊，各苗區學校，雖經陳統限一度提倡，創設甚多，近因經費不充，或因地方不靖，相率停頓，存者亦不過形式而已，茲宜切實調查苗區學齡兒童，就其需要，籌備的款，將已有之學校逐一而恢復之，應增之學校，分年而建築舉辦之，已達學齡之兒童，限令就學，違者罰其父兄，青年可造者，由政府酌量津貼，遣送國內外專門大學，以期造就，似此生聚教養，十年之後，苗族文化，當不難與漢族並駕齊驅矣。

4 提倡漢苗同化漢苗是否同出一祖，自昔無確切考證，但自黃帝迄今，四千餘年，漢苗界限，仍未泯滅，其所以形成此界限者，蓋由於血統語言風俗宗教之不同耳，今欲合漢苗為一家，必須提倡漢苗互通婚，非若現時漢人娶苗，而不嫁苗之單方面通婚可能成功也。

以上所陳僅舉其鉅者，倘能逐一行之，則風俗之改移，語言之更易，服飾之變換，均當迎刃而解，鄙見如斯，未知當否，深望有志改良苗族者，勿吝教而指正焉。



▲本社投稿簡章

- 一 本刊內容，原分特載，軍農，軍議，軍史，軍事，國聞，邊情，文藝，雜記九項，凡有上列各欄文字，或自撰，或翻譯，或介紹外國學說，其文不拘文言語體，均所歡迎。
- 二 投寄之稿，請繕寫清楚，並加新式標點符號
- 三 所撰文字，應登入何欄亦請於標題前註明
- 四 稿文請註明姓名住址
- 五 來稿登載與否，概不退還，但長篇鉅製預先聲明須退回原稿者不在此例
- 六 投寄之稿，本社總編輯，得酌量增刪之，但投稿人，不願他人增刪者，須於投稿時預先聲明。
- 七 來稿請寄鳳凰縣軍農月刊社編輯部收

軍農月刊第十八期

編輯者 三十四師司令部軍農月刊社編輯部

發行所 三十四師司令部軍農隊宣傳股

印刷者 新編第三十四師司令部印刷所

中華民國二十三年一月一日 出版